

我的家乡——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过一个颇有民族气节的蒙古族妇女，名叫奇俊峰（蒙名色布勒玛）。她是当时该旗札萨克（旗首领）石拉布道尔吉的妻子（蒙语称哈腾诺颜）。当她嫁到石府后，该旗正处在多事之秋，各派势力几经组合，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的旧中国也正处在内忧外患之际，对于边疆蒙事已无暇顾及。幸亏奇俊峰在她丈夫过世前身怀有孕，事后生了个男孩，使奇成为当然的护理札萨克。这样，奇凭借这一政治资本，在复杂的斗争中取得了不稳定的统治权。

七·七事变后，日寇向华北大举进攻，侵占了包头及乌拉特前旗的东部。奇俊峰不甘心当亡国奴，任人摆布，遂之率领小儿子、旗政府官员及军队，退居到河套以北乌

拉特前旗的西部，在傅作义将军的支持下，奇俊峰先后被任命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和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抗战期间，她在乌拉特前旗西部推行新政策，率领部队抵御日伪军的骚扰、进犯。她的抗日行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作为旧中国一个蒙古族女性，能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敢于奋起抵抗外来侵略，的确是值得称颂的。关于她的事迹已有数人作过撰述，但我作为她的同乡、同民族、同时代人，而且都是仕宦之家，交往也颇繁密切，可以说是知情者，所以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有责任把这位杰出的蒙古族女性的生平事迹作一记述，作为资料供作参考。

家世及婚姻

奇俊峰一九一五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

出生于定远营阿拉善额鲁特旗和硕王府，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祖父嘉伦春旺吉勒系阿拉善额鲁特旗第九代世袭亲王札萨克塔旺布里甲拉的堂弟。祖父嘉伦春旺吉勒有三个儿子：长子齐木爱林岑，次子恩补音，三子德沁伊钦诺日布。奇俊峰是德沁伊钦诺日布的二女儿。其母姓薄，名叫郭德欲夏，满族人。奇俊峰乳名叫平格(满人对贵族小姐的爱称)，蒙古名叫色布勒玛。她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姐姐罗学琴、大弟罗景瑞、二弟罗凤阁、三弟罗凤翔(即卓力克)、妹妹罗爱兰。

其父德沁伊钦诺日布，在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倡导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和支持下，于一九二七年农历三月三日，愤起反对封建王族，在阿拉善旗举行武装暴动，一举推翻了塔王统治，建立了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并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又被选为政务委员会

主任，兼任国民革命军蒙古兵第二路军司令官。后因塔王组织力量反攻，几经较量，德沁伊钦诺日布终因寡不得众而失败。失败后，德在五原、银川等地逃匿，最后被塔王心腹在北京发现，跟踪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捕获。塔王以“叛乱头子”的罪名把德流放于阿拉善南部的察汉高勒庙，被折磨而死。同时把年仅十四岁的长子罗景瑞也枪杀于古日乃湖防卡。

奇俊峰从小跟随她的姑母生活。姑母叫诺月朋，出身名门闺秀，后嫁到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是协理（吐斯拉格其）敖日卜巴图的夫人，家居达拉特旗西商（今五原境内）。西官府敖日卜巴图家境非常富有，不仅有大量的上等好地，而且骡马成群牛羊满圈。不幸的是敖日卜巴图过早去世，离开了年轻的妻子。不幸的诺月朋虽然生过一个孩子，但

因被疯狗咬伤而夭折。诺月朋纵然富有，但年轻寡居，一来孤独寂寞，二来难免受族人的诬蔑和非议，心里感到非常痛苦和凄凉，于是在一九一九年回阿拉善旗住娘家去了。半年过去了，然无重返婆家之意。诺月朋的父母见此情景，认为这样长久住下去不够妥当，曾多次劝说女儿回返达旗，但诺坚不从命。后来诺提出以带走侄女平格（即奇俊峰）作为返回婆家的条件，否则便不离娘家。其父母无耐，在征得奇父母同意后，允许诺带着平格返婆家——达拉特旗。从此后，诺月朋便把侄女平格当亲生女儿看待，故用其丈夫的姓，给平格取名为奇俊峰。

诺月朋在多年的上层社会生活中，深感没有文化知识的苦恼和不便，于是她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把奇俊峰培养成为一个既有文化，又有教养的人。诺月朋是这样

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奇俊峰刚满七周岁时，诺月朋就从五原等地请来蒙汉两位私塾先生，作为家庭教师。奇俊峰经过几年的私塾学习，到十七八岁时，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后来奇俊峰在北京惠敏女子学校毕业。据奇俊峰的同乡人记述：奇俊峰天资聪明，记忆力强，学习刻苦，经常得到教师的赞誉。奇俊峰因有爱读书的美德，所以她的知识较丰富，同时也在书里受到了反封建新民主思想的影响。

奇俊峰到十七八岁时，已出脱成一个才华出众的漂亮姑娘。因其文化程度较高，待人接物文温而雅，落落大方，加之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深得显贵之家青年的仰慕。奇俊峰的成熟，诺月朋更是乐在心田，喜上眉梢，感到无限欣慰，经常向人讲奇尊老爱幼之贤孝，待人接物知礼识义之美德。

诺月朋一心想把奇俊峰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公爷家族，一般的台吉家庭根本没有列入她选婿之列。有一次，一个二等台吉（贵族）出身的青年托人按照民族的礼俗，送上哈达和羊背子去提亲。诺月朋不仅没有答应这门亲事，而且向媒人郑重宣布了奇俊峰的择婿条件：有万贯家产、掌握军政大权的台吉贵族。这样媒人只好扫兴而归。

可是，奇俊峰本人在择婿问题上，与其姑母有根本分歧。她选婿不问其家产及出身如何，要求是有为青年，情投意合即可。因此，奇俊峰想尽力在婚姻问题上摆脱其姑母的包办与制约。奇在读私塾时，有个学生叫奇安庆，与她同窗攻读。他俩在学习中互帮互学很投机，因此两人关系密切，非常友好。随着年令的增长，情窦初绽，奇安庆热烈地赶求着奇俊峰，而奇俊峰也深爱奇安庆

为人忠诚厚道，才华横溢，所以两人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私定终身。然而，封建思想严重的姑母诺月朋认为自由婚姻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之事，更有失名门闺秀的身份，因而对于两奇的婚姻百般反对阻挠。诺月朋不仅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拒绝了这门亲事，而且还把奇安庆赶出西官府，令其回家放牧，不得再登官府门槛。诺月朋虽然用强权把奇俊峰和奇安庆分在两地，但炽烈的爱情之火是不易扑灭的。至此两人虽不能见面，但书信往来比前更频繁，感情更炽热了。诺月朋感到事情很严重，所以不仅对奇俊峰的行动严加控制，而且急速托人四处打听寻找合乎她所要求的贤婿人选。

此时，正逢乌拉特前旗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因连娶两位妻子都没有生育子女，正苦于身后无人接替札萨克位，也在各地遍访名

门闺秀，要娶第三房妻室。当他打听到达拉特旗西官府诺月朋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正待择婿出嫁时，真是喜不自禁，即刻派人带上贵重礼品前往提亲。石拉布道尔吉的求婚正合诺月朋的心愿，她不管男女双方年令差别之大，更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一口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在订婚时，诺月朋向比其女儿大二十一岁的女婿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她将来随女住在旗府。石在心愿实现的情况下，满口答应了这个条件。

诺月朋虽然强行把奇俊峰许配给了石拉布道尔吉，但奇俊峰还是深深地爱着奇安庆。她深知封建礼教的无情冷酷，不敢公然反对与石的这门亲事，只好暗中与奇安庆取得联系，共同商议认为只有解除奇俊峰与诺月朋的养女关系，才能达到与石解除婚约的目的。于是，在夜晚趁人不备奇俊峰逃离西

商，跑到五原城内，找到了正在那里避难的亲母郭德欲夏。在生母面前，奇俊峰义正词严地陈述：诺月朋没有任何凭据和理由说明我是过继给她的，因此，我们之间不是养母女关系，而是姑母侄女关系，所以姑母不得干予我的婚事，请母亲为我与奇安庆的婚姻作主。郭德欲夏虽然疼爱自己的亲生骨肉，也表示反对与石拉布道尔吉的这桩婚事，同意女儿与奇安庆结婚；可是自己身处困境，只好托人悄悄在五原城内找到一处房子，准备作为喜房，积极想为女儿操办婚事。时隔不久，事情就让诺月朋知道了。她立即亲自带上人赶到五原城向郭德欲夏要人。郭德欲夏据理力争保护自己的女儿，但她身处逆境，诺月朋根本没把她的理由当一回事，强行将奇俊峰带回西商看管起来。于一九三四年，诺月朋便把奇俊峰嫁到了乌拉特前旗，

做了石拉布道尔吉的第三房妻子（福晋）。

在石拉布道尔吉和奇俊峰的婚礼宴席上，王公贵族高朋如云，被佳肴美酒灌得如痴如狂，完全失去了平时知礼识义的样子。已经四十岁的石拉布道尔吉更是喜不自禁，乐不可支。可是奇俊峰看到这盛大豪华的婚宴，却早已泪流满面，五脏俱焚。一想到自己纯洁的爱情今天被毁，洁白的身子今天将作为封建礼教的殉葬品被送上这吃人的宴席，内心感到悲愤、绝望、羞辱。

奇俊峰虽然与石结了婚，但朝思暮想的仍是心上人奇安庆。婚后，奇俊峰趁回娘家探亲的机会，与奇安庆密约一同逃往北京同居。但秘密泄露，当奇俊峰在包头火车站等奇安庆时，被石拉布道尔吉的人强行用武力截回，致使奇俊峰向封建礼教的第二次挑战也遭到了失败，理想终成泡影。面对严酷的现

实，奇俊峰不仅不能拯救他人于水火，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主宰。她认为种种不幸，可能是命运注定，个人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从此，奇俊峰开始了听天由命的生活。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她和相爱的人奇安庆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

奇俊峰的丈夫石拉布道尔吉

石拉布道尔吉袭任本旗札萨克之前是当地公庙子的喇嘛。他是前任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和公庙子大喇嘛依西达格丹的堂侄。本旗协理额尔和道尔吉（又名额宝斋）出于自己的利益而选中了石袭位。石拉布道尔吉为人善良，才能平庸。额宝斋料定在将后会听凭他摆布，所以编造种种理由，说石是袭札萨克位的最佳人选。

公庙子当家的大喇嘛依西达格丹，虽是

石的堂叔但对石袭札萨克位持有不同意见。达格丹认为让石拉布道尔吉袭位，必须首先还俗，不如让自己亲侄儿巴图巴雅尔袭位对自己更为有利。额宝斋深怕达格丹大喇嘛的意图实现，急速采取了措施。他未经达格丹的同意就以旗政府名义呈报了乌兰察布盟公署。依西达格丹得此消息后，十分恼火，于是暗中派人也去乌盟给盟长施行贿赂，以求按自己的想法让巴图巴雅尔袭札萨克之位。从此，因袭札萨克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额宝斋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求助于桑吉扎布（即贺级三）。额认为桑吉扎布社交面广，很有威信，是有能力协助解决此事的。在额宝斋的急切要求下，桑吉扎布会同额宝斋、恩克巴雅尔三人连夜乘车到了归绥市，由乌伊两盟驻归绥联合会会长林德山引荐拜会了绥远省都统商宸。他们费尽了唇舌才得

到都统赞同，之后又赴东北沈阳敬谒少帅张学良。经东北蒙旗师范学院院长郭道甫等人，从旁协助说明情况，张将军表示愿意作认真考虑。桑吉扎布等人在沈阳等候约十多天，张学良将军同意呈报石拉布道尔吉袭札萨克位，接着就到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谒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将张学良将军、绥远都统商震的意向书一并呈上。但是把呈文递交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为了此事能够获得成功，桑吉扎布、恩克巴雅尔请求在南京任职的蒙古知名人士大力帮助。其中有蒙藏委员会委员白云梯、国民党立法委员叶颢涛、蒙藏委员会秘书长陈效番、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俊等人。他们在南京等待数月，终于在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任命贺喜格德力格尔直系侄儿石拉布道尔吉袭乌拉特前

旗札萨克的委任状，并命蒙藏委员会转发绥远省政府交于石拉布道尔吉正式继位。这样，依西达格丹大喇嘛的计划被挫败了。

石拉布道尔吉虽然登上了札萨克位，但是，有实权的依西达格丹大喇嘛是绝不甘心失败的，所以石的袭位等于在乌拉特前旗又埋下了新的炸药包，一旦时机成熟，导火线就会点爆。加之新上任的札萨克软弱无能，自己没有理政的主见，任凭后台摆布而又不甘心情愿，由此构成了乌拉特前旗动乱的隐患。

石拉布道尔吉继位后过了二三年，贵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即开始。石的政敌到处刁难，自己又无能为力解决，予感到这样下去，不仅札萨克位难保，就连性命也会丢掉，原来任凭别人摆布的局面，难以继续维持下去，逼着自己寻求自卫的出路。而原支

持他的额宝斋和反对他的依西达格丹，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又重新联合在一起，势力很大。石虽是依西达格丹的侄儿，但也毫不留情，完全处于敌对地位。额和依西达格丹的联合反石，逼着新任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投靠了闫锡山的十九路军军长兼包头城防司令、绥西屯垦军长王靖国。在王靖国派兵帮助支持下，经过三四个回合的斗争，石终于击败了堂叔依西达格丹和额宝斋的联合势力。依西达格丹和他的亲侄儿巴图巴雅尔及孙子阿木尔贵楞祖孙三代都被击毙。这样，乌拉特前旗贵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才告一段落。

奇俊峰嫁到乌拉特前旗时，正是这个时期。她目睹了这些斗争的实况，不由地也联想到生父的业绩和不幸的结局。因此，对其丈夫的处境和争战的局面，从思想上深表忧虑。虽说现在斗争已由明转暗，但并没有

停止，仍在继续。

石拉布道尔吉还俗袭位札萨克后，一心盼望生个儿子作为后继袭位之人，但尽管相继娶了四房妻子，仍未生下一男半女。在四房妻子中，唯二房得宠。她名叫花儿，为人聪敏、手腕高明，与石形影相随，因此迫使奇俊峰常住娘家或在外地游山逛景。

在石拉布道尔吉求助王靖国协助平息乌拉特前旗的动乱时，曾有言在先：“谁杀死依西达格丹大喇嘛，并将其人头带回，重重有赏。”当战斗结束，石拉布道尔吉返家乡后，士兵巴图乌力吉把大喇嘛依西达格丹的人头提到石的面前，并吹嘘说：“大喇嘛是我打死的，人头是我亲手割下的，请札萨克赏赐。”可石拉布道尔吉看到大喇嘛的人头后，吓得魂飞魄散，目瞪口呆，厉声喝道：“你拿这个来做什么？！赶快把它扔到

河里去！”这样，巴图乌力吉不仅没有领到偿银，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把大喇嘛的人头丢进了三湖河。

自从石拉布道尔吉见了其叔父依西达格丹的人头后，因受惊吓精神恍惚，在夜间经常被恶梦惊醒，口里惊呼：“大喇嘛用铁链拉我来了，快打，快打！”石拉布道尔吉因精神失常，已不能料理旗政，只得把旗里行政事务交给沙格德尔扎布、色林保、满海等官员去处理，自己带上花儿去包头治病。

石拉布道尔吉原本是喇嘛出身，信教虔诚。自去包后，除每日延医服药外，一有空就要念“阿拉坦格日勒经”，祈祷佛爷保佑长命。尽管神医双管齐下，但病情仍不见好转，只觉得大喇嘛的人头不停地眼前晃来晃去，病势日渐沉重。

真是祸不单行。正值石拉布道尔吉的病

情有增无减的时候，他的爱妻花儿又和他掀起了家庭纠纷。纠纷起因是花儿与侍从队长曼头私通的事被人抓获败露所引起的。而曼头又是政敌额宝斋的长子，手中握有兵权。自此后，石拉布道尔吉以琐事为借口，大骂花儿不要脸，与别人私通，伤风败俗，有失札萨克的尊严。花儿平时受石拉布道尔吉的宠爱，骄横跋扈，谁也不敢有丝毫待慢，现尽遭到丈夫的揭丑痛骂，羞愧难当想要自行短见。

有一天清早，石拉布道尔吉正在经房里诵经时，丫环慌张跑来报告：“花儿福晋倒在炕上，口吐白沫，不醒人事。”石拉布道尔吉听后被惊呆了，连忙喊人请医生急救，等医生来了后，花儿早已气绝身亡。

关于花儿的死，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吞食了两颗金戒指而丧命；有的则说，鸦片烟

罐子被打开，有手指挖下的痕迹，认为是服了大量鸦片中毒而死。反正花儿死的突然，其娘家曾来旗追索人命，旗府给了很多银元、牛羊，才了结了这件人命案子。

石拉布道尔吉在花儿夫人死后，不胜悲伤，这使他的病情更加沉重。为了寄托哀思，在殓殓花儿的问题上，花了不少钱，丧事办得极其体面。因花儿死在包头，所以被埋葬于昆都仑沟口西。事毕，石拉布道尔吉立即返回三湖河畔的敖特尔（场房），并从西商接回了奇俊峰，与他一起生活。奇俊峰回来虽比不上花儿得宠，但是，奇有文化有教养，很有心机使丈夫欢心，采取抚慰手段使石感到舒心。于是，在奇俊峰回旗不久，便有意放出风来：她已身怀有孕，以图博得丈夫的宠爱。

虽有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草原，却未能

使石拉布道尔吉的精神振作起来；纵有营养丰富而甜美的奶食，也未能滋补起石的身体。他的病情日盛一日。奇俊峰见此光景，一面请喇嘛为他念《古热穆经》，祈求避邪降福；一面又请医生治疗，买回上等贵重的药品以挽回丈夫垂危的生命。尽管神与医并举，但札萨克的病情仍不见好转，成天精神恍惚，狂语不断。奇俊峰看到丈夫这种情形，心里非常着急。后请“古儒特木”喇嘛跳神，也不起丝毫作用；又有人提议给他送“卓鲁格”（意即替死鬼）以求石拉布道尔吉免于一死。于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请了几十个喇嘛，用黄油、莜面捏成面人，在击鼓吹号的法器声中，喇嘛们整整念了七天经。在第七天头上，强行给一个奴隶出身的牧民关其格穿上札萨克官服，戴上红宝石顶官帽，化装成石拉布道尔吉。一瞬间，昔日

的奴隶便成了穿戴豪华的“王爷”。关其格穿戴整齐后，又让关过量饮酒，关顿时酩酊大醉。这时，人们到了丛林边。官员们随着喇嘛的诵经声和雷鸣般的鼓号声，将关其格扶上石拉布道尔吉的座骑，使劲给马加鞭让在丛林中急驰，预计酒醉后的关其格总会摔撞而死，到“闫王殿”替石拉布道尔吉报到。送过“替死鬼”后，人们满以为石札萨克躲过了死神的追捕，从此可以安然无恙稳坐其位，永享荣华富贵了。然而天不如人愿，就在阴历九月十五日，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也象草原上的青草一样，到了寒露时节枯黄而死了。相反，关其格却活了下来。原来，在送替死鬼的那天子夜，关其格被扶上了马奔跑中，在密林中被摔了下来却没有摔死。当他酒醒后，看见自己穿着王爷的官服，感到非常惊异，他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

倍感欣慰。在当时人们的心目里，关其格定死无疑，可是他却意外地活了下来。从此，草原上的人们都称他是“命大的关其格”。

石拉布道尔吉过世后，在一时平静的乌拉特政治舞台上，再次掀起了新的风浪。石拉布道尔吉的遗孀奇俊峰面临着争夺札萨克位的第一个挑战。

昔日志有抱负，今日初履政坛

奇俊峰的生父德沁伊钦诺日布为国为民英勇奋斗以身殉职，大哥也惨遭杀害，这一家史和丈夫坎坷的从政生涯，在奇俊峰思想深处产生了一个结论：要想求得生存，向往光明，必须有奋斗不息的精神。

奇俊峰在上学时，就早有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而且对当时的政治有自己的见解。父

兄的遗志，丈夫不幸的结局，更加坚定了她向上的奋斗精神。

在一九三三年秋，奇俊峰从北京惠敏学校返回达旗西商时，在北京“小石晚报”的头版有一篇谈话，其内容是“作为一个当代的女青年，为什么不向陈旧的制度，作坚决的斗争，而被王公贵族玩弄，能有自己的光明未来吗？”同年秋末的绥远省“国民日报”上也有同样内容的报道。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的绥远省“国民日报”二版上，有一篇“奇俊峰在乌拉特前旗的岁月”的报道。我曾记得有奇俊峰对石拉布道尔吉的一段评语。她说：“西公旗礼萨克石拉布道尔吉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每天诵经念佛，祈求佛祖保佑，赐福降祥于人间。本人没有理政主张，办事优柔寡断，只听几位仕官的意见，因此在旗里造成离心离德的局面，希望

全旗的仕官、活佛，应当开诚布公地讨论旗政，共同谋求妥善的解决途径。”由此可见奇俊峰在青年时，对旗务就有自己的见解。她被接回旗府正是自己帮助丈夫重振旗政的大好时机，所以对石拉布道尔吉的生活起居作了妥善安排，一心要想使石拉布道尔吉的身体康复起来。但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福薄命短，一命呜乎西去了。

札萨克死后，依照蒙古民族的传统习俗，全旗上下在二十一天或四十九天内停止一切公务活动，集中全力办理丧事。但是就在石拉布道尔吉去世的第二天，受额宝斋唆使的沙格都尔扎布、朝鲁门、翁其格巴扎尔等人，顶冠束带到旗府公开提出要奇俊峰将旗印交出由他们掌管，以安定旗内秩序为借口，让奇俊峰不要过问旗政。奇俊峰对于这种不顾惯例的夺权行为极为愤慨，怒斥了

这伙权贵们。奇俊峰当着众官员的面，对沙格都尔扎布、朝鲁门等人说：“你们是旗里的重要官员，石拉布道尔吉的死骨未寒，还在室内停放，你们就要逼我寡妇交权，你们的举动还不如一条好的看家犬！由此可以看出你们是一伙忘恩负义之徒，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石拉布道尔吉在世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们？竟在他死后的第二天，有如此不忠不义之举，你们还有脸面见旗民和世人吗？更以何心肝对待已故札萨克的在天之灵？！我身为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的遗孀，不仅有资格护理官印，也有权在未发丧前掌管旗政，而你们为已故札萨克的部属不仅无权干涉我行事，而且必须听从我的调遣，协助我做好安葬之事。关于札萨克袭位一事，上有盟和中央，待发丧后自有定论，你们现时无权插手。我不愿见到你们，请你们走开！”

奇俊峰当时虽悲痛欲绝，但还是坚定地把沙格都尔扎布、朝鲁门等人顶了回去。在奇俊峰的怒斥下，沙格都尔扎布等人，一言未发，低着头，弯着腰退了出去。沙都格尔扎布等人夺印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奇俊峰也进一步认识到了未来道路的艰险。

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的丧礼是在请喇嘛念经七天以后举行的。这一天来人之多，规模之大，声势之隆重都是空前的。全旗的大小官员、各寺庙的喇嘛以及十二个苏木的代表都庄严肃穆地参加了这一葬礼。葬礼毕，奇俊峰到了包头积极筹备在十月十日举办的追悼大会。

趁追悼会举行前的间隙，奇俊峰同养母诺月朋共议，拟了一份“协理沙格都尔扎布和管旗章京朝鲁门等为首阴谋篡权夺位的备忘录”，于十月四日亲自带上抵归绥市要求

谒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经傅先生恩准，于五日上午九时，在新城省政府接见了奇俊峰。接见时还有蒙古自治指导长官参赞石华岩先生。奇俊峰首先汇报了石拉布道尔吉逝世及丧葬一节，接着将沙格都尔扎布协理、朝鲁门章京，伙同额宝斋阴谋篡权夺位的情由作了详细汇报。她列举了这伙人的罪状，请傅主席明鉴。其内容是：1、在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病危期间就组织夺位计划和行动纲领；2、不遵守蒙古传统礼法；3、不理丧事，并进行破坏捣乱；4、强行索印；5、企图收买叛徒盗印；6、煽动部队哗变，挑拨军民关系；7、密谋并出偿钱勒令歹人暗杀奇俊峰；8、捏造谎言，煽动群众霸产；9、造谣惑众，捣乱旗内安宁；10、引诱旗府人员盗劫府内财物；11、勾结日本特务、土匪、组织破坏谋杀等勾当。

傅作义主席、石华岩参赞在接见奇俊峰时，气氛热烈，态度诚恳。对于奇俊峰所反映的问题表示要查明解决。当场令石华岩参赞以省府名义负责对所提问题进行合理调处。（这则消息在当时的绥远“国民日报”上有过登载）

这次奇俊峰母女的归绥之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傅主席对西公旗的种种内幕不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奇俊峰也起到了自我介绍的作用。在奇俊峰汇报时，傅、石二位长官不时频频点头，赞同奇俊峰的意见，尤其对于奇俊峰的智慧与口才非常赞赏。会后傅长官夸奖奇俊峰是“当代蒙旗王公中杰出的年轻女人。”

奇俊峰返回包头后，即按原计划，在阴历十月十日召开了隆重而庄严的石拉布道尔吉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人员，除旗内

仕官、贵族、宗教界人士外，还有包头的国民党党政军长官。包头商业界名流也来了不少。象这样隆重的追悼大会，在蒙旗历史上任何札萨克去世也没有过的。当追悼会结束，来宾们一一同奇俊峰握手道别，表示慰问。这个大会不仅提高了石拉布道尔吉生前的政治身份，而且对于反对石拉布道尔吉的额宝斋一伙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奇俊峰登上政治舞台打响了第一炮。

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死后，乌拉特前旗的大权究属何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笼罩着一层朦胧阴影。

东协理沙格都尔扎布和西协理色林保，在石拉布道尔吉去世后，共同把清朝颁发的旧印和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新印保护到乌拉特前旗驻包办事处供奉起来，以待将来妥善处理。当时两位协理都想让珊布充当札萨克

位，但因奇俊峰已身怀有孕，待出生辨明男女后再行商议札萨克袭位问题。但是在追悼会后不几天就散布出好多流言蜚语。其流言是“石拉布道尔吉病成那个样子，那有精力使奇俊峰怀孩子？”；“我亲眼看到奇夫人每天用长白布裹棉花缠粗了腰。”流言的焦点在孩子身上。言下之意是奇俊峰没有怀孩子，即使怀了孩子也不是石拉布道尔吉的。因此，即便奇生了男孩，也无权袭札萨克之位。

奇俊峰听到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后，非常气愤，但又没法制止，只好听之任之。

奇俊峰养母诺月朋是个久经世故，年轻时便涉足政治的铁女人。她在石拉布道尔吉死后的短短时间内便深刻地认识到了养女奇俊峰，已从家庭的从属地位推到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了。在奇俊峰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悄悄退出政治舞台，把札萨克位让与他人，过平民生活；要么鼓起勇气与夺权者进行殊死斗争，在搏斗中求生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功立业。她清醒地认识到在养女极其困难的时刻，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她渡过难关，稳掌旗政大权。为此，诺月朋亲自出马，带领奇俊峰直奔乌拉特中公旗晋见中公旗札萨克、代盟长林沁僧格。母女二人向代盟长林沁僧格陈述所怀身孕，确系石拉布道尔吉的骨肉，要求盟长保护腹中婴儿和奇俊峰的人身安全，并恳请林以盟长身份多过问乌拉特前旗的事情，避免战乱发生。札萨克林沁僧格对奇俊峰母女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拜见，表示非常欢迎，并亲自设宴招待，为她们接风洗尘。在宴会上，林沁僧格表示同情奇俊峰的处境，主动提出要与绥远省主席通话，让省里也过问西公旗的事情。最

后，他一再嘱咐奇俊峰要很好保护腹中的胎儿，并逗笑说：“你一定要给石拉布道尔吉生个胖小子，好接替他的伟业。”奇俊峰对林沁僧格的悉心关照特别高兴，连声说：

“多谢林盟长的大恩大德！”林沁僧格身居盟旗要职，他对奇俊峰所表的态，无疑是对奇俊峰的有力支持，使奇俊峰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奇俊峰返回包头驻地不久，便接到绥远省政府通知：命奇俊峰、助理沙格都尔扎布、管旗章京朝鲁门到归绥市开调解会议。奇俊峰在接知后，星夜作了周密的准备，与养母诺月朋一起到了归绥。调解开始前傅作义主席单独召见了奇俊峰，并由高葛光简单地交了调解工作的底，接着在有绥远省境内蒙古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省府蒙务组组长陈玉甲、乌盟代盟长林沁僧格的代表

那木吉勒其仁及奇俊峰、沙格都尔扎布、朝鲁门等十多人的参加下，开会正式调解。在会上，奇俊峰、朝鲁门各持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各自提出解决问题的条件。奇俊峰当着省府要员的面，用大量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沙格都尔扎布、朝鲁门等人在额宝斋的唆使下，逼她交印、掠夺财物、造谣中伤、煽动旗民、挑拨离间等劣行。由于证据确凿、无可抵赖，使沙格都尔扎布、朝鲁门等汗流满面、窘态百出、狼狈不堪，当着省府石华岩等高级官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坚决悔改，服从调解决定。调解会开得很顺利，仅用了半天时间，对西公旗的问题就做出了十条决定，并明确指出：本决定在会后即日开始生效，如有哪一方不执行，以法制裁。调解决定全文如下：

< 1 > 东西协理分别由沙格都尔扎布、

色林保暂时充任之。（色林保是由奇俊峰在会上亲自推荐的）。

〈 2 〉新印系国民政府颁发，由旗政府保管，但启用时必须由奇俊峰签准；旧印系清王朝颁发，仍由奇俊峰保护。

〈 3 〉原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遗留的全部财产，尽属奇俊峰，公款归旗政府。

〈 4 〉护路、水草、抓羊等捐税的收入归奇俊峰，旗政府任何官员不得干涉和更改。收税人员由奇俊峰指定任用。

〈 5 〉奇俊峰之安全，由旗府官员绝对全权负责，不准压迫，遇事仍需协商解决，不得独断专行。

〈 6 〉奇俊峰遗腹子，如所生系男孩正式袭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托或刁难。

〈 7 〉护路队直接归奇俊峰指挥，旗政府不得干涉或调用。

〈 8 〉旗府仕官，不准有造谣、诬蔑奇俊峰人身的行为，如有不规之处，由旗府负责追究造谣煽动者的责任。

〈 9 〉奇俊峰一切生活费用，由旗政府供应之。

〈 10 〉旗内保安队人员编制，在奇俊峰和旗政府双方协商后制定，但必须要在旗经费内开支，不得任意摊派或挪作他用。

这十条决定以绥远省政府的决议案形成，下发各盟旗。在决定中，虽然也肯定了沙格都尔扎布的权力，但从决定中不难看出对奇俊峰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所生系男孩正式袭位”一语更是关系重大。一句话关系着奇俊峰政治生涯的生死存亡。是男，将来要袭札萨克位；是女，札萨克位则由他人承袭。这是蒙旗王公世袭制度历来的惯例。这也是奇俊峰“想要儿子的心理病”。为此，

母女两人经常给佛爷烧香磕头，乞求佛祖开恩，保佑奇俊峰定生贵子。

为了让奇俊峰平安地生下孩子，奇从归绥回来后即搬到乌拉特前旗驻包办事处。奇俊峰生孩子一事由西官府（协理）色林保之妻满都尔玛全权负责。她为做好产前的准备工作，跑前跑后，辛苦非常。奇俊峰从娘家带来的两个丫环乌云格日勒和奥云格日勒，更是又缝衣服，又收拾产房，里里外外昼夜不停地忙碌着。在一九三七年的旧历二月十五日（约是阳历三月十三日），奇俊峰腹中阵阵疼痛，这时满都尔玛、乌云格日勒、奥云格日勒等都开始忙碌起来。因奇俊峰生孩子关系重大，所以东西协理沙格都尔扎布、色林保、前老协理额宝斋、满海、色仁朋斯克等都在产房外坐等。

奇俊峰终于在二月十五日凌晨，安全分

娩了。婴儿一落地就“哇哇”大哭起来。奇夫人不顾自己生产的苦痛，急忙问满都尔玛是男是女。口齿伶俐的接生婆满都尔玛连连说：“哈腾巴益日太，哈腾巴益日太，呼，呼……”（意思是夫人，夫人大喜，生了个胖小子）。当话音传入奇俊峰的耳中，她急忙回过头，看到确实是个男孩时，高兴地笑了。她感到佛爷不仅给她降下了儿子而且给她降下了吉祥和荣耀。她的养母更是手舞足蹈，脚不着地东一趟，西一趟，又是烧香，又是磕头。一会儿拜佛，请求佛祖保佑；一会儿又给死去的女婿石拉布道尔吉上香敬纸，祈求他在天之灵，保佑奇俊峰母子平安健康。

时隔不久，奇俊峰喜得贵子的消息便传遍了全旗的各个角落，多数牧民为石拉布道尔吉有了个阿哥（阿哥是旧时对王公儿子的

尊称)而欢呼,这样再不会因为札萨克的人选而引起纠纷了。但在一些阴暗角落里,一张张传单却悄悄地散发在各个苏木。传单内容是“奇俊峰生孩子,完全是个骗局。她为蒙哄全旗百姓,事先从包头姓田的农民家中抱回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说是自己所生。”这样的蒙文传单一传播,使得不少人感到惶惑不解,有的则半信半疑,无所适从。奇俊峰认为有人故意造谣惑众,意在挑拨离间。她当即通过东协理沙格都尔扎布、西协理色林保向全旗各苏木发出了通告,明确通报各苏木人民群众,已故札萨克镇国公石拉布道尔吉的遗腹子阿哥已经出生了,全旗各苏木、各界人士及人民群众以大局为重,万不可轻信谣言,上当受骗,警惕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搞阴谋诡计。全旗人民与旗府紧密团结,听从领导,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保证全旗的安定。并将小阿哥出生情况写成文告，一同随文下发。接着旗府又责成专人到省府和乌盟盟公署呈报备案，以便让上级及时了解真实情况，处理好乌拉特前旗的日后政务。

三月十五日是小阿哥的满月之日。小阿哥经一个月的精心抚养身体长得又白又胖。为了给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奇俊峰特意邀请了乌日吐高勒庙活佛劳布僧单比吉拉森给小孩念经取名。这位活佛仔细地查阅了《阿拉坦甘珠尔经》说，佛祖恩赐给小阿哥的名字叫“阿拉坦敖其尔”。从此，在旗府的行文中也都用这个名字。满月这天，劳布僧单比吉拉森活佛不仅亲到包头祝贺满月之喜，而且还为小阿哥洗面念经。从此后，这位劳布僧单比吉拉森活佛，在每月初一必亲来为阿哥洗面念经，所以人们称这位活佛是阿哥的

“吉萨喇嘛”（值班喇嘛）。

小阿哥过百岁，更是热闹非常。由旗代协理沙格都尔扎布、西协理色林保及满海等主持筹办了异常隆重的庆典。旗里的官员，包头各界知名人士都到场祝贺。这天又为已故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搭起灵棚，设立牌位，悬挂遗象，象前摆了祭祀供品，烧香燃烛，点佛灯，气氛庄重严肃。奇俊峰跪在灵前口中念道：“我已喜生贵子，您的事业已后继有人，请您在天之灵保佑儿子平安无事，事业繁荣昌盛。”

奇俊峰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带着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东大高勒王府，开始了她执掌全旗大权的政治生涯。

奇俊峰此次从包头带着儿子回到东大高勒非比寻常。虽然没有予告回旗时间，也没举行什么礼仪，可是全旗的仕官都来迎

接。以两协理沙格都尔扎布、色林保为首领街、章京朝鲁门、梅林贡其格色仁、斯日古楞以及十二个苏木的扎兰都出来迎接奇俊峰和她的儿子阿拉坦敖其尔。以蒙古民族迎接札萨克的惯例行礼，充分显示了奇俊峰因生了儿子，由已故札萨克遗孀身份一跃而成为执掌全旗军政大权的人物。

奇掌权之后，根据时局和本旗的具体情况，采取了许多很得人心的措施，拟定了新的施政纲领。内容是：（一）坚决接受绥远省政府领导，反对以德王为首的百灵庙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二）全旗各族各界团结一致，严防敌人的一切挑拨离间活动；（三）减免旗内农牧民的负担，坚决不允许向牧民乱摊派；（四）全旗军队严守纪律，严禁抢夺民财和奸淫妇女；（五）凡过去参与叛乱的人员，改恶从善，再不追

究。奇俊峰深明大义、荣辱分明、顾全大局的决定宣布后，得到全旗人民的热烈拥护，从而旗内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前协理额宝斋，让前梅林章京焦太保拜见奇俊峰，表明额等人“愿捐弃前嫌，和平相处，重归于好。”奇当即表示欢迎，既往不咎，按其过去职务和功劳安排适当的工作。奇俊峰话虽这么说，但额宝斋的为人她是很清楚的，深怕上当受骗，于是秘密派人了解额宝斋的行为和动向。

额宝斋的长子曼头，三子巴雅尔图已投靠了德王参加了伪蒙古军，但在得知奇俊峰对其父采取宽宏优厚的态度后，兄弟二人又从伪蒙古军中逃出，准备回旗投靠奇俊峰。奇俊峰热情欢迎他们兄弟的归来并允以配备军械。但是他们对奇俊峰存有戒心，绕道杭锦旗而后进入后套。可是被土匪头子二黑

眼、刘志全骗在龙毛营杀害。这样奇与额刚刚出现的良好和解气氛，顿时又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额宝斋怀疑是奇俊峰、色林保等设计陷害了他的儿子，决心要伺机报仇。随之，额即派心腹随从华喇嘛，按照死里逃生的劳来班弟所说的方向，找到了曼头等八人的尸体，并了解到是土匪二黑眼所为，曼头等人的遇害，与奇俊峰无关。事情原来是，在伪蒙古军里当排长的巴代想联合曼头、巴雅尔图等一同回旗大干一番，为了防备不测绕道杭锦旗，结果上了土匪二黑眼的当被杀害。二黑眼则以打死伪蒙古军多人作为投靠傅作义的见面礼，受到重赏，并加封为团长。这样，奇俊峰与额宝斋的关系仍然是面和心不和。

踏上抗日征途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的广大地区，而百灵庙“蒙政会”的德王也公开投靠了日寇，黄河以北的蒙旗也相继被日军占领。被占领的蒙旗王公上层无力反抗加之受大蒙奸德王“兴蒙”运动的欺骗宣传，绝大部分都倒向了日寇。奇俊峰过去得到过傅作义的有力支持，而今傅作义将军又在坚持抗日，并在自己旗境的西部御敌，自己的反对派额宝斋又投靠德王。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奇俊峰没有投靠德王。当时乌拉特前旗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

“七·七”事变后，因蒋介石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使华北大片国土沦陷。当时的乌拉特前旗东部，虽然没

有日军驻扎，但也属于被占领范围。一九三八年年初，德王为了控制乌拉特前旗的奇俊峰，西防傅作义的进攻，特派遣伪蒙古军第九师的一个团，由白团长率领进驻到中滩地区的升恒号（今乌拉特前旗的先锋乡）。这个团驻扎下来，依仗日寇的势力，除对百姓欺压外，还对奇俊峰实行威逼利诱，又拉又打，给奇造成严重的威胁。不仅如此，还在旗内上层间大搞挑拨离间活动，使其矛盾激化，企图迫使奇俊峰依附德王，投靠日本。

白团长进驻升恒号后，看到奇俊峰一表人才，且又丧偶寡居。虽说是原札萨克的遗孀，实则是掌握全旗大权的实力人物。见此情形，便想将奇牟猎为妾的企图。他想只要捞到奇俊峰，不仅可满足艳福，而且就等于执掌了全旗的大权。

奇俊峰早就看出白某之用意，但形势所

迫，不得虚于周旋，巧设计谋，防备着白某的步步进攻。白某则三番五次巧设连环，每隔两天就到旗府拜访、探望、问候，而且一坐就是半夜。奇俊峰却以其母为伴，作席就陪，殷勤接待，使白某阴谋不能得逞。奇俊峰想，虽然巧对白团长，暂作应付，但总非长远之计，从长计议，必须别谋良策。

奇俊峰在这种情况下，密派其心腹到五原与国民党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将军联络，请派精兵接应奇俊峰进套。

奇俊峰在进套问题上，曾与沙格都尔扎布作过周密计划。他们议定在奇俊峰母子离旗期间，旗印由沙格都尔扎布护理。在交接旗印时，奇俊峰和沙格都尔扎布在佛前点了灯以示郑重。据说，奇俊峰的佛灯过早熄灭，按迷信讲，是不祥之兆。

奇俊峰进套之事，被在旗府的额宝斋的

妹夫酒鬼桑吉得知，便跑去向白团长告密说：“傅作义的部队与奇俊峰有勾结，请早作准备。”白团长得悉奇俊峰逃跑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协理沙格都尔扎布扣了起来，这样就使奇俊峰的部队失控，而且奇俊峰母子的安全也严重地受到了威胁。与此同时，白派出部队在王银奎伏击了门炳岳派去接奇俊峰的部队。因门炳岳的部队对地形不熟，损失严重，不得不绕道黄河南岸撤回后套。这样派兵接应奇俊峰进套之举即告失败。此后，白团长即派人去请奇俊峰到团部议事。奇俊峰接到邀请后，感到事态不妙，便立即另谋出逃之计，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静，表现出轻松之态，遂对来说：“请回复白团长，因夜里带孩子，行走不便，明天一早定去拜见。”传令兵复命后，白团长以为奇俊峰已成“瓮中之鳖”，插翅也难逃，不

怕她推诿，明天再说。因此，再无防范，只坐待奇俊峰自投罗网。

传令兵走后，奇俊峰即开始行动。首先挑选了熟悉地形路线的神枪手佳日格勒、楚伦巴托、额尔登仓、其木德、淖尔布等十多人，挑选良马，带足子弹，待命出发。奇又令丫环快给儿子阿拉坦敖其尔收拾行装，包裹金银细软之物，随同其养母一同出发。准备停当后，一行数十人便上马扬鞭出府，顺东大高勒沟向山里进发。这支人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翻过了高山陡坡，穿过阴沉沉的森林，跨过弯弯曲曲的河溪沟叉，急行军一个夜晚，经过了本旗境内的吉日格勒图庙，越过了巍巍的乌拉山，又匆匆顺山背后西进。途中遇到武俊峰团长的迎接。武是奉门炳岳电令前来的。武是地方杂牌军团长，又名武驼羔。武随即派一个班把奇俊峰等一

行人安全护送到五原。

虽然在四个昼夜的奔驰中，奇俊峰等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但令人欣慰的是终于逃脱了敌人的魔掌，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心里非常高兴。

奇俊峰在一九三九年旧历二月二日到达五原县城。当即由国民党中央直属骑兵第七师师长兼绥西防守司令门炳岳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并将奇俊峰率部来后套之事报告了国民党中央。

蒋介石在复电中除表扬奇俊峰外，还委托门炳岳将军代表他向奇俊峰表示慰问。

四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申报”、“边疆日报”上均以头号字体在第一版首要位置刊登题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札萨克石拉布道尔吉的遗孀奇俊峰携儿子率领旗里军政人员赴后套参加抗日救亡，蒋总裁派员

慰问。”“大公报”则以“西公旗护理札萨克奇俊峰率全旗军政人员奔赴五原投入卫国抗日之行列，蒋委员长派专员前往慰问嘉奖”为题，详细报道了奇俊峰进套情况。其他各报也转载了此条消息。第八战区副司令官傅作义将军由陕坝(今杭锦后旗)专程到五原慰问，称颂奇俊峰母子的正义行动。当即应允奇俊峰所需一切军费均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负责供给。这对奇俊峰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这样更坚定了她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奇俊峰除对傅长官、门师长的欢迎、支持表示感谢外，还给蒋介石发了致敬电。电文是“在您领导下，在抗日救亡之中献出我终身肝胆，为您及祖国人民争得光荣。×叩。”

四月十八日，国民党军政部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五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防

守司令，并授予陆军少将军衔。由门炳岳将军请示，经国民党军委会批准，任命黄楚三为参谋长（黄系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二期学生，曾在伊盟杭锦旗任过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李隽卿为参谋主任，钟可师为副官长、贺生举为军需主任、李国章为书记官。军政部拨发款七千元，以作该司令部开支之用。司令部建在五原城内，奇俊峰住在五原城内永生号皮毛店。奇俊峰司令在门炳岳将军的监誓下，在五原城该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上宣誓就职。奇俊峰身着将校呢军装，佩带陆军少将军衔出席了大会。奇俊峰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精诚团结，服从中央，尽忠报国，坚持抗战到底”的讲话。在长篇讲话中，不时被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黄楚三任命郑色冷（沙格德尔）、郑玉山（阿拉腾朝鲁）分别为防守司令部第

一、二团团长，并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命令第一团驻防西山咀，第二团驻防阴山南、乌加河以北，以御日伪军侵犯河套。

奇俊峰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提高官兵的思想和作战素质，在千里庙进行了短期的军事训练，并在每个团增派一名政治指导官。其主要任务是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培养官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卫国抗日的坚强决心。由于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比较好，各个团官兵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和警惕性。

在防守司令部组建不久，于一九三九年秋初，日军纠集日伪蒙军近上千人的兵力，分乘四十五辆汽车，沿包五公路向西山咀进犯。当时驻守西山咀的门炳岳部队奋起反击，使敌人在西山咀受阻，不得前进。由于奇俊峰的部队大部是乌拉特前旗人，对于前山

路径地形很熟悉，三五人为一组带领门炳岳的小股部队在夜间出击，使得日军不得安宁。日伪军队认为对方小股部队出击，定是试探日伪军兵力，为准备大部队反击探听虚实。因日伪军不知对方虚实，怕全军覆灭，遂下令惊慌撤军，窜回包头。

这次战斗，奇部密切配合门炳岳部队一致行动，取得了战斗胜利，深受门部官兵赞赏。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傅作义将军举行了包头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奇俊峰曾派出熟悉前后山地形的战士为傅部带路，在山口险道设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此同时，驻守在乌加河的部队，为了配合傅部进攻包头，奉命攻打驻守在乌拉特中旗察汗高勒庙的日伪军。奇俊峰的部队在战斗中很勇敢，使得日伪军不得不放弃察汗高勒庙，惊慌撤

退。这次战斗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傅部进攻包头的战役，而且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充实了部队的装备。

一九三九年二月，奇俊峰出走乌拉特前旗后，德王在前旗的心腹额宝斋积极策划成立傀儡政府。后在日本军方支持下，额采取封官许愿，挑拨离间的手段，拉拢原乌拉特前旗官员，靠拢他为日本主子卖命。通过种种卑劣手段，乌拉特前旗伪政府在包头宣告成立。额宝斋自任大协理，宋布尔巴图任西协理，并任命焦太保、色仁朋斯格、敖其尔巴图、桑吉、满海等人为旗府重要官员。

在伪政权建立后，即命桑吉率领一个排前往达尔盖庙取旗印。旗印在奇出走后，交由沙格都尔扎布看护，沙又令一个排长率领兵士看守。放印的地方非常险要，又有兵士看守，很难取，但桑吉一到护印军官立即把

印交了出来。原因是护印军官与桑吉是同乡——阿拉坦钦苏木人。

额宝斋在伪政权建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打击异己，对原在石拉布道尔吉手下的官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石拉布道尔吉的东西协理沙格都尔扎布、色林保、梅林章京斯日古楞、官其格巴扎尔（系沙格都尔扎布的长子）统统拘禁受尽折磨他们都被流放在锡林郭勒盟，沙格都尔扎布父子受非人虐待染病身亡，斯日古楞、色林保虽熬到刑满释放归来，但也很快忧愤而死。

额宝斋在消灭异己的同时，又派其四子金志强到伪满王谷庙（今乌兰浩特）军校培训，回旗后当上了统兵团长。以此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誓与奇俊峰抗衡。

额宝斋虽然篡夺了全旗的军政大权，但由于没有合法的札萨克为全旗之长，不便名

正言顺地推行他们丧权辱国的血腥统治。额宝斋于一九四〇年初秋，亲自筹划并导演了一场选拔旗札萨克的丑剧。后经日本军方批准，将家住古力奔达坝的台吉洛布僧桑杰年仅十七岁的儿子阿木尔萨那，扶上了乌拉特前旗札萨克傀儡的“宝座”。接着又经额宝斋推荐，日本军方又任命新札萨克阿木尔萨那为全旗统兵团长。阿木尔萨那就任旗札萨克仪式在公庙举行。大协理额宝斋主持了就职仪式。在会上，被邀请来的日本顾问和伪蒙疆的代表讲了话，表示要支持阿木尔萨那的工作。但明眼人，不难看出，阿木尔萨那只不过是日本军方卵翼下的傀儡的傀儡罢了。

乌拉特前旗日伪政权的建立，是与奇俊峰直接树立起对立面。诚然这一事实的出现并非突然，因为乌拉特旗东部已被敌人占领，但此举更坚定了奇俊峰抗日的决心。奇

俊峰获悉西公旗伪政府成立的消息后，据实向国民中央政府、绥远省境内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绥远省政府等处报告了西公旗事件的真相，并向在敌伪控制下的西公旗人民发了通告，宣布：在日寇操纵下成立的所谓西公旗政府和新任札萨克是非法的，因此是无效的，全旗人民不得承认。

当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国民政府为了使奇俊峰更有效地领导全旗军民积极抗日救国，掌管全旗，确保奇本人和孩子的合法地位，特任命奇俊峰担任绥远省境内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兼该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绥远省境内各盟旗特别党部特派员。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为了适应抗战和策动乌盟各旗王公弃暗投明之需，破例正式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暂代护理札萨克，其子阿

拉坦敖其尔为记名札萨克贝勒公爵。这样，奇俊峰在军政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当时旗境东部土地虽被日伪军侵占，但还有西部的德令山和二狼山一带未被占领。为了便于领导人民进行抗日，经门炳岳将军同意，于一九三九年秋在梅林庙组建旗政府，防守司令部迁往陕坝，并通令旗辖牧民在梅林庙召开旗务会议（蒙语称楚格拉）。除沦陷区苏木扎兰未到外，其余苏木扎兰均出席到会，连同保安、防守两司令部人员共约有二百余人。经会议研究决定：〈一〉保留沙格都尔扎布、色林保东西协理职务，其他在日伪任职的官员一律取消其原职。重新组织旗政府，大力开展招抚、宣传、安置旗民生活；〈二〉旗政府官员实行对札萨克负责的轮流值班负责制；〈三〉为了适应抗战救国的要求，大力精减机构，限定旗府编

制；节约开支；〈四〉废除自带粮食，不计报酬的轮班制，一律实行工薪制。以年为时限，以白银为酬金，制定各级标准，分类进行；〈五〉人员编制，由协理、章京、参领、蒙汉文秘书配合轮流值班。值班期内一律付报酬；〈六〉减免牧民税收（包括杂役兵丁），实行工薪制，废除背粮从役制；废除强征兵丁制，实行聘用或催用制；〈七〉衙门废除苛刑打黑鞭、带木枷等，实行说服教育，不准无故侵犯人身自由。出家当喇嘛以自愿为主，不得强迫；〈八〉兴办教育事业，恢复原三公旗两级学校，并更名为“乌拉特三公旗小学”；〈九〉尽力保护旗属各召庙对召庙喇嘛生活确有困难者，旗府应酌情给予救济；〈十〉旗府大力开展爱国卫土抗日宣传活动，帮助从沦陷区归来的旗民安置生活救济等项事业。

在这次旗务大会上，除保留沙格都尔扎布和色林保东西协理的职务外，还任命梅林参领敏珠尔为记名吐斯拉格其、图孟巴雅尔为梅林参领、阿拉坦朝鲁为梅林、扎木苏荣扎布与额尔和木巴雅尔为梅林章京等。奇俊峰提名，并请大会通过：敏珠尔、图孟巴雅尔、李隽卿、李国章等为宣传人员，负责草拟各种宣传品，向沦陷区散发，领导策反工作。

奇俊峰在一九三九年旧历十一月一日由视察旗内部分地区和军队返回梅林庙旗府后即调派二团排长乌木德等数人，令他们设法到中公旗境内老虎沟（即今海流图）一带，宣传鼓动蒙民抗日救国、鼓励蒙民摆脱日伪控制，迁返套内居住，旗政府定给予妥善安置。并设法规劝乌盟盟长林沁僧格早日脱离日伪操纵，回归中央领导，将给予优厚待遇。又选派梅林敏珠尔、布日贺等人，设法

潜入旗境沦陷区哈达门后口、沙德盖等地，策动旗民迁居后套千里庙以西梅林庙一带居住，旗里将派人给予妥善安置。并且令梅林敏珠尔等人携带抗日救国传单，反对伪旗政府的残酷压迫和统治的通告，广为散发，发动群众，积极反抗日伪的统治。

奇俊峰把一切分配妥当，在梅林庙组织整顿了旗府机构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返抵陕坝防守司令部。次日，奇俊峰到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谒见傅作义将军，报告在梅林庙组建旗府和官员任免等情况，并将自己在旗属部分地区慰问和视察部队的情况也作了汇报。傅长官在听了报告后，对于奇俊峰的行动表示赞许。为了鼓励和奖赏奇的抗日积极性，特拨发步枪二十枝，子弹五万发，让其选拔精干士兵组成游击队，到乌拉山一带骚扰打击日伪军，扩大抗日地盘。

奇俊峰接着又拜会了省府的其它主要官员，随即着手整顿了防守司令部的内务，并增补了郑色冷、郑明金两团的人员及枪枝弹药，并奉命将驻守在西山咀的部队，按傅长官的指示调往乌拉山后的险要地段和臥羊台东侧，防备日伪军的突袭。

奇俊峰是当时蒙旗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日伪统治的王公贵族，尤其是位蒙古族女性，因此影响很大，曾广泛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戴。

在奇俊峰的影响感召下，后来茂明安旗齐王福晋（满语妻子、贵妇）额仁庆达赖、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福晋巴云英也相继摆脱日伪控制和压迫，来到后套参加了抗日阵线。这三位福晋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为称颂的“西蒙三位女司令”。

在策反工作的宣传鼓动下，在伪蒙古军中供职的贺太保率部起义归来，曾受到傅作

义将军的奖赏。时隔不久，色林保的儿子郝游龙（蒙名陶格陶呼巴图，绰号油葫芦）在日本人那里混不下去了，也来投靠了奇俊峰。虽说，奇俊峰也听到了很多郝游龙的不规行为，但看在老部下色林保的面子上也热情地收下了他。郝游龙靠江湖上土匪朋友的支持，很快就把部队扩充起来，成了奇司令手下的一支“劲旅”。

奇俊峰在抗日救国方面是共产党的朋友，曾经与八路军游击队有过许多交往。

早在她出走抗日之前一天下午，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见奇俊峰。奇当时不晓得来人是中滩地区共产党抗日游击队负责人于占彪。当于占彪拿出用蒙汉两种文字印的“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传单后，她这才明白此人是共产党派来动员作抗日工作的。奇俊峰便热情地把于占彪

接入内室，详细听取了共产党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及全国当时抗日形势的看法。当天晚上，奇为于占彪摆了全羊席，完全用蒙古民族的传统礼节进行招待。经过席间交谈，奇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知道了不少，并表示要与共产党配合，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在他们分手时，还互赠了礼品。于占彪赠奇俊峰手枪一枝，奇俊峰回赠于占彪全鞍鞴骏马一匹，并派自己的贴身警卫，护送于占彪到达安全地带。从此，奇与游击队时有往来，使奇对游击队的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九四〇年夏末，奇俊峰由伊盟绥境“蒙政会”到达陕西省榆林，在蒙古自治指导长官公署逗留期间，由邓宝珊将军介绍曾与陕北负责蒙旗事务的徐某（事后知道真名字是赵桐茹）交谈一个多小时。交谈内容据说是抗日游击战术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理论等问

题。徐先生告辞后，奇俊峰说，我很希望与这类人士交往，与他们交往很长见识。（这种暗中交往当时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在绥境“蒙政会”任职，又和奇俊峰是同乡熟人，后来我接到奇司令给徐某的信，让我代转。但我也不敢公开寻找徐先生，只得请邓宝珊将军代劳。我曾记得信内有这么一句话：

“盼先生经常来信教导，以增进我的智能，早日打败日寇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并希望先生抽空光临我旗，我将热烈欢迎。”奇在给我的信上说，“务望转达徐先生。切切。”因为这件事，我在札萨克旗期间，曾被当地军政特务多次调查，后经邓宝珊将军的参谋长于俊都先生证明后，我才解脱嫌疑。事后此事被奇俊峰知道了，曾来信再三向我致歉，同时再也不用我传递信件了。

一九四二年，在伊盟任三青团组长的汪

振东（哈尔滨旗蒙人）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因身份暴露，在伊金霍洛旗开会祭祀成吉思汗时，东胜警备司令陈长捷按傅作义长官的电令将汪振东扣捕，并送到绥西陕坝集中营候审枪决。当我得知此事后，即写信一封，托杭锦旗国立小学校长郭振芳先生转交奇俊峰设法营救汪振东先生。奇俊峰接信后，立即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面谒傅长官，要求释放汪振东。当时，傅长官曾向奇俊峰言明汪振东是共产党。但奇俊峰不顾嫌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与傅长官争辩。傅长官没法，让她去找战区军法处长刘×交涉。奇俊峰和她的参谋主任李隽卿，通过渠道向刘×送去巨额银元，才打通关节允许汪振东保释出狱。她又和参谋主任李隽卿联名把汪振东保出来，带足路费后，又令其副官主任图门巴雅尔，随带两名士兵，偷偷把汪送过黄河

到了解放区。汪振东同志当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曾任国民党三清团蒙旗支团训练组长，解放后任伊盟教育处处长等职。

奇俊峰曾亲口给我说过：“我的参谋主任李隽卿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保护他的安全是我的义务。但这件事，你万不可给我露出风声。”后于一九四六年，李隽卿终因共产党嫌疑被逐出绥远回归原籍。这当然是后话。因为奇俊峰营救共产党人之事，曾引起国民党军政特务们的猜忌和仇恨，但奇俊峰仍一如既往，毅然率领着军队，为国家和人民雪耻奋战在 frontline。

在绥境蒙政会议上

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奇俊峰相继接到伊盟盟长沙圪都尔扎布及“蒙政会”秘书处通知，约请奇俊峰于五月一日，准时参加在札

萨克旗召开的第三届蒙政会全体委员会议。奇俊峰接会议通知后，即召开旗府官员、防守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研究在奇俊峰离旗后的工作安排及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经研究决定旗府事务在奇司令离旗期间，由阿拉坦朝鲁、扎木苏荣扎布代理，防守司令部即由副官长钟可师全权负责。协理沙格德尔和图门巴雅尔随奇司令到札萨克旗“蒙政会”出席会议。随行人员由奇自行调派。在旗政府会议后，于三月二日，奇俊峰向傅作义将军、董其武主席汇报她拟在四月动身到札旗“蒙政会”参加会议和赴重庆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叙职的打算，请傅、董二长官批准。傅董当即点头称“好”，并下令奇在旅途中的安全让当地驻军予以保护。奇返防守司令部后，一面召见随从人员令其赶快准备，一面派副官主任图门巴雅（郑万喜）先期到伊

盟“蒙政会”递交奇俊峰的亲笔信。信内陈述奇俊峰定于四月末由陕坝防守司令部出发到札旗参加会议，请贺守忠先生按信上的人数安排食宿。并请贺先生设法从榆林代购西宁羔皮统十件，以作礼品用。图门巴雅尔于三月二十二日离陕坝赴札旗后，奇司令即令准备给沙委员长、鄂副盟长、荣宣慰使、白主任特派员等人的礼品。随奇赴伊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奇的养母诺月朋、协理沙格德尔团长、参谋主任李隽卿、秘书（西公旗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刘凤池、贴身副官舍旺多尔济、毛宝日、卫士伊尔登仓、楚伦巴托、贴身丫环乌云格日勒。另有警卫连士兵十二名组成卫士班亦随队出发。

图门巴雅尔在三月二十六日到达我（作者贺守忠）的住所郡王旗的格拉登庙国立伊盟中学（该校距蒙政会所在地札萨克旗约二

十多里地。当时我任蒙政会副秘书长兼伊盟中中学校长、任乌拉特前旗常驻蒙政会代表等职)图门巴雅尔见我后,递交了奇的亲笔信,并将奇口述的事项一一向我说明。图门巴雅尔在伊盟中学休息几天后,随我到蒙政会驻地,在沙王府向沙委员长报告奇来会日期。沙委员长听到报告后,非常高兴,表示欢迎,并让我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一切安排就绪后,我又返回伊盟中学,安排欢迎奇司令的工作。因学校刚建,军乐不齐,拟定师生列队欢迎,校园内张贴标语以示热烈欢迎。在欢迎工作安排就绪后,于四月六日,图门巴雅尔会同蒙政会民治处科长格什格巴雅尔、乌拉济诺生等数人,返回到杭锦旗和郡王旗接壤处的同更浪等候奇俊峰一行的到来。

奇俊峰于四月九日,由陕坝动身,四月十四日到达杭锦旗边境一富豪郭吉泰家休息

过夜，并与前来迎接的格什格巴雅尔、乌拉济诺生、梅林图门巴雅尔相遇。图门巴雅尔当即让我的副官贾德山先期返回札旗“蒙政会”给我送信。于四月十五上午十时许，贾德山返回向我报告说：奇俊峰司令可能在今天午后到达咱们这里，随行人员约三十人左右。我当即命人安排好膳食住所，等候奇的到来。

当日下午四时许，格什格巴雅尔、乌拉济诺生二科长匆匆赶回学校对我说：“贺校长，奇俊峰司令已到达喇嘛庙东八九里处，望准备欢迎。”我当即让全校师生到操场集合，整队到西路口迎接奇司令。候队伍到达不久，奇司令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尘土飞扬策马而来。约距队伍半里左右，奇司令首先下马，徒步向欢迎队伍走来。奇在图门巴雅尔陪同下，径直向我走来。我则以鞠躬礼向奇司令致敬。互相寒暄后，图门巴雅尔将奇司

令的随行人员一一介绍给师生员工。学生在军训教官指挥下，以学生礼欢迎奇司令。奇司令则频频点头，并举手行军礼致答。

奇在去校途中，看到墙上贴着“热烈欢迎抗日救国英雄奇司令”“欢迎前线将士凯旋归来”等标语后，在接待室洗脸时对我说：“贺校长，标语上说我是英雄，实不敢当。我仅仅是个普通人，做了一点点小事，哪能称得上英雄呢？你们又这样热情隆重地欢迎我，实感有愧。”我即回答：“我虽为一校之代理人，但我是你的属民，欢迎你是我的职责。在欢迎时，还有许多礼节没有做到，深感对你不敬，还望司令多加原谅。学校因筹办不久，设施不全，尤其房舍不够使用，望司令海函。”奇司令听后以很诚挚和蔼的语气对我说：“不是，不是，我希望你不要太浪费，因为你是人家旗里办教育，不是在咱本旗。

你要明白咱们都是一个旗的人，不需要如此庄严隆重。我知道你在这里工作，想送路看看你，见见面，休息一晚就去蒙政会参加会议。我听说你在这里干得很不错，得到沙委员长的照顾关怀，为咱旗争了光。咱虽没有很多往来，但要知道咱们的老人们是好朋友。”我对奇说：“对于你的到来，从内心说，感到非常快乐，所以才如此对待你。我绝没有以护理札萨克或司令身份来对待你，而是以同乡兄弟姊妹的关系来看待您。”在与她交谈后，我感到与以前听到关于奇俊峰的传说完全不一样。她待人诚恳、热情、和蔼，与一九三四年我在包头、一九三八年秋末同蒙政会委员贺耆寿在陕坝与奇会谈时的情况也完全不一样。说明奇俊峰在战火的洗礼下，思想修养都较前大有长进，因而在我心目中对奇司令留下了好感。这样二人一面交谈，奇

司令一面吸食鸦片，吃茶点，不知不觉已过两个小时。我看时间不短即告辞，去准备欢迎之事，派员催请自海风师长、绳景信书记长、胡凤山委员等作陪。

欢迎宴会准时于八点在伊盟中学礼堂举行，参加人约三十多人。宴会在欢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奇司令在宴会上精神振奋，谈锋甚健。奇司令将她怎样出走抗日，途中艰难都详细讲给与会者听。人们为她的成功而骄傲，为她的抗日行动而激动。人们看到奇司令身着土布绿色军装，言词豪爽，感到她确是个女领袖。仅两小时的宴会，奇俊峰就给与会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奇俊峰勇敢果断，年轻有为，前途远大。宴会在欢乐歌声中结束，来宾都祝愿奇司令早作休息，以解旅途鞍马之劳。

次日（十六日）晨，奇身着军服，在两

个卫士的陪同下，观看学生们升旗早操。我和学校其他负责人上前向奇俊峰致安，而奇则不断称赞老师们教育有方，并希望将来乌盟也有一所这样的学校，为旗里培养人才。

我正在为奇准备早点，安排全校师生欢迎奇司令的大会之际，奇的卫士来通报：

“奇司令请贺校长去有话相谈。”我走进奇的房间，她即客气地请我坐下。在坐定后，奇司令便说：“我这次来伊盟，一是为了参加蒙政会会议，二是向沙委员长叙职，三是想到重庆中央国民政府报告这几年来来的工作情况，四则顺便看看内地抗战情绪，五是出来走走看看，开阔一下眼界，增进知识，六是想向国防部要点武器弹药。为使以上诸事办得顺利，想请沙王给我帮帮忙，以他国府委员身份向中央国民政府把我作一推荐，是

否可以？可否你先向沙王说说，帮帮这个忙呢？另外，我还想请你与我一道去重庆，不知你是否同意。”我听后当即向奇表示：

“沙王肯定会帮助你的。沙王已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大力宣传了你的抗日事迹。我把沙王的稿件找来你看看，请你参考。关于让我随你同去一事，我很愿意。不过我是沙王向中央请准派来的。中央任命我为国府简任二级秘书，一切听沙王调派。你若让我同去，必得沙王同意，方可同行。我可以在重庆找一些我的老师、同学、同乡等帮助。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请司令定夺。”奇接着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希望你同往。”我接着向奇表白：“我一向不和谁闹意见，尤其在这里干事，事事与沙王请示后再定。你我现在职级声望等方面，虽然各有差异，但我主张遇事多商量，必有好处。司令不知你意

下如何？”奇听后哈哈大笑而不语，约有数分钟才说：“当然要相互研究，绝不能独断专行。关于此事，咱们以后再好好研究吧。”

欢迎会场布置停当后，我请奇司令到会讲话。只见奇司令在稿纸上讲演的标题是“奋发读书救国，知识是护民、卫国、抗日的法宝。”

当我陪同奇司令进入礼堂时，师生们的掌声和欢呼口号声象雷鸣一样响起来。奇俊峰频频点头，不断举手和教师们一一握手致敬。她在“热烈欢迎抗日救国英雄奇司令”的口号声中，满面笑容地登上讲台。她以诚挚而温和的语气，用鄂尔多斯的音韵滔滔不绝地讲述她日伪控制区脱险、前方战斗情况和知识在战争中的作用。她很深沉地回忆说，因为少年时没有好好读书，没有学到多少知识，所以，在人生道路上深感知识的不足。

希望同学们要刻苦学习，成为能文能武，为国为民忠诚服务的战士。”她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讲演中，给师生留下了“奇司令确是一位蒙古族的女英雄”之感。

欢迎会后，奇参观了学校设施，并与全体教师举行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奇司令拿出三百元钱，亲手交给教导主任柳子芬，委托他用此薄礼为学生购买点书籍，以供学生在学习中参考。

在教师们欢送奇司令到札旗之际，突有几位学生出来请求司令给提词。她欣然同意，用笔写下了“发奋读书、卫国爱民”八个大字。

在奇动身前，我已派副官珊吉巴雅尔、孙荫章二人分别到蒙政会和鄂副盟长处通报奇俊峰由伊盟中学动身时间和迎接礼节。我

原打算在十七日回蒙政会，但在奇俊峰一再要求下，只得同往。

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札萨克旗是内蒙古伊盟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直属中央国民政府的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就设在这个小小的街镇上，因而内蒙的高级机关相继都在这里组建。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是该会迁到札旗后的首届会议，各盟旗的王公贵族纷纷前来参加会议，而陕西的榆林、神木、宁夏的银川商旅、各旗贩运盐碱、牲畜的商贩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小镇。顿时，这个草原小镇显得繁荣起来。

四月十六日，天气晴朗，微风拂面。街镇上成群结队的人们在议论和欢迎乌拉特前旗来参加大会的女司令。下午三时许，奇俊峰身着蒙古服装，头戴蒙古王公福晋的头

戴，乘着快马浩浩荡荡地在众人的簇拥下，从街东头进入街中心。奇俊峰一行在街心广场下马步行向蒙政会大门走去。沿街欢迎群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奇司令的到来，奇则频频点头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以沙王长子鄂齐尔呼雅克图副委员长为首的蒙政会官员及先期来参加大会的各盟旗王公贵族在蒙政会大门口广场上隆重欢迎奇俊峰的到来。奇俊峰依照蒙古民族的惯例向鄂行大礼，并与鄂交换了鼻烟壶，递赠了哈达，互致敬意。几位少年向奇俊峰献了哈达和敬上奶酒，奇俊峰满面笑容地向儿童们致敬。儿童们在广场上为奇俊峰跳了欢迎舞，唱了祝愿歌。这时欢迎场面出现了高潮，欢呼声，口号声，汇成一片。奇俊峰在鄂副委员长、白海风师长、蒙政会青年委员胡凤山、贺耆寿等的陪同下进入蒙政会会议厅叙话。稍作谈叙，奇

便回臥室休息。（这次的欢迎盛况，在当时的“伊盟日报”头版上都详细刊载。）

沙王虽臥病在家，但对奇俊峰的安排事宜很关心，特派侍从长巴音吉尔格拉找我了了解奇来会后的食宿等情况，并让我转告奇司令，在二十日晚，沙王要亲自接见她。

当晚七时许，蒙政会设宴为奇司令洗尘。宴会由鄂副委员长主持。参宴的有蒙政会常委阿凌阿，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等高级官员约二十多人。在宴会上宾主互致祝酒词，气氛非常热烈。

我与奇司令、诺月朋老太太、李隽卿共商：从十八日至十九日对蒙政会官员及各盟旗王公回访，以表谢意。

十八日上午，奇司令、阿拉坦敖其尔、诺月朋老太太、协理沙格德尔团长、参谋主任李隽卿、梅林图门巴雅尔等，首先回访了新

编陆军三师师长兼绥蒙党部主任特派员白海风。白师长设便宴招待奇司令等一行，历时达四个多小时。在宴会上，白赠送奇长枪十枝、手枪五枝、子弹二万五千发、军装数十套。奇回赠白战马两匹；乌拉山青羊皮统和羔皮统各四件，地毯一块和鹿茸等。下午，奇分别回访了各旗王公奇文英、奇玉山、奇涌泉、奇思斌、杨森扎布、阿木古楞等。十九日，回访了蒙藏委员会派驻陕西榆林蒙旗宣慰使乌鹤天、伊盟警备司令陈长捷、长官公署代表王运冒等。十九日下午，回访了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参谋长诸大光，及顾兆忠、白音仓、顾学棋、绳景信委员等。十九日下午六时许，奇司令身着军服，佩戴陆军少将军衔，足登马靴以武将身姿同鄂副委员长、乌鹤天、白海风师长等迎接从榆林来参加会议的蒙古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副指导长官朱绥

光，土默特旗总管兼蒙政会秘书长荣祥，晋、陕、宁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的代表余俊都、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的代表左世永等。

二十日清晨，奇司令身着札萨克福晋服式头戴，阿拉坦敖其尔一式札萨克打扮，诺月朋夫人也换穿台吉服装，在协理沙格德尔等的护卫下，去谒见国民政府委员、蒙政会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圪都尔扎布。沙王因病不能出迎，由沙王长子、伊盟副盟长鄂齐尔呼雅克图贝子迎接奇等一行到会客厅。奇俊峰以蒙古族传统惯例行跪拜大礼、献靠垫、献缎哈达向沙王参拜。沙王则以郡王礼仪接待了奇俊峰母子、诺月朋夫人、沙格德尔等人。奇俊峰在与沙王历时三小时的会见中，谈了夫亡、出走、五原组建旗府和防守司令部的情况。沙王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午间，沙王设蒙古全羊五叉宴请奇司令。沙王亲手

将赠给阿拉坦敖其尔的王翎冠戴、大黄上挂、两匹红缎、三千元钱递给阿拉坦敖其尔，沙王老福晋又亲手将金锁佩戴在阿的项上。沙王赠送诺月朋老太太两匹大缎、一千元钱，并祝老太太健康长寿。最后，沙王在鄂贝子和老福晋的搀扶下，亲手将木盘内放的一千五百银元端给奇俊峰。另赠金环武装带一付、香牛皮高腰马靴一对。赠送沙格德尔和图门巴雅尔将校呢制服各一套，马靴一对。奇司令回赠沙王全鞍马两匹、乌拉山青羊皮统四件、紫羔皮统两件、鹿茸麝香各一包，上放元宝（五十两）一个，哈达一条，以跪拜礼呈上。礼毕，奇司令即告辞出，沙王在鄂贝子搀扶下送出中堂门。出门后，奇才发觉忘了向沙王递交请求报告，连说：“这可咋么办？这可咋么办？”当我听到后对奇说：“如若司令相信我，请交给我吧。”奇连忙

从怀中取出递给我说：“我咋么能不相信你呢？”我只“哼”了一声，其他话没有说出口。因为在前日拟稿时，奇说过用汉文写没有用，沙王不识汉文，意在耽心我篡改。奇已看出了我的心意说：“你不应该不相信我。我绝对不怀疑你。我多次向你表白我的心意，你难道真的无动于衷吗？”我说：“请司令不可胡思乱想，我只不过说说而已，以后请看我的行动就是了。”我们回去后，因为奇在下午还要会见朱绶光长官和荣祥总管，我即要告退。奇连忙说：“会见二位长官时间不会长，咱们来商议一下去重庆的事吧。”我对奇说：“沙王发往重庆的三份电稿，请李主任劳神草拟，我再拿去让沙王批阅拍发。不知是否同意？”奇说：“可以。可以。”但李隽卿不肯，经我劝说才始动笔草拟，于次日交我译成蒙文，经沙王批准，即拍发重庆。

这样避免了李隼卿的怀疑。奇俊峰又面托鄂副委员长向沙王请求让我随她同去重庆。经鄂副委员长请示未得允准，但答应多写信给重庆的要人，设法帮助奇俊峰。奇俊峰认为是我在中间作梗，沙王才不允。后在会议休息时，沙王当奇的面讲清我不能同往的原因后，奇才释前嫌。

奇俊峰因去重庆盘资不足，误认为我在札旗有巨额存款，遂要向我借款万元，但我只有数万关金币，不够奇所用，而后奇又让我一定想办法筹集八千五百元。我向沙王以自己的名义借银三千元，用我关金币与私商兑换四千元，向榆林大道商解振翔借一千五百元。在我把款交给奇俊峰时，她给我开下了借据，答应回旗后一定还清。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在札旗新会址召开了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

员会三届会议。这一天，奇俊峰精神格外振奋。她身着陆军将校呢服、佩戴陆军少将军衔，于八点气昂昂地进入会场，引起各盟旗王公贵族的注目。

会议开始由沙圪都尔扎布致开幕词，秘书长荣祥宣读中央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贺电、蒙藏委员会贺电，后指导长官朱绥光致词。嗣后，沙委员长提议，请奇俊峰司令讲话。奇俊峰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简短的讲话。她说：“指导长官、委员长、各位委员、代表们，我衷心拥护、称赞以上各位长官的讲话。我代表乌盟各旗坚决服从蒙政会领导，我热望这次大会开得生动活泼，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振兴蒙旗，团结奋进。我们要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傀儡政权。最后，我祝愿本届大会开成一个振兴中华，建设新

蒙古的团结胜利的大会。”

中午，在会客厅与从伊金霍洛旗来的汪振东进行了坦率诚恳的谈话。因为观点一致，汪振东给奇俊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下午，秘书长荣祥作了“蒙政会工作报告”，号召各盟旗王公贵族，各位委员，积极为建设新蒙古而献计献策。

会后，奇俊峰立即让图门巴雅尔、李隽卿草拟提案文稿。奇俊峰就乌、伊两盟团结抗日、整顿军队、共同防御、兴办教育、发展交通运输、策动沦陷区蒙民回归抗日阵线等问题与委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受到了沙委员长的称赞，并在散会前据实分别向中央国民政府、中央军委、中央蒙藏委员会电呈讨论实况和有价值的提案。在该会闭会前三天，上述机关的长官来电嘉奖了奇俊峰，邀请她到重庆、成都、西

安、兰州等地游览访问，以便增进知识，为抗日救国作更大贡献。奇俊峰原来就想通过国民党骑兵总监门炳岳的帮助，到重庆访问，以便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钱，要武器弹药，来扩充自己的力量。这次经沙委员长的推荐更是心愿得以实现，心里非常高兴。奇俊峰即与沙委员长商讨去重庆的安排和路线，散会后就准备即刻动身。沙王也积极为奇活动，给重庆的各有关部门及好友去函电，请予帮助，并决定派秘书等人护送奇俊峰等到榆林城，请邓宝珊总司令、高双成军长协助奇南行。在三届蒙政会上，奇俊峰被选为该会委员并当选为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南行纪实

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日，绥境“蒙政会”第三届委员会，完成预定任务胜利闭幕。

闭会后，奇俊峰即向沙委员长辞行。沙委员长将重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骑兵总监门炳岳，军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姚宗等人的来电，亲手递给奇俊峰，满面笑容地说：

“我十分赞同你的意见，我会全力协助你。”

沙委员长让鄂贝子将自己给中央各有关首长的十多封信也递给奇俊峰。回头又对鄂贝子说：“给重庆巴维松（即巴文俊）代表拍封电报，请他多多关照奇委员，并从蒙政会事务费项拨给奇委员七千元的路费。”鄂贝子点头：“是、是。”奇司令以晚辈对长辈的口气说：“我非常感激您老人家的培育之恩。”沙委员长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的责任。”奇俊峰站起向沙委员长行礼告辞。沙委员长又让鄂贝子搀扶着送出了大门外。这个举动是沙委员长对其他盟旗王公从未有过的，而对奇俊峰是破格之举。由

此，奇俊峰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奇俊峰回到住所，心情非常激动，立即召集协理沙格德尔、梅林图门巴雅尔等，将由重庆给沙委员长的来电让李隽卿向大家宣读了一遍。众官员听后都为奇司令祝贺，心情也同样很激动。同时，奇让刘凤池给陕坝防守司令部和旗府代理人去电，说明将在八日动身由札旗南下，请努力工作，随时向她汇报旗内情况。令图门巴雅尔拉一匹枣骝马，带着电报稿到沙王府找贺守忠，将马赠与他作为谢礼，并请他从沙王府的电台把电报拍给陕坝的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

同日下午六时许，鄂贝子受沙王委托：明日以全羊席宴请奇俊峰等人，并决定让我陪同奇到榆林，面见邓宝珊总司令、高双成军长，请他们多多关照，保护奇司令母子等人到西安。又令鄂贝子派二十名兵士，用两

乘驮轿护送奇司令母子到榆林。

次日（七日）上午十时，奇俊峰等到沙王府赴宴，沙王在鄂贝子搀扶下，于中堂门迎接。宴会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开始。首先沙王举杯，祝福她和随行人员一路顺风，奇司令以跪拜礼向沙王敬恩惠酒，感谢他的栽培之恩，感谢他的深情厚意。宴会历时三个多小时，在载歌载舞的乐曲声中结束。沙王又在鄂贝子的陪同下送出中堂门。

八日上午七时，沙委员长、鄂常委、白海风师长、荣祥秘书长以及陈长捷、胡凤山等札旗党政军三百多人在蒙政会广场，欢送奇司令南行。沙委员长一再向我叮嘱，代他多多拜上邓、高二位将军，帮助奇俊峰到西安。奇司令以跪拜礼向沙王辞行，感谢他的盛情款待。

奇司令在二十多名护兵的护卫下，历时

三日，于十日下午二时抵达榆林城。离城约一里远就看见城外有好多人在等候。当他们行至离北门人群不远处，奇司令首先下了驮轿，缓步而行。即至欢迎队伍，由我把邓宝珊总司令、高双成军长、二十七军军长何永鼎、董钊付司令、左世永付军长、傅温专员等人一一介绍给奇司令。奇以军礼致敬，握手致谢。而后，在邓总司令、高军长、傅专员等人的陪同下入城，在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招待站下榻。

同日下午六时，榆林党政军各界在鸿宾楼饭庄大厅，为奇俊峰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参加宴会的有邓总司令、高军长、何军长、董付总司令、左付军长、傅专员等长官百余人。傅专员代表榆林各界致词说：“我们以热烈的心情，崇高的敬意，隆重欢迎蒙古民族抗日女英雄奇俊峰将军的到来。奇司令

以坚强的民族自尊心，领导西公旗军民英勇杀敌，抗击了日伪的进攻，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民族的尊严，我们深深佩服奇司令的爱国精神，请大家为奇司令取得的胜利而干杯！”

奇俊峰致答词：“邓总司令，各位长官，我衷心感谢对我的欢迎。今后我要赤胆忠心为国为民，服从中央，自尊不屈，抗战到底。”奇司令的讲话虽短，但姿态潇洒自如，态度诚恳，语气委婉流畅，获得与会者的欢迎和称颂。她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宴会中，邓总司令为“奇俊峰司令的胜利干杯”，高军长说：“奇司令确是蒙古族的女中豪杰。”

次日（五月十一日），奇俊峰分别回访了邓总司令、董付总司令、高军长、何军长、左付军长、傅专员、乌鹤天宣慰使及榆

林党政军负责人。

在奇俊峰到榆林后，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福晋巴云英也在南下途中到达榆林，与奇俊峰相会。因两人“志同道合”，决定结伴同行。但是，因为二战区接送两位福晋的汽车迟迟未到，结果在榆林停留数月之久。

在榆林期间，奇俊峰、巴云英第二次与黎圣伦先生相遇。（黎是国民党派驻榆林调查专员）黎先生认为两福晋此次南行影响很大，了解两位福晋者必多，遂决定详细采访两位福晋，写成《西蒙两女杰》一书，以作为国人全面了解东西公旗概况和两福晋的参考。

在邓总司令的引荐下，奇俊峰在榆林会晤了“徐先生”。对徐先生原来不知底细，但事后经过了解才知道，姓徐是化名，真名是赵桐如。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蒙旗

工作负责人。他们在榆林北门解振翔家谈话有数小时之久。徐先生对时局的看法很受奇司令愚首。在分别时，徐先生赠书给奇俊峰，以示诚意。自此后，他们还不断有书信往来交往很密切。因时势特殊，奇俊峰邀请徐先生到旗指导之约，未能实现，奇俊峰每当提及此事很是惋惜。

同年六月二十日，沙委员长电询我奇俊峰为何在榆林迟迟不得南行之原因。我立即复电沙委员长，奇不得南行之事皆因迎送奇俊峰的汽车迟迟未到，沙委员长获悉后，急电军委办公厅主任姚宗，请指派汽车至榆林接奇等人南行。军委复电云：已令二战区出车接送奇俊峰到重庆。沙委员长将安排奇赴重庆之事宜电告绥蒙指导长官朱绶光，并令我率随员返札旗。我接电后，于七月三十日离榆返札旗。

奇俊峰、巴云英二福晋，在六月十七日应高双成将军之约出席军部所属干训班、榆林职业学校、榆林中学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奇俊峰兼代巴云英作了以“刻苦学习，钻研技能，坚定意志，抗日救国”为题的报告。在四十多分钟的报告中，奇俊峰手无讲稿，语言流畅，生动形象地用普通汉语，慷慨激昂地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华罪行，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团结奋斗，钻研学问，学好本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奋勇向前。同学们对她激动人心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以表达对她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的钦佩心情。

八月十五日二战区通知：接送奇、巴二司令的汽车准时于十七日到达榆林，望早作准备。奇俊峰接到通知后，与巴云英商定于十七日在鸿宾楼举行答谢宴会，宴请榆林

地区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出席宴会的党政军长官有邓宝珊将军、朱绶光付长官、高双诚军长、董付总司令、左付军长、傅专员、乌鹤天宣慰使、荣秘书长等八十多人。在热情团结的气氛中，首由奇俊峰致答谢词。答词大意是我们这次来榆，受到党政军各级长官的热情接待和亲切关怀，使我俩深感荣幸和激动。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感谢给我们的热情款待和深情厚意。我们怀着诚挚的心情祝愿各位长官健康长寿，祝愿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取得辉煌战果。邓宝珊将军代表各级各界人士举杯祝福奇俊峰和巴云英二位福晋一路顺风，访问重庆取得圆满成功。

八月十八日晨八时，奇俊峰、巴云英二位福晋，在邓宝珊将军的参谋长余俊都的陪同下登上了汽车，由南门驶出，踏上了去重庆的行程。

同日下午五时，奇俊峰、巴云英一行，径米脂、绥德等地区，到达延安近郊的十里铺。奇因不知与共产党接洽的礼仪，遂向余参谋长请教曰：“我们到延安之前是否应提前下车呢？”余参谋长说：“如若有欢迎人员即下车，如没有则见机而行吧！”奇、巴二司令点头会意。不多一会儿，汽车就驶进了延安市中心，在一幢窑房之前站立着数十人。余参谋长说：“那里站着的人，可能是在等候咱们，我们就此下车吧。”奇、巴二司令即随余参谋长下了车，向人群走去。那些人见此情景也向他们走来。余参谋长把彭德怀付总司令等人一一介绍给奇、巴二司令。奇、巴二司令一一向首长敬军礼，握手致谢。

彭付总司令陪同二位司令到招待所下榻，并亲自给她们端茶递水。奇、巴二人见

状很激动，不知如何是好，彭德怀笑着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吗，你们一路辛苦很疲劳，我们倒杯水那有什么呢？请坐，请坐。”待坐定后，奇司令说：“我们从绥西乌拉特西公旗来到大后方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今天路径延安顺便参观访问并向首长问安，请首长容安。”彭德怀同志哈哈大笑说：“我们从报纸上和重庆来电中，知道你们二位的英雄事迹，我们非常欢迎。可是，毛主席外出视察还没有回来。毛主席回来一定与你们谈谈，请不必客气。”彭德怀出去后，余参谋长说：“人家这里没有咱们那里的息气，上下一致，热情周到，请你们躺下休息，我去联系食宿。”余参谋长走后，不多一会，彭德怀带着几位人员，又来到奇、巴的房间说：“请奇司令、诺老太太、小王就住这房子，巴司令住隔壁屋，余

参谋长住上房。”话毕，叙谈约十多分钟，彭德怀即离去安排饭菜。此时，奇司令深深感到共产党非常可敬可亲，不由得又想起了徐先生所讲的革命道理，人生道路，心里更觉有所领悟。

晚八时，在招待所的一间大房子里，摆了几张桌子，便成为欢迎奇、巴二司令的宴会厅。彭德怀又来到奇俊峰、巴云英的房间通知她俩说：“在九点钟要召开欢迎二位司令的宴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都要出席。”彭德怀接着便夸奖起奇俊峰的奋斗精神来，赞扬她是位“革命的蒙古女杰。”奇俊峰忙说：“这是人们对我的鼓励，希望长官对我多加指教和帮助。”相谈不多一会儿，来人便通知，“饭菜齐备，请首长入席。”

当彭德怀陪同奇、巴二司令、余参谋长

到宴会厅后，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已提前到会。经彭德怀一一介绍后，毛泽东主席微笑着说：“请大家坐下，边吃边谈吧。”

宴会开始后，首先由毛泽东主席举杯致词。他说，我们边区广大人民以诚挚热烈的心情欢迎抗日将领奇俊峰女士、巴云英女士，我代表解放区的人民向二位致以敬意。今天，二位光临，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为祝二位 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战斗中取得更大胜利而干杯！奇司令代表巴云英司令致词：

“我代表乌拉特草原上的广大牧民，谨向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我们乌拉特草原上的牧民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亡国奴的日子。为此，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帮助我们脱离苦海，赶走日寇，重建家园。我们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仅仅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如此受到全

国人民的鼓励和奖赏，深感抱愧，特别是今天受到毛主席如此厚待和关怀，深深感到无上光荣和骄傲。我代表巴司令向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敬礼，衷心祝愿毛主席及各位首长身体健康！请为我们团结互助，共同奋斗，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而干杯！”宴会历时两小时，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次日晨八时，奇俊峰、巴云英，在余参谋长的陪同下，手托哈达，携带乌拉山青羊皮统一件，羔皮统一件及鹿茸等赠送给毛主席。

早餐后，约十时许，彭付总亲自送奇、巴二司令上车，继续向西安进发。

在十九日的旅途中，奇俊峰亲见，在边区境内虽然也是残垣断壁，弹痕累累，可是没有逃荒流浪的人，到处是一片团结互助，生产自救的热烈场面，这与蒋管区，饿殍遍

野的破败景象成鲜明对比。

因汽车发生故障，当天只得在距延安城四十余里处的一个村子过夜。

奇俊峰、巴云英在旅途上奔波数日，终于在八月二十七日，安抵祖国古都西安城。

奇、巴一行到达西安时，受到第八战区付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顾祝同、韩增栋师长及西安市党政军领导数百人的欢迎。下午二时许，在省府礼堂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上首先由顾祝同主席讲话。他说，我代表胡付长官和西安市党政军各界，热烈欢迎由绥西前线来的两位抗日救国将领。她们不顾个人安危，率领全旗军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民族争了光，不愧为蒙古族的巾帼英雄。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为她们的胜利而干杯！接着奇俊峰用流利的汉语，表情自

如地致答词说，我首先以诚挚的心情向胡付长官、顾主席、韩师长及各界朋友们，致以崇高敬礼！感谢您们热情的接待和亲切的关怀。我们要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同仇敌忾，英勇杀敌，誓死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以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去迎接新的战斗。她在讲话中，以大量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的滔天罪行。她最后高呼：“感谢大后方的广大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军民的抗日行动，为早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而共同战斗！”她的讲话取得很大成功。

晚七时，陕西省各界又在礼堂为奇俊峰、巴云英举行了文艺晚会。演出结束，奇、巴等人，登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致谢，并合影留念。

二十八日，奇俊峰、巴云英、徐世明在

余参谋长的陪同下，分别回访了胡宗南、顾祝同等人，奇俊峰并向胡、顾将她脱险，组建旗府及部队的情况作了汇报。她的汇报获得了胡、顾等人的鼓励和赞许。在当天，《陕西日报》头版上登有奇俊峰的照片和她的讲话摘要。

二十九日，胡、顾到西京宾馆看望了奇、巴二人，并分别赠与奇、巴左轮手枪各五枝；奇俊峰、巴云英回敬胡宗南、顾祝同羔皮统两件、西宁紫羔皮统各两件及各种奶食品。

八月三十日，胡宗南邀请奇俊峰到日本战俘营作报告。陪同奇俊峰到战俘营的是骑兵总监门炳岳将军派来迎接奇司令的陈司长。她的讲话要点是正义必将胜利，强权必将毁灭，真理普照四海，残暴必将灭亡。她愤怒沉痛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占领

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向战俘们指出要认清日本法西斯的本质，作彻底反省，悔过自新，重作新人。她诚恳而激昂的讲话，使许多战俘痛哭流涕。她的讲话，三十一日，《陕西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予以报道，并得到国民党宣传部嘉奖。此篇报道，后相继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公报》均予登载，深得国人赞许。

当天晚上，西安市妇联召开欢迎奇俊峰、巴云英的茶话文艺晚会。在茶话会上，奇俊峰曾说：“在两年多的抗日战斗中，我有很深的感受。我们不但没有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屈服，反而越战越强，民众越来越团结。日本鬼子已陷入泥潭日深一日，终必自取灭亡。我们的胜利是一天比一天近。我们不仅打破他们分化消灭吞食的残暴侵略阴

谋，而且奠定了伟大祖国人民复兴的柱石。所以我个人认定公理摧毁强权，正义、真理无敌于天下。我吁请后方的广大姊妹们，齐心协力共担救国救民神圣大业，大力支援前方的战斗，为打倒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的讲话不时被阵阵掌声所打断，这充分体现了后方妇女对她的英勇行为的支持和称赞。她的这段讲话，在九四〇年九月份的《东方杂志》月刊上登出，并附有俊奇峰的照片。

在九月三日下午二时许，胡宗南、顾祝同、韩增栋及西安党政军各界欢送奇、巴二位福晋乘车继续南行。她们在宝鸡转车到达间阁过夜，又经绵阳等县到达成都市。

奇俊峰、巴云英到达成都时，受到以四川省代主席王东原为首的四川省党政军负责人数百人的热烈欢迎。奇、巴二位司令向王

代主席行军礼后，又按蒙古传统礼节递送了哈达，并与其他欢迎者一一握手致意。在王代主席陪同下奇、巴二位司令，下榻于成都市迎宾旅社。

是日下午五时，在省府礼堂召开欢迎宴会。参加宴会的有七十余人。宴会开始，首先由王代主席作了即席讲话。在讲话中，她高度评价了奇俊峰、巴云英的功绩，说他们是蒙古王公中积极奋起抗战救国的先锋，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勇士和女杰。奇司令不拿讲稿，用真诚的语言对王东原等人的热情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并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血腥镇压。她坚决表示要加倍努力，尽责尽力，竭尽热血，赤胆忠诚，坚决抗战到底，以实际行动积极达国人。奇俊峰有声有色的讲演，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交口称

赞。宴会后，还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奇俊峰、巴云英到渝的消息，在当天的《中央日报》、《大公报》上都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在《成都日报》上，不仅登载了奇俊峰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全文，而且还登载了奇俊峰、巴云英及两位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和贡格色楞（汉名贡世民）的照片。

八、九、十三天内，奇俊峰、巴云英、徐世明，在四川省交际处刘处长陪同下，参观了成都的炼铁二厂、棉纺厂、糖厂。当奇、巴二位司令，在参观结束后，满面春风走出厂门时，被工人们围住，纷纷要求签名留念。奇俊峰欣然提笔用蒙文签了名，并代巴云英也签了名。在九日的上午，奇、巴二位司令到成都黄埔总校拜见了教育长张治中将军。在拜见时，奇、巴二位司令分别向张

治中将军敬献了哈达，并请求张将军，将军校毕业生也适当分配给旗里几名，以便提高部队的素质，旗里愿保送部队骨干到校接受训练。张治中将军回答说，你们的要求和愿望我很理解，但须报告蒋校长请准后，方可执行。嗣后，张教育长陪同二位司令参观了学校教堂、学生宿舍、图书馆、食堂、礼堂、武器室等。下午又参观了成都刺绣二厂。在该厂厂长丁玉兰的陪同下，边参观，边向二位司令介绍了厂子的规模、生产、销路和设备等情况。二位司令离厂时，丁厂长用该厂产品分别向奇、巴二位司令赠礼留念。十日早饭后，奇、巴二司令在成都市一位负责人和陈司长的陪同下，驱车参观了自流井。参观整整一天，二位司令虽然很疲劳，但都了解了自流井的历史渊源和工人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使她们深刻认识到要成就

一桩大事业，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啊！

在奇、巴二位司令频频出访之时，诺月朋老太太也不闲着，在家整日让外孙阿拉坦敖其尔演练会见要员时的礼节。因此，把个小札萨克搞得头晕脑涨，疲惫不堪。再说，巴云英文化水平很低，对会见要员时的礼节多有不明，因而不时要向奇俊峰请教，显得很慌张。更使巴云英忧虑重重的是自己的儿子贡格色楞。因为贡格色楞顽皮好动，简直管理不了。这样一来，奇俊峰不仅要会晤各方面人士而且还得给巴云英做开导解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她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奇俊峰因为应门炳岳的邀请将到门的官邸下榻，也使巴云英闷闷不乐。恰在此时，适有中央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善明来迎接她们。这对巴云英来说真是天降吉祥，喜不自禁，便向楚处长尽吐困境心理。楚听了

巴的倾吐后，便一口答应赴重庆后的一切问题均由蒙藏委员会负责解决，请巴司令不必多虑。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二日晨，成都市雾气濛濛，寒流滚滚，细雨霏霏。虽天气有寒意，但南国气象仍似夏末，气候还是宜人的。因此，街上人流不断，熙熙攘攘，很是热闹。虽说行人不断，但汽车能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行吗？正在二人疑虑之际，一辆高级小轿车驶入院内，从车里走下省府何秘书长。奇、巴二司令见状，即从室内出来迎接。何说，因代主席事忙，不能亲自送行，故特让我代他送二位司令起程，请二位司令原谅。奇俊峰以诚挚而感激的心情，请秘书长代向主席致谢，祝愿他身体健康。何秘书长说完“祝二位司令一路顺风，恕不奉陪”即告辞。奇、巴即刻命随行人员装车起程。

因山路崎岖泥泞不能快行，车于晚九点多才抵达重庆郊区。门炳岳派专人接奇俊峰母子到青木关，巴云英母子则随楚善明到重庆平庄蒙藏委员会接待行辕五号下榻。因此两位司令就这样分开居住了。

九月十三日清晨，奇俊峰在院内散步观赏周围景色，此时，门总监及夫人也散步至此。他们边散步边聊天。奇俊峰因惦记着巴云英，故顺口提出请门总监夫妇多多关照巴司令。门总监慨然允诺。奇俊峰要去看望巴云英以及料理来访事宜，故门总监特派专车一辆和卫士两名随奇司令到蒙藏委员会。

当奇司令的车驶入蒙藏委员会接待五号院内时，巴云英即呼叫着奇俊峰的蒙名急忙跑过来迎接。随后，奇俊峰、巴云英、巴文俊等回到屋内商讨安排如何谒见各部要员和赠送礼品事宜。接待站负责人进来说，今天

上午从九时开始，先后有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委员长、军政部何应钦部长及行政院和军委会派人来访，请二位司令早作准备。此时奇俊峰急忙把沙王写给巴文俊和各部长的信找出交给巴文俊，并商讨在重庆如何开展工作。

忽报，吴委员长、何部长已到，请迎接。巴文俊、楚善明，即请奇俊峰、巴云英出会客厅迎接吴、何二人。巴文俊一一向奇、巴二人介绍了吴、何等人后，奇、巴二人按蒙古礼节向吴、何呈献哈达，表示敬意。礼毕，一同步入会客厅交谈。吴、何首先询问了奇俊峰、巴云英途中情况和在重庆的住宿情况。奇俊峰怀着感激的心情，用汉语对吴、何的探望，表示由衷的感谢。随后将她来重庆准备敬谒蒋委员长及向中央叙职等事宜一一向吴、何禀告。最后，她用大量的

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帮凶野蛮蹂躏北方蒙古民族的滔天罪行，恳求中央支援沦陷区的人民，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奇俊峰的一席话，很受吴、何的欣赏，称奇俊峰是蒙古民族的女中英杰。

如此一日，奇、巴二人接待的中央要员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参谋总长白崇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教育部长陈立夫、军令部长徐永昌、宣传部长潘公展。在重庆的蒙籍中央委员白云梯、克信额、吴永鹏。绥远省在重庆的中央委员李正业、潘秀仁以及戴清廉、席振铎、白凤歧、李鹤龄等。因中央各部委多人频频来访，使二位司令应接不暇、疲惫不堪。下午七时许，门炳岳夫妇乘车来接待站与巴云英相见并与楚处长共商，对巴云英的住所重新给予调整，随后即与奇俊峰

一同离开蒙藏委员会回青木关。

九月十四日上午，奇俊峰、巴云英在门总监、陈秘书长陪同下，分别到行政院谒见翁温灏院长、立法院院长孙科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等。下午三时许，由行政院、军政部、蒙藏委员会在重庆中央参政会礼堂联合举办欢迎奇俊峰、巴云英的盛大宴会。参加人员有国民政府委员于右任、戴传贤、孙科、居正、邵力子，行政院院长翁温灏、张群，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内政部部长黄超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宣传部部长潘公展，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次长余井堂，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铨叙部部长贾景德，参谋总长白崇禧，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付委员长赵丕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蒙古驻京办事处处

长吴永鹏，监察委员巴文俊、李正业，立法委员额井瀨、刘康克，中央党部委员白云梯、克信额，重庆市党政领导人以及在京蒙旗知名人士戴清廉、白瑞、苏宝凤等三百余人。宴会开始，首由行政院院长翁温瀨作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奇俊峰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奋勇抗战的事迹，高度赞扬了巴云英在蒙旗王公中最早反正的事迹，称她们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自尊思想的勇士和女杰。当时，奇俊峰和巴云英分别向于右任、戴传贤、孙科、居正、邵力子及翁温瀨、何应钦、吴忠信、白崇禧、徐永昌等中央大员敬献了哈达和预先准备好的锦旗，以表示她们衷心拥戴和感激之情。

次日（十五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重庆日报”、“新华日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以“行政院、

蒙藏委员会、军政部联合举行欢迎蒙旗女王奇俊峰、巴云英”为题的重要新闻。这条新闻，引起各地爱国人士的关注，并得到各友好国家的支持和赞许。如荷兰女王及美、英等国捐救济款约三万美元和不少药品，以示支援。

奇俊峰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作抗日宣传报告。她在报告中列举大量事实，肯定了蒙古各盟旗在抗日阵线的旗帜下取得的辉煌战绩。

一、各盟旗抗日军民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德王企图分裂内蒙古投靠日本的阴谋；二、各旗抗日军民有力配合傅部挡住了绥包日伪军向西部蒙旗的进攻，从而保证了西部蒙旗的安宁；三、蒙古军民愈战愈强，用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属于傅部的蒙旗独立旅，给过我们很大支持，该旅后来又有很大

的发展。乌拉特西公旗的军队原是一支枪枝残缺不全的五十来人的部队，后来发展到数百人；四、蒙古广大牧民逐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积极主动地起来反控制，反压迫，纷纷举行起义，投入抗日怀抱，为保卫祖国做出了贡献。如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福晋巴云英率领全旗军民起义归来。乌盟茂明安旗晋额仁庆达赖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严密控制率全旗军民起义归来，加入了抗日队伍的行列。乌拉特前旗军官贺喜格太平率领全队官兵百余人起义反正投入抗日阵线，在战斗中战绩卓著。她最后说：“我大声呼吁世界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的朋友们，请大力支持蒙古人民抗日卫国的战斗吧。”奇俊峰的讲话全文及讲话时的半身照片，均在九月二十三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抗战画报”重要版面

刊出。在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边疆日报》上全文登载了奇俊峰的讲话。于是，奇俊峰便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奇俊峰抵达重庆时，适逢蒋介石到贵阳视察，但是，她们在门炳岳总监和蒙藏委员会付委员长赵丕廉的帮助引荐下，谒见了不少中央国民政府各院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并向他们陈述了怎样脱险，重新组建旗政府、军队；抗击日伪军的战绩；策动乌盟各旗军民摆脱日伪控制和压迫的事迹；宣传发动军民识破德王蒙疆傀儡政府西侵青海，图谋与阿拉善旗勾结，分化抗日力量的狼子野心。奇俊峰的汇报，受到各级领导的嘉奖和赞许。

奇俊峰在此期间还接待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多次参加欢迎宴会，发表过很多演说，参观了工厂和游览了名胜古迹。这样使得奇俊峰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在空闲

时间还阅读了不少书籍，知识水平也有新的提高。

奇俊峰在出访民主进步人士时，曾招来不少麻烦，但经蒙藏委员会等部门的疏通，也很快平息了。奇、巴二人，一因她们是来自蒙旗的王公遗孀；二来又有军委会的招牌，而又扛着“抗日卫国英雄”的旗号，这样奇、巴有些越轨行为也就无可奈何了。

奇俊峰为了在谒见蒋介石时，不出差错，获得蒋的好感，对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的礼节、语言等方面的训练特别重视，因此，训练也极其严格紧张。阿拉坦敖其尔每天训练很疲劳，但是学到不少礼节。

奇俊峰私下听人说，谒见蒋介石时，一定要谨慎稳重，不能表现出恐惧慌张，言语要干脆利落，却不可罗唆，更不允许帮腔插话，接见礼节要周祥有序。奇俊峰为了获得

良好印象，因而对于接见礼节和讲话内容都作了周密的准备，并让李隽卿和白科长草拟了接见时的礼节做法，讲话姿态等的细节，自己背诵熟练，以便在接见时不出差错。经门炳岳总监和蒙藏委员会多方奔走活动，其他有关部门的协助支持，于十一月十七日由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办公厅接待处通知：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后三时，在重庆市复兴关蒋委员长官邸接见奇俊峰、巴云英等人。对于被接见人员和接见要求也作了具体规定。准予接见的人员是：奇俊峰、阿拉坦敖其尔、随员参谋主任李隽卿、巴云英、贡格色楞、随员参谋徐世明。这些人员由门总监、蒙藏委员会蒙务科科长白凤岐陪同到蒋委员长官邸。

接到通知后奇俊峰的随行人员立刻忙碌起来。蒙藏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也来帮助奇俊

峰整理汇报材料，并请人用毛笔誊写清楚，而后又将呈送礼品，按次排列在礼单上。

关于奇俊峰、巴云英和两位小札萨克在接见时的服式都作了统一规定。奇俊峰又让随员给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定做了一套王式小袍挂，以便在接见时穿戴。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时许，奇俊峰领着阿拉坦敖其尔、李隽卿，由门总监陪同乘车由青木关到蒙藏委员会五号平庄招待所，会同巴云英、贡格色楞、徐世明一起，于下午二时动身前往蒋介石官邸。

奇俊峰、巴云英等人分乘四辆轿车，在门炳岳、白凤歧的率领下向复兴关进发，最后停在五层套四合头院门口。这处院子里外共分五层，每层的大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当他们走进第四层院的时候，在客厅内正面墙上挂着蒋介石的站立油画象，巴云英

福晋误以为是蒋介石站在那里在等候他们，慌忙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一番，准备见礼。巴云英的举动恰被门炳岳看见，忙用手拦住说，那是油画象。巴云英听后，表现出羞赧的神色。由此厅又进入一套宽敞的会客厅后不长时间，由何应钦、宋子文、吴忠信等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出来相见。

蒋介石等人走进客厅后，奇俊峰立刻向蒋介石行蒙古福晋礼（鞠躬约六十度，双腿半跪，双手平地托两膝），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给蒋介石行了蒙古跪拜大礼。见礼毕，奇俊峰及其儿子给蒋介石、宋美龄敬献了哈达，并向他俩赠送事先作好的大地毯四块，龙凤靠座毯四块、乌拉山青羊皮统四件、紫羔皮统四件、白西宁统四件、古剑两把，上放用风磨铜精制的四个小佛象，佛象下边用大白哈达垫着。礼品由蒋介石的四名

随从人员，两人各捧一份，分别送到蒋、宋的面前。在龙凤靠座上，用蒙文分别绣着“岛夷胆寒”，“妇女领袖”。蒋介石和宋美龄满面笑容，连连说：“坐下，坐下。”众人坐下后，门炳岳即说：“乌拉特前旗女王奇俊峰在边疆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英雄，她的小儿子又聪明可爱，炳岳愿请委座收为义孙，不知委座和夫人意下如何？”宋美龄即站起来说：“很好，很好！但不知委员长如何？”这时蒋介石笑容满面，连连点头。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在门总监陪引下，到蒋、宋面前跪倒叩头，口称：“祖爷、祖母在上，为孙向祖爷祖母叩头，请安。”小札萨克话语亲切诚恳，引得满厅客人都拍手称赞。此时，蒋介石夫妇伸手将阿拉坦敖其尔的头摸了摸，宋随即开口问：“小孙儿叫什么名字？”“回禀祖母，我叫阿拉坦敖

其尔。”宋美龄笑着说：“太长了，不好记。”回头问奇俊峰，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奇答曰：“法武将保佑之意”，宋即说：“那就叫法武好吗？”蒋介石点头，宋子文、何应钦等说：“很好，很好。”随即阿拉坦敖其尔向宋美龄叩头谢恩赐名，站起来后，由门炳岳总监陪同归原位。

当时人们都知道蒋介石接见客人一般不超过一小时，而今蒋介石打破了他会客时间的惯例，谈话一直延续了三个多小时。在会见中，奇俊峰除了详细汇报了蒙旗的抗日战绩外，她还着重叙述了日伪侵占西公旗后，扶持蒙奸额宝斋等人，另立傀儡政府，为虎作伥，卖国求荣，倒行逆施的罪恶勾当。现蒙旗沦陷区人民在日伪的铁蹄下，在水深火热中斗争，所以，请求政府大力支援蒙旗人民早日摆脱蹂躏，脱离苦海。

奇俊峰亲自将“边远地区工作规划报告书”呈递蒋介石。报告书约五千余字，其内容重点是：一、改编蒙古各盟旗保安军组织，充实人员和武器；二、发展蒙旗教育，兴办学校，培训师资，增加经费，加快培养人材的速度；三、调改行政机构，改善民族关系，团结友爱，共同对敌；四、兴修公路，促进运输业，加强物资交流，保障前方供应，保护军民生活，共同抗日卫国。

奇俊峰讲得有条有理，中肯得当，因此，蒋介石很欣赏，当面称赞她是“蒙古民族的女英雄，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做出了可以称颂的功勋。”蒋介石当场宣布：奇俊峰由陆军少将军衔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又命令何应钦部长，由军政部直拨给奇俊峰步枪三百枝和足量弹药，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二挺，增拨军费三万元，军装一千套，手枪二

十枝、军需电台一部，救济灾区灾民款五万元，以资嘉奖。蒋介石将亲笔手喻交给何应钦部长办理，接着又令吴忠信委员长尽快由蒙藏委员会商同有关部门解决蒙旗事务。

会见结束时，宋美龄邀请宋子文、吴忠信、何应钦陪同奇俊峰、奇法武、巴云英、贡格色楞、李隽卿、徐世明在蒋官邸，由蒋介石夫妇作东，请奇俊峰等人共进晚餐。

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头号大字，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此消息一登载，更引起了人民和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人士对奇俊峰的重视。

自从蒋介石夫妇接见奇俊峰后，她的声誉日隆，反响很大。重庆妇女界邀请奇俊峰作抗日演讲专场报告会。宋美龄亲自陪同奇俊峰到重庆小龙桥贾家岗的“中正中学”和“中央大学附中”讲演。会场上七八千师生

被奇俊峰的精彩讲演所吸引；掌声不断，口号震天。讲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讲演结束后，师生要求奇俊峰签名留念，奇欣然提笔用蒙汉两种文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满足了师生们的愿望。宋美龄很高兴，当即称颂“奇俊峰是内蒙古王公中独一无二的杰出女英豪。”

奇俊峰打算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登程返旗，但因当日话别来访的人颇多，未能起程。

是日，蒋介石、宋美龄命侍从中校付官陈××携带赠送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法武）义孙陆军将军呢军装四套，纯金保命锁、保命金链各两付，小儿玩具一套，“法武”命名锦旗一面。另外赠小札萨克另用钱一万元，亲送门总监官邸面交阿拉坦敖其尔。因官大衙役大之故，听到传令兵一声“侍从付官陈中校到”的喊声后，奇俊峰等

慌忙出迎。陈中校讲明来意后，奇俊峰即唤贴身侍女乌云格日勒，把阿拉坦敖其尔请出来面见陈中校。经奇俊峰讲明陈中校的来意后，聪明的奇法武即向陈中校恭恭敬敬行了鞠躬礼，并用蒙语讲了些不相连贯的感谢话，经翻译的编造后译为：“陈叔叔，祈您代我向我祖爷祖母二老问安致敬。我本应亲到府上拜候左右，乃因我祖爷祖母为国操劳繁忙，不忍心打扰。云天大恩，我只能以忠孝实事相报。我要用心攻读，功成名就后，为祖爷祖母效劳，回报雄恩大德。我要牢记祖爷祖母教导，事事以国家为重，处处以民众着想。祖爷祖母恩赐之物，孙儿叩拜受领。我没有贵重物品回敬祖爷祖母，谨联蒙文对联一付奉献祖爷祖母以作留念。敢请陈叔叔代为奉上。”陈中校满面笑容地说：“我一定把你的心愿和礼物呈送给你祖爷祖母。”

我愿你好好学习，为祖爷祖母争气。”陈中校稍作休息后即要告辞。此时阿拉坦敖其尔在奇俊峰指点下连连呼叫：“陈叔叔稍等。”他急命侍女取出紫羔皮统两件、西宁皮统两件，双手捧着送到陈中校手中说：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旗的土产，区区小礼不成敬意，谨作纪念。”陈中校付官连连称谢告辞而返。

陈付官走后，奇又接待军政部部长代表陈国栋司长、教育部部长代表骆美唤司长、内政部部长代表余司长以及组织部、铨叙部、财政部等代表。其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代表陈秘书长亦来话别送行，直至下午三点各方代表方才离去。因四川山路崎岖，再加门总监夫妇挽留，故决定再住一晚，次日（三十日）晨七点起程。

蒋介石夫妇派陈付官给小札萨克送命名

區的事和小札薩克的發言，均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份的《東方雜誌》上詳細登出。（小札薩克的發言稿系李隽卿擬）。

三十日晨，迎送奇俊峰、巴云英的汽車由軍政部派出，並準時在七點由重慶出發，於當天到达成都。在成都市，由四川省王代主席舉行歡送宴會。會上奇俊峰對於王代主席的盛情迎送表示衷心的感謝，並順便告知王代主席，明日即起程，恕不再向王代主席辭行。王代主席祝願奇、巴二司令一路順風，旅途愉快。

十二月一日晨，在陪送人員陪同下，汽車途經綿陽、閬中、寶雞、西安、平涼等地，於十二月五日上午十時安抵蘭州。在蘭州受到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甘肅主席馬步芳等人的熱烈歡迎。奇俊峰向朱紹良行軍禮，小札薩克行跪拜禮，並與朱、馬等人

一一握手致谢。朱绍良将军亲自把奇俊峰等人送往城内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待处下榻。当日晚六时，在八战区长官部礼堂朱绍良设宴欢迎奇俊峰等人。朱绍良在欢迎会上高度评价了奇俊峰的功绩，说她是蒙古王公中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最早抗日的英雄。在会上，奇俊峰向朱长官敬献了哈达，并讲了话。她用流利的汉语，真挚热情的语言，对朱、马等的接待表示由衷的感谢。

次日（六日）上午谒见了八战区朱绍良司令长官，汇报了陪都之行，并将军政部令第八战区拨发步枪三百枝、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两挺及弹药，运输等事项的通知单交给朱长官，请朱长官给予解决。朱当面允准，奇返接待处后，即拟报告给八战区长官部，请按军政部命令拨发。下午谒见了马步芳主席，并告知马主席明日即行起程，今天

即辞行告别。

奇俊峰完成要求八战区拨发武器的任务后，于十二月七日上午乘车从兰州出发，经固原、三营、吴忠等城镇，于九日抵达宁夏省省会银川，并在银川旅店下榻。奇稍事休息后，即前往省政府拜访马鸿逵主席及有关方面人士。午后，马鸿逵夫妇到银川饭店看望了奇俊峰。当日晚七时许，在省政府马鸿逵举行宴会，为奇俊峰洗尘接风。马鸿逵在讲话中说，奇司令是抗日英雄，粉碎了德王的西侵活动，为保卫祖国立了大功。

宴会结束后，马主席夫妇邀请奇俊峰等人观看了宁夏省举办的文艺晚会。在演出结束后，奇俊峰在马鸿逵主席陪同下登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整动军队 以利再战

一九四一年冬，奇俊峰满怀成功的喜悦，由渝经川、陕、兰、宁等地，长途跋涉数十日，终于在十二月十四日返回了河套。

奇俊峰气宇轩昂、短发革履、雄姿英发、身着将军呢军装，领口佩带满金两星的中将军衔，平易近人，举止谈吐，颇有将军风度。

奇俊峰在回到河套的陕坝后，首先谒见了坚持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并向他汇报了重庆之行的情况。奇俊峰提出坚持抗日，拯救国民，为救西公旗人民献身，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主张。傅作义将军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支持奇俊峰的主张，让他继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联合各界，共同抗日。

后经傅作义将军同意，奇俊峰决定把她

的防守司令部和旗政府分别设在陕坝和呼
和淖尔。同时，傅作义指示，由三十五师师长
马鸿宾协助整顿和组建西公旗的部队。但因
马鸿宾借故兵员没有征足，一直没有插手，
因而军队训练工作没有进行。

奇回陕坝不久，即令其付官乌本德、汪
光尔、楚伦巴特尔、道劳斤等人，分别化装
回旗境沦陷区收集、策动，招唤原部队人员
归队。他们经过数月奔波，只从原来二百多人
的部队中招回了九十多人。奇俊峰根据此种
状况，即把原来三个团的编制缩编为三个中
队。中队长分别由关布色楞、沙格德尔、阿
拉坦朝鲁担任。直至一九四一年末，部队扩
充到二百五十人左右，武器装备也有了改
善，才又把三个中队扩编为三个团。团长除
吉日格勒接替关布色楞外，沙格德尔、阿拉
坦朝鲁两人的职务仍由中队长改为团长。

改编后的三个团，一个团驻守在呼和淖尔作为旗札萨克的警卫团，其余两个团则分别在乌加河以北的千里庙、同义隆等地防守，担负着保卫后套的任务。

奇俊峰的部队虽然没有单独参加过大的战斗，但在配合傅部的三十五军作战方面是有功绩的。因为奇的部队地形熟，骑兵来去迅速，往往与零星小股日伪军交火，能速战速决，取得胜利，所以经常受到八战区付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的嘉奖。这样一来，部分士兵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军纪非常松散，更为严重的是在招兵时，混进许多不良分子，地痞流氓也混杂其中，因而在驻地附近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抢劫掠夺的事件时有发生，以致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奇为了控制部队，加强了军纪教育和军民互助，惩处违纪分子，这样部队军纪才有所好转。

奇俊峰回旗后，即召开了旗府军政人员扩大会议。在会上奇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出访报告。她的报告，使与会者很受鼓舞，从而旗内，军、政、民团结气氛很浓，旗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她命旗府官员将出访成就印成小册子，投递到日伪控制下的广大牧民群众中，广为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按照王公制度的惯例，每年都要举行启印和封印两次旗务大会（楚克拉）。奇俊峰除在大会期间必到呼和淖尔参加会议外，一般都在陕坝防守司令部处理军务。

一九四一年的春季二月间，原西公旗西协理色林保的唯一养子郝游龙收罗了二十多人到陕坝投奔奇俊峰。郝游龙原在包头投靠日本顾问山本当特务，因在包头做尽坏事，无法存身，跑到伊盟达拉特旗岳父家避难。

但该人本性不改，仍是我行我素，闹得呆不下去，再加上他为报父仇曾派人炸过额宝斋，引起额的怀疑。他怕事露遭殃，故决定先投靠奇俊峰，日后再图良策。郝游龙在见到奇俊峰后甜言蜜语地说：“我决心在司令的领导下，打回老家去，重建家园。”奇俊峰对于郝游龙在日本那里当特务的所作所为较为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卖国求荣，背叛民族利益、忘恩负义的人，是一个吃喝嫖赌，坑刁拐骗，溜须拍马无所不为的人。但是，奇俊峰看在他父生前曾为其夫石拉布道尔吉出过大力，立过功；又因他是从敌占区跑来投靠自己的，口口声声要抗日，因此，奇与黄楚三、李隽卿研究决定把他留下来，命他担任乌拉特前旗的游击中队长，并发给步枪十枝、手枪两枝和弹药若干，令他游击扩充军队。

郝游龙从小就学会了拉拢煽动的本领，又加在归绥蒙旗师范上学时就结交下一帮酒肉弟兄、地痞流氓，所以在他入套后仅仅三个多月就扩充起枪马齐全约一百五十多人的部队。在招募的新兵中有土匪、汉奸、兵痞、流氓，所以他的部队成了一群成分混杂的乌合之众。奇俊峰不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只从郝游龙在招兵的数量上看成绩，甚至还误认为协理的后代，有两下子，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因此，奇不顾其他官员的劝阻忠告，竟把郝游龙的游击中队升格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的直属团，并命郝游龙升任该团团长。从此后，郝游龙的部队成了奇司令手下的一支“劲旅”，郝游龙成了奇的骨干。

一九四二年春节过后，敌占区的贺太保（蒙名贺喜格太平，西公旗人）派其亲信陶

格坦格日勒、道尔吉色楞等秘密到后套与奇俊峰取得联系，声称要起义归来。奇俊峰表示非常欢迎。贺太保遂在五月十二日，率领九十名蒙旗官兵，夜间举行暴动，从敌占区的中公旗直奔后套而来。

贺太保到陕坝后，说明他不愿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不愿做亡国奴，愿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家乡——乌拉特前旗而奋勇战斗。对于贺太保反正抗日的爱国行动，奇予以充分肯定，并亲自带领他到第八战区付司令长官部拜见了傅作义将军，请傅将军批准将贺太保带来的官兵编入西公旗（即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奇在见到傅作义将军时介绍说：“贺喜格太平是我们蒙古民族的勇士。他敢于在日伪的严密控制下，率领这么多的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前来投靠傅将军，参加抗日救国战争，这样的行动，在我

们乌拉特前旗还是第一次。”傅作义对贺的归来非常高兴，当场任命贺太保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独立连连长，并授予他少校军衔。对独立连今后的粮草弹药，决定由三十五军从同义隆供给。当时发给贺一百套军服作换装用。

贺太保在率部起义后，积极投入打击日伪的战斗中，也立过功。有一次，贺太保配合三十五军攻打盘踞在山岱庙的日伪军，毙伤敌人数十名，取得战斗的全胜，曾受到傅作义将军的通报嘉奖。

奇俊峰凯旋返旗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傅作义将军以气吞山河雷霆万钧之力举行了中外闻名的五原战役。斯战役彻底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把日伪军全部逐出了后套。战

役的辉煌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奇俊峰满怀胜利在望的雄心壮志，为了早日收复乌拉特前旗的大片失地，她将自己的部队分别编组为游击分队，曾在西山咀、哈德门沟、大小余太等地配合傅部，侦察日伪军的活动，开展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奇俊峰在乌盟盟长林泌僧格脱险时，派出了得力部队予以接应，使的林王安全抵达后套。并且在乌盟沦陷区人民摆脱敌人控制来后套居住时，奇俊峰派出人积极协助，给予妥善安置，使牧民得以安全生活。在此项工作中，因为成绩显著，曾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为乌拉特前旗赢得了荣誉。一九四五年三月间，奇俊峰调郝游龙的部分军队协助贺太保的部队进攻哈德门前口以西日伪军驻地哈业胡同。因郝游龙部是一伙鱼龙混杂、不

服指挥的乌合之众，所以进攻失败。后将郝游龙部调回大余太的南昌，准备整训后，再投入战斗。恰在此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于八月八日对日本宣战。

奇俊峰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呼和浩特旗府招集仕官研究形势，准备将旗府迁往千里店。会议正在进行之际，突然接到八战区付司令长官部来电，令奇速回陕北。次日，即是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和苏、美、英强大军事进攻面前，彻底失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胜利的消息使得长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占领的局面，获得了新生。背井离乡，在外流浪的各族人民重返家园的喜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奇俊峰谒见了傅

作义将军，将自己的设想和回旗执政要求，向傅作了汇报。在征得傅同意后，她便积极安排回旗执政的一切事宜。

为了早日接收额宝斋的西公旗傀儡政权，当即电令贺太保的部队由哈达门后口子进哈达门前口子以西一带地区，以便阻挡伪政权向包头流窜。当时，奇俊峰则率领旗政府和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的官员、士兵共六百余人浩浩荡荡来到五原城暂住，以便回旗执政。

遵照傅作义将军的命令，奇俊峰不仅积极维持驻地的社会治安，协同解决傅部在东进中的食宿等问题，而且还派装备精良的得力部队回旗办理接收事宜。

此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额宝斋伪政权，因他主子垮台，也迅速地土崩瓦解，各自逃生去了。在敌伪卵翼下的傀儡札

萨克阿木尔扎那早已跑回深山密林中的家里躲藏起来，蒙奸大协理额宝斋、梅林章京焦太保、团长栋鲁布、斯仁朋斯格等人，为了保住个人的名利地位，商定由宋布尔巴图到后套欢迎奇俊峰的抗日政府及小札萨克回来统管全旗。

树倒猢狲散。西公旗伪政权的要员们失去了依靠，只好向抗日政府奇俊峰献殷勤，这伙人都是从政多年的老政客，有丰富的官场经验。他们认为只要诚恳地向奇俊峰低头认罪，或许奇俊峰会动恻隐之心，能使他们避祸得福，保全生命。因此，他们决定走这条路。但是他们又担心西协理宋布尔巴图直接去见奇俊峰不予接见，于是宋先去了后山找上了在南昌驻防的郝游龙，一同到了五原。

宋布尔巴图在拜见奇俊峰时，十分

诚恳地说：“我代表伪政府全体官员，向夫人长官低头认罪，恳请夫人恕罪。旗内早已准备就绪迎请长官和小札萨克回旗主政，并祈请回旗时日，以便迎接。”当时，奇俊峰没有明确答复回旗的具体时间，而只是告诉他备足五六百人马的给养。

奇俊峰与宋布尔巴图交谈时，特别询问了额宝斋的情况。因为额宝斋的老谋深算是出了名的，他的言行对旧军政人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奇俊峰要想回旗稳掌政权，不能不了解额宝斋的动态，也不得不防这位政治上的劲敌。额宝斋也确实诡计多端，就在宋布尔巴图去五原后，即从哈业胡同老家跑到包头、归绥等地窥测其主子日本人和大蒙奸德王的动静去了。对于额的此举，奇俊峰非常警惕，以防不测，她把原定回旗的时间提前

了几天，于八月十六日清晨，亲自率旗府主要官员及部队四百九十余人，从五原浩浩荡荡出发，经扒子补隆（今新安镇）、西山咀、公庙子等地行军二日，于八月十八日上午，抵达旗府所在地哈拉汉（今巴音花镇）。以协理宋布尔巴图为首的伪旗府官员焦太保、栋鲁布、斯仁朋斯格、满海等人及苏木扎兰章盖三四十人，在西哈拉汉叩迎了奇俊峰及阿拉坦敖其尔等人。

哈拉汉的旗府是一座土打墙的四合大院。院内有一栋一连十来个房间的兰砖瓦房。在正中间的房内供奉着佛爷，两边插着军旗、各种弓箭、刀、矛等武器。在佛前怀中有供旗印之位。奇俊峰及其随员，在距大门约数十米的地方都分别从轿车和马上下来，步行进入大院，唯有阿拉坦敖其尔（奇法武），在卫兵的护持簇拥下一直到佛堂前才

下马。这充分说明阿拉坦敖其尔是旗札萨克的当然合法继承人，只有他才有权这样做，而其他人是没有资格，也不允许这样做的。理应在札萨克到达门口时，由投降主要负责官员跪捧旗印交给阿拉坦敖其尔请其受降。但是这些居心叵测的人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让额宝斋携印窜到包头、归绥探测时势，以便应付局面。

正当阿拉坦敖其尔准备下马时，那个带领阿拉坦敖其尔进院的护兵，突然晕了过去，一时搞得人们手忙脚乱，心情很紧张。这种现象，从迷信的角度说，认为是不祥之兆。经过一阵忙乱之后，奇俊峰母子才进入了预先安排好的房间里。在奇氏女子梳洗完毕后，奇俊峰领着阿拉坦敖其尔进入佛堂，先给佛像点燃了香烛，随后她们母子跪在佛像前虔诚地向佛祖叩拜，祈求佛祖保佑母子

平安吉祥。

因奇俊峰的部队刚从套内回来，对情况很不熟悉，但为确保奇氏母子的安全起见，第一天，特在旗府四周的制高点上派兵设置岗哨，严查过往行人，无口令一律不许通过，气氛显得很紧张。当晚的口令是“迈进”，而且只有担负岗哨的连队知晓，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当晚九时，街上戒严，禁止一切人行动。

在当晚五时，由原伪旗府官员主持，在旗府会议厅举行欢迎奇俊峰胜利归来的洗尘宴会。他们宰杀了从各苏木要来的牛羊，以全羊席招待了奇俊峰母子及其随行人员。部队士兵也受到了酒肉款待。

奇俊峰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乌拉特前旗主政，心情格外高兴自豪，而她的部属也欢喜异常。她在旗府听取了原伪旗府官员的汇

报，又听取了各方面形形色色的情况反映。通过报告和反映，使奇俊峰坚定了搞好旗政的信心和勇气。奇俊峰在哈拉汉仅仅呆了四天，于八月二十三日晨，偕同儿子及参谋主任李隽卿一道，在一个加强班的警卫下，直奔归绥而去。

消息灵通的额宝斋，在包头就得到了奇俊峰东来的消息，所以在奇来包当天，额宝斋就等在距包头约三四十里远的杨家台庙附近迎接奇俊峰母子的到来。当他见到奇俊峰后，装出十分痛心的面孔，诚慌诚恐的样子，深低头、大弯腰，双手做着欢迎的姿势，高高举着旗府官印，左一个夫人，又一个长官，再三向奇俊峰赔情认罪，口里嚟嚟叨叨向奇俊峰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他把奇俊峰母子接到乌拉特前旗驻包办事处，退站在门外随叫随到，侍候着奇俊峰。当日晚，

额宝斋大摆宴席向奇俊峰赔情认罪。在席间，额又向奇赠送白银两千两、黄金十两、现大洋两千五百元、大烟土两千两、白市布一百匹、兰绸缎十匹、日本香烟二十箱，还有宝石等，以此向奇俊峰赎罪，请求赦免他的罪行。钱可通神。奇俊峰原计划回旗后“将额宝斋除掉，以消除西公旗的隐患”。但经不住额宝斋伪善面孔的欺骗，把奇俊峰搞得心慈手软，再加银钱的作用，从而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对额予以宽恕，宣称既往不咎，一律免死。这样不仅保住了额的性命，而且在政治上给额留下了可趁之机。

奇俊峰在包头仅住一夜，于二十四日的下午登上火车离包抵达归绥市，在新城道新民旅社下榻。她抵达归绥的次日（二十五日）晨九时，到绥远省政府谒见了傅作义将军，董其武主席等官员，将他回旗以来所见

所闻及个人感觉向傅长官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并将她个人的处理方案和措施均一一作了请示汇报。经奇俊峰多方活动和各方的有力支持，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经傅长官赞同，董其武主席批准，决定了对乌拉特前旗问题的处理方案。其内容为：（一）在阿拉坦敖其尔袭位前仍由护理札萨克奇俊峰代行旗内军政大权，旗保安队暂由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统辖、整顿；（二）废除日伪蒙疆政府操纵下以阿木尔札那为首的傀儡政权机构，撤销阿木尔札那伪札萨克职务，对阿木尔札那仍按蒙旗台吉对待，并给予适当政治出路；（三）撤消伪旗政府官员额宝斋、宋布尔巴图、满海、焦太保、色仁朋斯格等的职务，依照中央政府颁发处治汉奸条款，分别给予处分；（四）立即着手筹备乌拉特前旗政府机构并恢复其职能，官员委派由札萨

克选用，尽快开始工作；（五）行政建制蒙民仍按苏木划分管辖，农区实行保甲制，按照国民政府一九四一年对蒙旗处理方案“新例不添，旧例不改”的精神原则办理；（六）旗保安队应依照地方实际情况编制，不再扩充，使地方财政负担不得过重；（七）在设立保甲的乡村，应设保甲长各一人，文书一人，干事二至三人，增设保甲指导员各一人，协助保甲长处理事务；（八）每个保甲内设保警或自卫队若干人维护本保甲居民生产和生命财产的安全。自卫队设队长一人，由民选产生，不支公薪，以义务服务，在年终视其实绩好坏应当给予奖励；（九）保甲长职务范围是做好派丁，征起军粮、军草、征用民工，维护好本保甲居民的安全，不得贪污、包庇坏人；（十）搞好保甲内蒙汉人民的关系，蒙民不抓派兵丁，不

交军粮及其他杂役；（十一）旗政府实施细则，由旗政府妥拟呈报上级备核后实施。

董其武主席，在九月十九日，邀请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绥境蒙政会代表、蒙旗宣慰使署，在省府会议室研究决定并经董其武主席批准，命绥远省政府蒙务组组长陈玉甲将文件面交奇俊峰嘱其依照执行。在九月二十一日，陈玉甲会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奇俊峰下榻的新民旅社将董其武主席批示文本交于奇俊峰，并商谈了执行文本的有关事项。奇俊峰接到批示文本后感到非常高兴，向陈玉甲等有关人员一再表示感谢，并请陈玉甲转达对傅、董等长官的感谢之情。为了表达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怀，奇于二十二日，在麦香春饭庄设宴招待各有关人员以致谢意。是日午后，奇俊峰到省政府谒见傅作义付司令长官和董其武主席。她向傅、董表示要坚

决遵照指示回旗整顿好旗政，并决心在二位长官的领导下做出新的成绩。傅、董称赞了奇俊峰革除弊端的决心和改革旗政的真知卓见。

奇俊峰在归绥的月余，奔走访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于二十四日，带着董其武主席的“手令”匆匆从归绥乘火车返回包头。同车返包的还有绥境蒙政会代秘书长贺守忠、会计科科长祁生荣。奇俊峰在包头拜访了包头警备司令马秉仁后，只停留一天，即于二十六日返回旗府哈拉汉镇。

奇俊峰为了早日把旗政府迁回原公庙子所在地，所以派付官主任郑万喜等数人，先期到公庙子修整房屋，以便择吉日搬迁。

奇返旗后，立即召开了原伪旗政府官员动员大会。她要求所有官员，从速从快，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罪恶，争取得到国家从

轻处理，奇报告以后，原伪旗府大协理额宝斋立即出来坦白认罪，并请求将他的一切职务革除并接受处分。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奇俊峰环顾全场后即宣布：留职查看，既往不咎，如有显著悔改表现，仍可录用。奇俊峰说，希望大家深思熟虑，彻底交待认罪。但是自额交待后，再没有人站出来坦白认罪，遂即宣布散会。会后，额宝斋向奇司令申请：由于年迈，力不能支，请求准予返家疗养。当即得到奇的允准，额即便跨马回到北山脚下的家中，静观时势的演变。

次日大会，伪职人员仍默然无语，无人坦白认罪。此时，奇俊峰即取出董其武主席批文，宣布绥远省政府解除他们职务的决定，并令他们各自回家老老实实安心生产，争取立功赎罪。午后，被解除职务的官员，个个垂头丧气回家去了。

当日下午，奇俊峰召集旗的主要官员，旗内上层台吉，喇嘛上层人物，开会研究组织新旗府的机构及人选问题。会议决定：由一直忠于石拉布道尔吉的管家敖特更担任管旗章京，暂由斯日古楞为梅林章京，彭色格巴扎尔、敏珠尔为扎兰章京，苏木章盖仍由原任职人员担任。旗保安队下设四个团。团长分别由沙格德尔、郝游龙、奇玉亭（敖其尔巴图）、贺太保担任。各团暂仍由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统辖，在旗保安司令部组建后，再归还建制。各团付团长之职，因无合适人选，暂缺。关于旗东西协理（东西官府）的人选尽快物色，暂留缺。

在现前旗与包头的接壤地段因是农区，故奇俊峰拟在哈业胡同成立乡，乡名曰：“忠勇乡”。该乡设乡长一人，指导员一人，文书一人，干事二至三人；同时，组建

乡自卫队，设队长一人，队员若干人。乡下设保甲，保甲长由民选产生，自卫队队长亦由民选产生。该项工作决定后，旗府派宋布爾巴圖着手组建忠勇乡，并任该乡指导员，掌管自卫队一切事宜。

在完成旗府的组建及房屋修善后，即由旗府新机构发出通知，邀请附近区、旗领导及知名人士于十月十五日到公庙子参加全旗的旗务大会，庆祝新旗政府的成立。

为了不影响旗务会议的如期召开，奇令郑万喜（图门巴雅尔）将旗府内的佛像，刑具等先期搬往公庙子旧王府，而后奇俊峰和阿拉坦敖其尔、李隽卿及保安队各个团队的领导也到达公庙旧王府，准备参加会议。

自从前旗东部沦陷后，一直没有开过全旗的旗务大会，再者，奇俊峰是以胜利者的

姿态返旗主政，所以旗内官员、贵族上层、宗教界喇嘛、军界人士以及平民百姓都想一睹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的容颜及奇俊峰主政的新貌，故农牧民纷纷前来赴会，人数上千。此次旗务大会真可谓是一次空前隆重而热闹的盛会。

在旗务大会开幕的这一天，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身着蟒袍短褂，头戴红宝石顶花翎，由其母亲和其他官员陪同，接见了各苏木章京和上层贵族人士。在大会期间，以小札萨克名义讲了话并发布了《告全旗人民书》。

按照民族的惯例，在旗务大会上，要举行摔跤、赛马、射箭三项比赛，蒙语叫：

“伊令古勒本那达慕”。在这次大会上，参加摔跤、赛马的人很多。参赛的快马，除乌拉特前旗的外，还有来自乌拉特中旗，乌拉

特后旗和达拉特旗曾得过一、二等奖的骏马。旗务大会进行了三天，会议始终都非常红火热闹。奇俊峰和阿拉坦敖其尔每天都观看比赛，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就连那些平时沉默寡言的喇嘛们也谈笑风生，笑逐颜开。

在旗务大会结束的那天，以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的名义举行了盛大宴会。宴会邀请二百多人，用六十个全羊（乌察）给予盛情款待。席间，奇俊峰代表小札萨克讲话，祝贺旗务大会的圆满结束，并借机作了施政演说。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也举杯祝愿大家共同协助把西公旗的事情办好，为西公旗人民的幸福而共同奋斗。奇俊峰连连举杯与大家共舒胜利之情。突然，李隽卿站起来举杯大声说：“我以毕生精力协助新任札萨克和他的母亲治理好西公旗使其繁荣昌盛而奋斗

到底！”李的这一举动，使得一些不知内情的人感到有些莫明其妙。宴会中，虽有些小插曲，但总之，宴会还是非常成功的。按照蒙古传统旧例，新札萨克袭位，全旗各苏木章京要向新札萨克奉献大量的牲畜、财物。这次也不例外。宴会在庆祝胜利的歌声中结束。

政敌联合 对奇暗算

奇俊峰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乌拉特前旗上层争权夺利斗争的结束，而不过只是由表面转入地下，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谋划。

原西公旗大协理额宝斋是被赶出了西公旗衙门，丢掉了显赫的职位，丧失了左右西公旗的权力，但他还是不甘心失败，在静静

窥测方向，等待时机，谋划着怎样登上乌拉特前旗权力的宝座，恢复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额宝斋是个从政多年的老政客，乌拉特前旗的几次折腾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但结果都是以别人受害，他自己得益而结束。这次，他被赶出旗府会善罢甘休吗？答复是肯定的：不会！额宝斋虽说离开了旗府衙门，但没有一天停止对旗政的关心和窥测。用他灵敏的政治嗅觉，发现奇俊峰和郝游龙之间有了矛盾。他深知要想东山再起，就得利用这个矛盾。额宝斋很了解郝游龙其人，所以首先在郝身上做文章。

郝游龙是个头脑简单，常作坏事的人。他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牧民送他一个绰号叫“油葫芦”。他入套追随奇俊峰当了几年团长，抗战归来后，他认为可以捞个付司令的头衔干干，以图步步高升。

但是，奇深知郝游龙的为人，没有给他加官晋级，这就刺疼了他那颗官瘾甚浓的心。认为奇俊峰看不起他来，从此对奇心怀不满。额宝斋利用郝的这种不满心理，暗中煽风点火。首先让郝的母亲满都尔玛前去说情让提升郝游龙，先后达四次之多，但奇俊峰都以“慢慢再说”婉言谢绝了。

最后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满都尔玛以五十四两的元宝一锭、白洋一百块、烟土一百两、马两匹、牛四头、羊二十只、一件西宁皮统、两件衣料、糕点一盒、砖茶一块、靠垫一付为礼，亲自送到公庙子旗府奇俊峰手里，其目的是让儿子郝游龙晋升为协理。可是，这个要求被奇俊峰严辞拒绝了。这下可惹怒了满都尔玛，她怒火万丈，责骂奇俊峰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当晚，她住到哈拉汉北山脚下的额宝斋家，第二天匆匆返回乌

兰计，将情况向郝游龙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一遍。郝游龙听了后，对奇的仇恨如同火上加油，越烧越旺。郝游龙因不能如愿，后来竟发展到与土匪头子侯二所、张铤楼、王二拉等相勾结，另立山头，独树旗帜，暗中对抗奇俊峰。后来郝与国民党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交好，拜刘为其义父，刘成了郝的靠山。

额宝斋看到奇与郝的矛盾，感到有机可趁。因此，他让焦太保三日一请，五日一宴，请郝游龙来家作客。额用上等好烟土，好酒肥肉款待郝游龙。额宝斋家中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孙女。一个是长子曼头的女儿满达力格力，一个是三子巴雅尔图的女儿道洛斤。郝游龙本是个酒色之徒，一见这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便打动了心事。为时不久，就与姐妹二人勾搭上了。郝游龙此举正中额宝斋下怀，于是把两个孙女作为钓饵。每当

郝游龙来到家中，额宝斋就借故走开，让两个美人轮流陪郝游龙吃喝玩乐，抽大烟。

后来额宝斋答应将孙女满达力力格力嫁给郝游龙做妾。这样郝游龙在美女和大烟土的熏染下，早把杀父之仇抛到九霄云外，而甘愿做仇人的“贤婿”和忠实走狗。额宝斋在焦太保的帮助下，把郝游龙搞到手异常高兴，因为他暗算奇俊峰的愿望将要变成现实。说的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利用郝游龙的手，谋害奇俊峰母子，以求东山再起。

真是祸不单行。一九四六年冬季，作为乌拉特前旗新政府高参的李隽卿，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被绥远省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入狱。谁都知道，自一九三八年以来，奇俊峰和李隽卿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李隽卿不仅是奇俊峰政治上的助手，而且是亲密的伴侣。这点路人皆知，已成为公开的密秘了。

李隽卿被捕入狱，奇俊峰焦急万分。于是不管社会上怎样舆论，更不听官员的好心劝慰，携带上从旗内群众摊派来的巨额金银和珍贵物品，为营救李隽卿而废寝忘食，不遗余力地在归绥周旋。奇俊峰在半年多营救李隽卿的过程中，她多次探监，也多次托人分别向董其武、张庆恩、李冶芳等送礼，才保住了李隽卿的性命。

在此期间，奇俊峰根本无暇来管理旗政，只由旗府官员处理一切事务。关于额宝斋与郝游龙的勾结，曾有人向她多次反映，但她置若罔闻。这是因为一来她认为郝游龙不敢把她怎么样，二来她为了营救李隽卿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就在此间，额、郝已结成新的同盟，正在伺机向奇俊峰开刀。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绥远省当局释放了

李隽卿。令其：（一）李隽卿释放后立即返回原籍，不准在绥远停留。返乡后，从事劳动生产，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二）李隽卿永远不能在蒙旗任职，不得与蒙旗其他人员串联搞政治活动，不准散布反政府言论；（三）出狱后，不准与奇俊峰会晤，更不准私下建立任何密约，煽动蒙旗闹事；（四）以上各条不得违犯，如有违纪，以国法从严处理，绝不宽容。经人说合，由李隽卿亲自写保证书签名盖章，才获释出狱。

奇俊峰得悉后，托人以重金行贿疏通张庆恩，于六月十日在新民旅社与李隽卿作过秘密会晤。两人商定过些什么，那就不知了。据说，她们商定过秘密出走的计划，被绥远省军统调查室所侦知。为了防止奇俊峰出走，他们决定对奇俊峰下毒手。特务头子张庆恩在六月十九日给郝游龙下过手令：尽

快寻找机会，迅速干掉奇俊峰母子，以除后患。郝游龙接到手令后，胆子更大了，派其兄郝耀龙告知额宝斋，而郝耀龙没有把张庆恩的手令内容向额宝斋说明。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焦太保其人。焦太保原任梅林章京，抗战胜利后被奇俊峰撤了职，连同财产，枪枝一起没收。焦太保由此对奇俊峰切齿痛恨，誓死要报此仇以雪耻辱。额宝斋对于焦太保的心思了如指掌。为了共同联合起来打击奇俊峰，利用他与郝游龙牵线搭桥，于是焦成了额与郝同谋的得力干将。

一九四七年正月十二日，焦太保利用旧习拜年的机会，去乌兰计郝游龙家向满都尔玛道贺新年并代额宝斋邀请郝游龙母子到哈拉汉北山沟额家作客。郝游龙母子欣然赴宴。当郝游龙母子在焦太保陪同下到达额家

时，额宝斋四子栋鲁布（金志强）出来迎接，把郝家母子请进额的正房。他们进屋，互换鼻烟壶致安后，即按蒙古礼俗用茶点。额宝斋以上等佳宾之礼，招待了郝家母子。宾主就席后，首由额的两个美丽的孙女敬酒，额的四子栋鲁布以旧礼献“乌察”，用歌词朗诵敬酒。宴会由焦太保主持，色仁朋斯格作陪。宴会在一片赞扬吹捧郝游龙的喧闹声中进行。在席间用酒较多，宾主均有醉意。为了提神解酒，额立即拿出特等鸦片烟和最阔气的烟具，由栋鲁布陪同郝游龙共吸大烟。额的两个孙女不时地给郝游龙暗送秋波，给满都尔玛又敬酒唱歌，又捶背，亲昵关心的无微不至。这样一来，把个郝游龙捧上了天，满都尔玛更是乐得不知是半空中的神仙，还是人间的皇亲国戚。宴席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日落西山后，宴会才告结束。

夜深人静以后，再次摆酒菜款待郝游龙母子。因一般客人早已散去，除郝游龙母子、焦太保以外，其余则全是额家老少。因此、席间很轻松自由，宾主谈吐也畅所欲言，尽吐衷肠。大家二次入席后，额的两个孙女声音圆润甜脆地唱着歌向郝游龙母子劝酒。一首歌一杯酒，把郝游龙母子捧上了天，昏昏然如醉如痴。老协理额宝斋装出一付可怜，悲惨的模样，趁此机会把心中悲伤之情吐了个一干二净。“委婉”的语调，“凄凉”的诉说，句句打动了郝游龙母子的心。此时此刻，郝游龙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叫了一声：“协理爷爷！我以全身精力和我的天良向你保证，坚决为您雪耻报仇，如有三心二意，我无脸做人。”这时，满都尔玛两眼泪淋淋地对额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说：“我们得设法铲除掉那个婊子（指

奇)”。焦太保心情激动地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家伙的罪恶向全旗人民公布，以便获得旗民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当时，你一言，我一语，真是气味相投，越谈越上劲，越谈越“舒心”。额家人有的在流泪，有的默不作声，静观事态的发展。焦太保很老练地说：“我现在用笔把她（指奇俊峰）的罪恶事实一一记下来，整理成文，大家再商量。”这时，满都尔玛滔滔不绝地把色林保如何忠于石王，以至献出了生命；她怎样费尽心机给奇俊峰抱娃娃，奇俊峰怎样装样座月子等情节说了个没完没了。额宝斋将奇俊峰从后套带回的情夫——李隼卿，怎样协助奇俊峰办“坏事”的“罪恶”也尽情倾吐。大家七嘴八舌，一直说到天快亮才休息。“材料”由焦太保负责整理。

十三日深夜，天气很冷，室内炉膛内不

断添上木柴加大火力以御寒。焦太保将昨夜
的记录整理成十条罪状，正与满都尔玛商讨
中，郝游龙、栋鲁布走了进来，坐在炕沿上
听焦太保朗读。听完后，郝说，应该把我在
套内打游击的功劳也写进去。另外，把奇俊
峰处事不公也列进去。她对自己的亲信特
别照顾，而对其他人则象对待奴才一样另眼
看待，实在使人气愤。关于整奇俊峰的“罪恶
料材”，又经焦太保加工润色后，征得额、
满、郝同意，分别签名后才告一段落。

焦太保将文稿收妥后，爬在额的耳边低
低嘀咕了几句，回头很郑重地站在额宝斋和
栋鲁布面前说：“我提个建议，请协理和四
少爷考虑一下。我认为咱们是爱好结亲，彼
此亲信，又能互相帮助，所以我提议将老
协理两个孙女中的一个许配郝游龙为妻。
是因郝游龙的大女人多年一直不生养，将

影响赫门的承继，为了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才建议你们两家结亲，互相好有个照应，请你们三思”。听了焦太保的一席话，额虽然未开口，然已有默许之态。栋鲁布开口说：“这是闺女和他们之间的事，还得请满都尔玛和郝游龙团长详加考虑。”额家父子明知郝与巴雅尔图之女满达力格力早已有染，却装出一付一切不知的正人君子面孔。这只不过是遮人耳目，顾全面子的姿态罢了。郝游龙母子当然是一百个同意。这样，郝游龙和额宝斋就以姻亲关系更进一步紧密地掩在一起了。

奇俊峰、李隽卿在相会后，奇即由归绥返旗。回旗后，于七月一日立即召开旗部分高级文官会议。在会上她简要地对旗务作了安排，提出借治病之名，去归绥住一个时期。奇俊峰提出要去归绥一事，立即引起好

多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奇俊峰是以去归绥治病为名义，实则是要去找李隽卿。有的官员当场提出，现在国内局势很复杂，额宝斋等人又怂怂欲动，在奇离旗后，担心乌拉特前旗再次发生动乱，要求奇协助小札萨克执好政，不要轻易外出。有的官员还分析，奇这次外出，可能发生问题，劝她还是呆在旗里比较安全。也有的官员说，听说郝游龙正在乌兰计一带结集部队，还派人出来打听奇去包头的确切时间。为此建议：以防路上出现意外，奇司令应绕道后山去包头，以备郝的袭击。此时的奇俊峰，因为被一个不便告人的目的所主宰，竟把这些本来是善意诚恳的规劝和积极的建议，均被一一否决，决计要一意孤行。特别是有人提出要防备郝游龙的袭击时，她大动肝火地说：“我儿子是一旗之长”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接

着奇俊峰在七月十二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旗府官员会议。在会上各位官员畅所欲言，各陈奇离旗利弊，但奇俊峰都以种种借口为托词，回绝了官员的肺腑之言，决定起程赴包头。她，刚愎自用，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落入陷阱 奇氏母子遇害

奇俊峰的一举一动，早已被潜伏在公庙子的郝游龙部下的座探排长那木吉勒侦知。当他得知奇要去包头的消息后，星夜由公庙子司令部返回乌兰计团部，向郝游龙母子报告了详细情况。郝母闻信后，喜在心中，乐在眉梢，急匆匆派郝游龙堂兄郝耀龙连夜转告额宝斋、焦太保。郝游龙在其母满都尔玛的敦促下，立即重新调派了他的部队，在乌兰计安排了一个连的兵力，命令士兵弹上膛、刀出鞘，在奇俊峰到来时下手。对于额

宝斋、焦太保的住宿问题也作了安排。

七月十四日十一时许，奇俊峰安排好值班官员后，率领她强悍的卫队向包头进发。奇走后，沙格德尔团长忧虑重重地默默返回同义隆团部。刹时，平日喧闹的王府立刻空寂无人，阴森可怕，显示了一种不祥之兆。

奇俊峰的卫队共二十人，由第一连连长焦贵喜、特务连连长杨培英率领。这二十名士兵都是身经百战，全旗有名的神枪手，而且武器精良，每人配带德国造二十响匣枪两枝，步枪一枝，子弹充足，而座骑都是久经沙场的好马。这支人马，真可谓兵强马壮！

奇俊峰乘座二骡轿车，由付官王巴扎尔（汉名王宝山）驾驶，顺着包五公路，在卫队的前后簇拥下向东驶去。当他们到达乌兰计时，太阳就要落山。郝游龙看到奇俊峰

母子的卫队都是武艺超群的勇士，心里不由得“卡登”一下。暗想，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搞不好，有被奇卫队吃掉的可能。随即，狡猾的郝游龙变换了脸谱，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向奇俊峰母子行了蒙古君臣礼，把奇氏女子迎接到他的住房。郝游龙表现特别殷勤，亲自端茶倒水，热情招待。在奇俊峰略进茶点后，随即摆上烟具，由满都尔玛陪着开始吸食大烟。郝游龙借机匆匆出去，将奇俊峰司令的随员护兵分别安排在团部较大较好的屋子里。护兵们除吃喝外，郝还拿出两大盒鸦片烟膏，奉送给士兵们吸食，以解旅途困乏。

郝游龙在奇俊峰及士兵们吞云吞雾，吃喝之时，偷偷跑到额宝斋、焦太保的密室汇报奇俊峰到来的情况。他给额、焦分析情况说，奇俊峰的卫队武器精良，武艺出众，不

可草率行动，须重新布置兵力。他又请土匪出身的团长赵兰成等人，进一步研究了行动的详细计划，并再三严令士兵们不能操之过急，鲁莽行事，一切听从他的暗示。郝游龙布置停当后，急急忙忙回到他家宰羊杀牛，准备丰盛的酒菜饭食来招待奇俊峰母子及其随员护兵。

当晚，在奇俊峰一行休息后，郝游龙又招集他的付团长李振帮（此人系刘万春所派）、赵兰成等数人，又复至额宝斋、焦太保密室商讨行动时间及每个连队的防地等。商讨结束后，郝母派员将奇俊峰套轿车骡子和护兵的马匹赶至三道坝山沟里放牧。当天夜间无事，奇俊峰总算又安全地过了夜。

十五日清晨，奇俊峰母子还在酣睡中，贴身侍女乌云格日勒便看见郝游龙的母亲满都尔玛已将茶点奶食准备妥当。奇司令的轿

车已套好，随员和卫队的马也备好鞍具，等待出发。

奇俊峰梳洗完毕，略用茶点后，即在郝游龙母子的搀扶下座进轿车。奇的卫队有的已上马，有的正在上马之际，突然院墙内外，房屋上下伏兵四起，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轿车和卫兵，高喊：“缴枪不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连长焦贵喜、杨培英等人已双枪在手，只要奇司令一声命令就会杀出一条路来，完全有冲出去的可能。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奇司令不仅不下令，反而在轿车内制止她的卫队开火，她说道：“都是自己人，为什么要动武？有话可以讲嘛。”此刻的郝游龙已不是刚才上车时的善良之辈，而已是一付凶相毕露的叛徒头子的可恶嘴脸。他走到奇司令面前，声色俱厉地说：“你下车来，我有话对你讲。”就这样，奇俊峰中了她曾

亲信过的得力干将的诡计，落入了魔掌。这时，卫队又回到先前的屋子里吃烟喝茶。突然，从窗口伸进枪口来，高喊：“缴枪不杀！”焦贵喜、杨培英等看到此种情况，不缴枪是不行了，只好乖乖地把枪交了出来。郝游龙在兵变成功后，仍把奇俊峰关在自己的住房内，奇的秘书陈耀文，第一连连长焦贵喜关到团部的一间小房内，把卫队的二十多人统统关到一间大房里，派数名亲信士兵严加监视。

事到如今郝游龙请额宝斋、焦太保出来指挥处理一切事宜。此时，额宝斋、焦太保两个叛乱指挥者气势昂扬，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团部院内，略看了一下四周，便进入郝母满都尔玛的卧室，坐在当头正面沉思片刻，遂命令郝游龙亲自率领精兵五十余人，速到公庙子王府收缴奇俊峰守军的武器和弹

药，并将在敖特尔官牛犊驻军的枪枝一并缴回，以防奇俊峰部队的反扑。郝游龙起程时，天还未亮，约临晨五点左右。郝于九时许到达王府，不到四小时竟行程百余里。郝游龙在将两处的枪枝收缴后，又返回公庙子王府，将奇司令卧室及库房一律上了封条，并命令他的亲信道尔吉看管。

额宝斋、焦太保派走郝游龙后，带卫士两名，从郝母卧室内出来向奇俊峰的住房走去。他见到奇俊峰后，即向奇表明态度说：

“我是受旗民委托，以群众代表资格，来和你进行谈判。”此时，奇俊峰才恍然大悟，原来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蓄谋已久的。她严肃地说：“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能解决的事情，我当然会决断的，解决不了的自有盟政府、省政府和蒙政会来解决。你们对我这样做是什么行为？”当时，奇俊峰的态度

度很强硬。此时，额宝斋继续说：“我没法推托群众的要求，所以大胆前来向夫人提出群众意见，请夫人长官深思后答复。

- ①请长官回公庙子王府召开全旗会议将夫人携印信及大量金银、财物出走的理由是什么讲清楚。在你出走后，旗府的事交由谁人执掌，对此请向大家说明。
- ②旗保安队官员认为长官不公平，一样的部队，两样对待。你的卫队连和王府保安队官兵装备很好，一切待遇优厚，而其他团队则什么待遇也没有，难道这是中央规定的吗？请长官给予解答。
- ③请夫人把阿拉坦敖其尔出生的真假实情，向旗民解说明白，免得群众怀疑。
- ④郝游龙为什么不能接替他父色林保西协理的职务。
- ⑤民国三十五年至民国三十六年五月末王府向旗民摊派银元四万多块和大量皮张，是用作何用。现在有许多旗民无法维持

生活，家无隔夜粮，请司令给予解决。⑥李隽卿自己触犯法律，被省政府扣押，这是理所当然，你为什么支用群众的血汗钱贿赂高官显宦，挥霍民脂民膏？再则，李隽卿究竟为旗里立了什么汗马功劳，值得夫人如此奔跑效劳，而顾不得过问旗政？这是怎么回事，请夫人向群众解说明白。⑦旗民为值班官员摊派的财物，为什么至今未发？破坏旗衙门的传统制度，致使旗民无依无靠，任人欺压。⑧长官是全旗人民统帅，又是旗的护理札萨克，为什么要脱离西公旗，携印出走，这些请向全旗人民讲清楚。夫人必须在这今天就回到公庙子王府召集全旗大会解说明白。只要是群众同意夫人离旗他往，我们绝不敢阻止。”当时，奇俊峰听了额宝斋的陈述质问后，默默无语，只是双目怒视着额宝斋和焦太保的行容举动。额宝斋停了一阵又

说：“我要求长官做准备，因天气不早了，恐怕今天赶不回公庙子王府，请先到哈拉汉补隆衙门休息一晚。”随即额宝斋向焦太保发令道：“你叫赵兰成带二十名士兵，保送夫人回旗府。”焦太保应声而去，派赵兰成（又名赵芝）准备人马，押送奇司令回哈拉汉补隆衙门。又派人叫奇俊峰的赶车付官王巴扎尔套车，准备赶程。在焦太保返回向额复命时，乌兰计东村保长前来向额宝斋报告：“昨夜由包头来的那位贺主任，现正在套车，准备起程。昨晚你让我们留神，如他有行动，快向你报告，请老协理看怎么办？”额宝斋说“你先回去看看走了没有，我立即就派人去。”奇司令在炕上听到此话后，即命她的贴身侍女乌云格日勒等着看是谁。如果是贺守忠，就说我要见他有话。额宝斋在炕沿边坐着冷冷一笑说：“请夫人不要

想的那么多了，现在让夫人受点委屈吧。即便贺主任来了，我们也不能叫他来见你的。”话毕，便大声高叫：“赵兰成团长赶快起程把司令护送到哈拉汉补隆旧衙门。”

又派焦太保、王树德二人带兵数十人到乌兰计村东保长家把贺主任请来团长家，有事商谈。（此段情况系郝的连长王鸿如透露）。

当焦太保、王树德等数十人赶到该村时，贺已离村，在去包的大路上急行。焦、王等闻讯后，飞马追赶，约有数里将我的轿车迎头拦住。他们以东协理额宝斋的名义请我到郝游龙家稍座片刻再上路。我当即回绝：“我是奉命到公庙子拜见奇俊峰司令，今早闻你旗发生了变乱，不便前往，故返包，电问上级请示怎样行事。如若指示前去，数日内即可再去，到时再相谈为时不晚。请梅林回去向‘东协理’陈明此事。”这时，焦太保高声

说：“贺主任，你是不是西公旗人？协理都请不动你？”我说：“我虽是西公旗人，但离旗已多年从未参与旗政。更何况我现在不担任旗府任何职务，眼下你们闹矛盾，我绝不能混入是非场里。请梅林回禀协理见谅。”

王树德说：“唉，主任。我们是东官府派来请你的，别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无论如何也得随我们去一趟。”我仍推托不去，王树德愤怒地向他的士兵喊道：“你们把贺主任随员的枪收缴。主任，对不起。官府有令，文请不到就武请。”当时，我怒斥焦太保、王树德是土匪，是独立队。并申明我现在被你们绑架，说话已没有作用，你们想咋办就咋办吧。焦太保说：“不管怎样，请你到团部再说。”王树德动手把轿车马头转向西，不言不语地赶着轿车就走。

我在轿车内，两个随从在轿车辕口两边

坐着，向郝游龙的团部走去。正在行进中，我发现一群骑兵簇拥着一辆轿车向西驰去，离我们约有四、五里路。突然，从前边轿车内跑下一个人来，匆匆向我的轿车跑来。人越跑越近，我的车也奔驰向前。不一会儿，来人已看清，原来是奇俊峰的贴身侍女乌云格日勒。我让车倌停停，但王树德不让停。轿车就在似停非停中向前走着，乌云格日勒在轿车旁气喘呼呼地边走边说：“奇夫人要与你相见，有话对你说。”我从提包中取出图委员长、赵主任委员、蒙政会会计科工资清单，拨款于归绥新民旅社的收据等交给乌云格日勒。这时焦太保急忙跑来说：“我们给转交好吗？”我说：“这是奇委员私事，不必你们转交。”我与乌云格日勒继续说：“夫人叫我在七月二十日去公庙王府与她相见，现在为什么突然离开王府呢？如果

我昨天找到汽车不是空跑一趟吗？我现在被独立队绑架，行动不自由，请你把信件交给夫人。如果我能与她见面，会向她汇报详情的。你将我现在的处境向夫人讲清楚。希望她妥善处理事端，多动脑筋，保重身体。”此刻，焦太保、王树德喊车倌快走，并把乌云格日勒喊骂在一边。乌云格日勒两眼泪水滚滚落于胸前，忍着悲愤离开了轿车。我在车中想着奇俊峰的处境，肯定是十分悲惨。我的轿车在匪徒们的控制下离开了大路向西北方向郝游龙的团部走去，而奇俊峰的轿车在赵芝一群叛军的扶持下向哈拉汉补隆驶去。

当我被焦太保、王树德等数十名叛军强行拉到郝游龙团部院内，从轿车内下来时，郝母满都尔玛在院中相迎入室。额宝斋端坐于炕的正中，当时我心里非常烦躁，看见额也

未作任何表示就坐到炕沿边。此时，满都尔玛开口，左一个姑姑长，又一个姑姑短，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但我仍是默不作声。额宝斋见此情景，开口说道：“奇长官她，昨天由王府携印信及财物，离王府去内地寻找李隽卿。她不顾声誉，甩下旗民不管，企图把旗里搞乱，使旗民受苦受难，所以，昨夜旗里群众和保安队把她的枪枝收了，不想叫她出去搞出丑事来。昨天半夜，把我找来收拾局面，可我已年迈力衰，力不从心，左思又想也没有好办法。可巧得知你昨夜由包头来到这里，住在乔满喜保长家过夜，才让焦太保把你请来，共同协商把这件棘手事情给予调解了结。郝游龙在半夜动身去公庙子王府。咱们也统统去公庙子王府调解调解，你看怎样？”我对他们说：“我这次由伊盟札旗蒙政会回来是奉图委员长命令，代表蒙政

会向巴盟长、林王、巴司令和奇司令慰问致意。同时，在包头我家接受了绥蒙党部赵主任委托，去中旗筹设旗党部事宜。我是有上级的，上级没有委派我承办此事，我不能承揽，而且我的任务在身须立即去办，不能参与你旗的矛盾纠葛。我没有任何资格参与调解工作。尤其你们在搞军事政变，我更不能混入是非圈内。再者，我被你们已经绑架，身不由己，不知我犯了什么王法，请协理给予解答。你们扣押奇司令原因，我一概不知，咋来调停？即便调停，也得回包头请示后，再回旗处理事端。我虽是西公旗人，但离旗已多年，恐怕旗里认识我的人也没几个，又有谁听我的话呢？”额宝斋随即附和着我的话说：“不管怎样，你总是西公旗名家后代，而且旗里群众哪个不知你在外边搞得很出色？人们都说你是有德性人家，旗内对你

也很信赖，你向群众讲话是会起作用的，你应该给旗里办点好事。”此时，我还是不答应。最后，我被一群叛军士兵围上来，在他们的强迫、推拉下，硬拽到马背上。在额宝斋、焦太保、王树德、郝耀龙、那木吉拉等数十人挟持下于当日下午两时许到达哈拉汉补隆。

当我进入哈拉汉补隆衙门院时，奇俊峰的侍女乌云格日勒正站在西房门口，院中有几个叛军游动哨兵。额宝斋等下马后，向院外南边人家走去，但不知干什么事情。见此种情况，我下马后，一直向奇俊峰住的西房走去，院内的游动哨兵也没有阻拦。当我进入奇俊峰住房后，奇正在泪流满面地吸着大烟。她见我进来，即坐起来说：“我没有听信旗府官员的话，才有今日大祸。你咋么也叫他们抓住了？”我说：“在蒙政会接到你

六月十九日的信，叫我无论如何要在七月二十日前赶到王府相会，有要事相商。我恐怕误了相约之日，趁图委员长派我去乌盟与三公旗商讨会址一事之机，未回蒙政会，直接从郡王旗到包头家中。十一日参加了绥蒙委员会会议，十二日拜见东公旗巴·云·英司令，当面向她呈递了委员长信件，并交换了意见。十三日即四处联系汽车，但没有西去汽车，我怕误了事，昨天（十四日）雇了一辆轿车匆匆西行。因轿车走不快，于晚住在乌兰计村东乔保长家过夜。今天早上听乔保长说，你昨天到郝游龙家出了问题。听罢，我就赶快让套车回包头。不多一会儿，焦太保、王树德就追来拦在大路上不让我回包头，并把我随从的两枝枪也收缴，押回郝游龙的团部。在额宝斋的指挥下，又把我押到这里。司令，你为什么不在王府等我呢？现

在既入虎口怕也无用，要想办法解决。”奇俊峰说：“我的人马，枪枝都被他们扣留，现在只我赤手空拳一人了。额宝斋，今天早上给我提了好多问题，逼我解答。我现在是凶多吉少，我的生命就此要了结了。我现在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说着泪又流出来。我说：“司令，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现既入虎口愁有何用！我希望你头脑冷静，镇定应付局面。你现在应该：①要设法摆脱险境；②你要利用利、权、恩、仇分化瓦解郝游龙与额宝斋、焦太保之间的联系和交往；③设法找亲信向附近驻军求援；④你要设法与郝游龙商谈，把你现任的职务、权力都大胆地让给他，不惜一切财物，给郝游龙行贿收买其心，和他盟誓立据，只求他把额、焦二人处死。别的什么事也不必向他讲。只要他同咱们合作，就让他立即行动。一定要想办法

在郝游龙与额宝斋相会前将郝收买。在搞好协定后，要立即行动，快刀斩乱麻。问题就会解决。如果郝游龙与额宝斋、焦太保相会那情况就很危险了。你要设法利诱这里的警卫人员，并大量封官许愿，承诺土地、财物，只要他们将额、焦处死，他们不仅没有罪，而且还可以居高官，发大财。当然我也要设法摆脱困境，但因我认识的人少，希望不大。请司令多加思考，万万不可露出马脚，脱险后咱们自有办法制服他们。请你放心，我对你忠心耿耿，万死不辞，效力到底。”

这时，郝跃龙陪同额宝斋、焦太保、王树德从大门进来。我看到后，故意高声喊道：“奇司令，你西公旗的保安队官员都成了土匪独立队，你手下的官员都成了图谋报乱的分子，你所信赖的人都是谋害你的刽子手。他们毫无一点组织性，纪律性，对路过的人

都随便扣留刁难，更何况你本旗的百姓呢？你们旗内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多么悲惨啊！”此时，额宝斋、焦太保走进奇的屋内，对我说：“你今天太累了，请到东房休息吧。”额回头对郝跃龙说：“快去收拾收拾房子，请贺主任到那边休息。”奇悲愤地双目凝视着恶毒阴险的额、焦等人，而额、焦都装出一付伪善自愧的样子对奇说：“夫人，请不要心烦，要保重身体，事情总会得到解决。旗里仕官马上就到，开会商讨解决办法，时间不会太长了。”我坐在炕沿边默不作声，注视着叛首们的动态。不一会儿，郝耀龙进来把我搀扶着走出奇的住房转入东房。进屋后，我默默无语，随从即将料面点燃供我吸用。时隔不久，额宝斋、焦太保、半面红脸人（即杨林）等进入我住的屋内，坐在炕沿上，额宝斋开口说：“据你和奇司

令相谈，事情能得到解决吗？”我说：“只要你们开诚布公，正大光明，诚心诚意研讨，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如若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不以诚相商那就不好解决。我想你们只要一心为广大百姓着想，相互谅解，为振兴旗政，保证很快能解决。”额、焦听后，没有表态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我住的房间，仍向院外南边那几间房子走去。

当天（十五日）下午五时左右，额宝斋、焦太保、赵兰成、郝耀龙、王树德、半面红脸人等又从外边走进衙门大院。额宝斋直奔奇司令住房，郝耀龙向我的住房走来。我正在拟电稿，内容：委座钧鉴，职于十日到包，十四日至前旗境乌村，当晚在乌村被该旗叛军将奇委员及蔽职管押，事件详情不明，祈电绥省速营救”守忠“删”。郝耀龙不识字，看了半天，也未搞清，仍放到我的

面前。我将电稿交于随从孙英年，令其明日到公庙邮电局发出。郝耀龙出去找来了焦太保、半面红脸人，要看电稿。我让孙英年取出交给他们过目。因为他们都不识汉字，看了半天，问我往那里发。我说：“发往伊盟。怎样，不准吗？”焦等忙说：“不是，不是，咱们这里没有电报局。”我说：“到公庙子邮电局去发。”正在你一言，我一语乱说之际，我的从随刘凯进来说：“额协理搀着奇司令上轿车，不知去哪里。”我说：“你去问问，是到哪里。”刘凯出去，那些人也跟了出去。刘凯回来说：“是到山根底下，蒙古人家去住。”正在此时，额、焦等人都来到我的住屋说：“咱们今天晚上到苏卜盖庙住一宿，明晨回公庙王府。”此时，奇轿车还未出院，我大声说：“你们不是说在哈拉汉补隆衙门住一宿到公庙王府吗？为什么

又要走呢？我不走，要杀要剐，由你们好了。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额、焦等人说：“因为此处什么也没有，人吃马喂都没办法解决。”我说：“那你们去吧，我是不走了。”焦太保出去让赵兰成快走，只有额在屋内与我纠缠。在奇轿车出去约数十分钟，额、焦等夹挽带扶，把我强拽在马背上出发。走出衙门约二三里，看到西边驶来一辆汽车。

这时，奇俊峰的轿车离公路不太远。突然，奇司令从轿车里跳下，拼命向汽车追去。汽车先未停车，后看见有人在追，就把车停了下来。赵兰成等看见奇司令跑出来，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在追赶奇司令，有的在呼喊，有的在朝天鸣枪示警。赵兰成独骑跑回来向额宝斋汇报情况。额宝斋让赵兰成到汽车那里告诉司机赶快开车，而额宝斋飞马

到奇前面阻拦奇俊峰上汽车。我下马后，让随从到汽车上购票，并谈明情况。这时焦太保也急忙跳下马来，拽住我不让走，而郝耀龙拼命拽着我的随从不放。这时，额宝斋在西头与奇俊峰纠缠在一起，焦太保与我、郝耀龙及我的随从在路北搅在一起，互相乱成一团。汽车就在一片混乱之中，在赵兰成的逼迫之下，终于开动了，旅客们都探头瞭望混乱的人群。

汽车走后，额宝斋死硬拽住奇俊峰，在数名士兵的帮助下，强行将奇俊峰推在车上，而焦太保等人又把我拽在马上，我的随从在郝耀龙手枪的胁迫下，也上了马。这一伙人马于七时许，到达达日盖沟，将奇俊峰安排在庙上居住，把我安排在沟口一家蒙古人的外屋过夜。（后知道是石拉布四姨太的家）

在晚饭后，额、焦等人又来探望，但一句话没说，即告辞。当时奇俊峰住于何处，不得而知。

额宝斋、郝游龙、焦太保、满都尔玛等抓到奇俊峰母子，只是完成夺权计划的第一步，但为了完全牢固地掌握政权，必须把奇俊峰母子除掉才有可能。他们分析，如若把奇俊峰母子在乌兰计或哈拉汉补隆杀害，目标过于明显与他们很不利。经过多次研究，他们又从各自的利害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离开这两个地方处死奇俊峰较为有利。最后，由额宝斋、焦太保拍板，决定将奇俊峰母子转移到离乌兰计、哈拉汉补隆和包五公路较远的苏卜盖庙进行处理。以防出问题，又经彻夜协商，决定让他们的亲信王树德、郝耀龙、赵兰成、杨林等负责警卫工作。总指挥由额宝斋、焦太保负责，共抽调两个排

的兵力进驻苏卜盖庙。

奇俊峰被押到庙上后，住在巴图巴雅尔喇嘛的四合头院内，并规定除送饭的人员和焦太保可以自由出入外，其他任何人员严禁进院会见奇俊峰母子。从此，奇俊峰母子，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我在十五日，骑马奔波，全身疼痛，十六日卧炕不起。我正躺在炕上抽鸦片烟，我的随从进屋说，郝游龙带兵约六十多名来到庙院，不知干甚。当我吃完饭，随从收拾好碗筷正在出门之际，郝游龙气势凶凶地闯进了我的房间，开口说：“咋啦？”我说：“请你最好向我开上一枪，免得使我这样受罪。你做点好事，我来世给你当牛做马补报吧。最好快点。”郝游龙说：“你在瞎说什么？只因为你不常骑马，昨天骑了一天马才摔得全身疼痛，休息一两天就好了。”我说：“

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请你直说。这样无法无天，我实在受不了。”郝游龙说：“奇司令携印和财物出走，群众不让而产生此事。”我质问：“那么，我是犯了你们的哪条法律，受此大罪？这一天，我没看见一位仕官和旗民群众，所见的全是你的士兵。这又怎么解释？”郝游龙说：“旗民都住在沟口，因此你见不上。”我说：“那我可以见见旗民的代表吗？”郝游龙说：“过一半天，你自然会见到的。”我说：“我是不是西公旗人，为什么要管押我？”郝游龙默默不语。正在此时，额宝斋、焦太保、色仁朋斯格、满海、朝格德力格尔、贡其格色仁等拥进了房间。当时，我起立让坐。这些人，有的坐在炕上，但绝大部分都坐在炕沿上。这些人表情各异。有的好象很得意，有的人则愁容满面，有的人则躲躲闪闪，直往背静

处钻。我分别给这些人递烟，随从忙给倒茶。额宝斋开言道：“旗内发生了如此不幸事件，我们实在痛心。咱们刚刚安稳了几天，又发生了这样大的乱子，实在是不应该。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想办法要解决。我们经过几天来的商议，想到中公旗盟长那里，让他处理解决，比旗里仕官的调解好，而且快。因此，决定由额宝斋、焦太保、色仁朋斯格、郝游龙分别代表旗内群众与奇俊峰摆事实讲道理，以便盟长妥当解决。准备明天或后天起程。贺主任，大家请你也去，从中帮助，你看咋样？”我说：“我虽为西公旗人，但离旗已多年，同时从来也没有参与旗务，对旗内情况也不清楚。现在，我既非旗内官员，亦非旗内久居属民，而在外地机关工作，身属蒙政会，没有任何资格参加旗内纠纷。况且我现在本职任务未能完

成，哪能处理分外之事？再说，我这次本是奉图委员长和赵主任之命，到乌拉特前旗慰问奇俊峰委员和在中公旗筹建党部，根本没有其他所托之事。我现在去处理这些事，有违上司之命，因此断难从命。我要在近期内，必须经包头返伊盟蒙政会，请诸位任官恕我不能同去。”

这群各怀心思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你虽离旗多年，但总是西公旗人，更何况你是蒙政会和绥蒙党部的代表，你有责任帮助我们解决旗内问题的义务。”我说：“诸位之言差矣。平民何能问政？我未奉命解决旗内纠葛，况且我现在犯了你们的法被管押，身不由己，随时都有处决的可能，咋敢代表旗内群众或奇俊峰申辩！”如此，互相纠缠约一小时之久，你一言，我一语，总是说不到一起。郝游龙说：“咋办就咋办。如此推

来推去，咋能解决问题？”郝站起来要走。我说：“你们大家都在，请问我为什么不能与奇俊峰相会唔？究竟是何种原因，请给答复。”郝游龙不言而去，其他仕官也相继离开了。

我正在屋里静思悲惨结局的来临，突然，从门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士兵，称我为“大叔”。我抬头看这人，很面熟，但又想不起叫什么名字。来人忙说：“大叔，你认不得我了？我叫王二虎。”经他一提我才恍然大悟，说：“噢，对、对。你的家在脑包圪旦，是吗？”王二虎答曰：“是的，是的。”我问王：“你来干什么？”王说：“早上，我与郝团长从山口东沟来的。刚才，团长让我带十名士兵给你站岗，保护你，我才知道你在这里受难。刚才从你这里出去的那一群官员，又去庙上东房（额宝斋住房）

开会。因为全说的是蒙话，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是昨天下午和老太太（即满都尔玛）从团长家来的。早上，团长从公庙回到东沟和他妈坐了一阵，才来这里的。大叔，请放心，一有行动，我就告诉你。我绝对能保护好你的安全。”我边给王二虎递纸烟，边说：“你知道奇俊峰的住房吗？”王说：“不知道。我可以打听。”我说：“你能想办法把奇俊峰叫来见我吗？”王说：“大叔，我告诉你。额宝斋官府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到奇司令住的院子见奇俊峰，如果有人去就让田排长开枪打死，再报告他。你可万万不可去，那些家伙都是些独立队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慢慢给你打听，想办法叫他们排里人转告她，可以吗？”我点头笑道：“可以，可以。但你可不能太急，叫他们知道了不好。”正在此时，我的随员从外

边进来说：“庙左右的兵在备马，不知道干什么。”王二虎说：“大叔，我去打听，打听。”说着就出去了。

这时，士兵送来了午饭。吃过饭后，王二虎回来说：“庙上只留下焦官长，其他人都去沟口子了。”我问：“郝游龙的母亲在吗？”王说：“早走啦。”我让王二虎和随员吃饭，恰在此时，乌云格日勒走进我的住房坐在炕沿上说：“郝团长长半前晌到司令那里说，主任你病了，准备派人送你到哈拉汉补隆，所以司令想在你走之前见见面。”她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大盒鸦片熟膏，“这是司令给你的，她怕你抽的没了。我与站岗的说通，才让出来的。”我听了乌云格日勒的话，思想上顿时感到很轻松，好象奇俊峰可以得到解脱和获得自由似的。我用蒙语问乌云格日勒：“司令有希望获释吗？”乌云

格日勒说：“团长只与司令说了几句话后就走了。”我说：“你回去转告司令，她一定要按我在哈拉汉补隆的话去做，这样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如若郝游龙倒向咱们一边，就要快速行动，万万不可再让郝游龙与额宝斋、焦太保相结合。因为没头脑的郝游龙一经人挑唆就没有主意了。你一定要给司令说清楚，一旦郝游龙同意干，那就迅速派人完成预定计划，以免节外生枝。我没有病，请司令放心。他们扬言要把我送回哈拉汉那也是没有的事，只不过又在耍花招而矣。请司令不要相信郝游龙，要提高警惕，摆脱险境，才是上策。”我最后说：“我很想与司令会面，但是因田小三不允许，若要田同意，我即刻就去。我给巴盟长带的礼品无法转递了，请司令食用吧。”随即我让随员拿出糕点四盒、罐头八瓶、三条纸烟和水果等交给

乌云格日勒。

饭后，王二虎去田小三处探听消息，田对王二虎说：“郝团长、额官府坚决禁止贺与奇会晤。由哈拉汉到庙上途中，奇司令跑下轿车追赶汽车，就是贺的点子，他们再见面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

我想托王二虎给包头贺家拍封电报，但王二虎说，因自己不识字，此种事又不敢轻易托人代办，所以没法帮助。再说，不让我们出山口，根本没有拍电报的机会，请大叔原谅，以后有机会再说。最后他又嘱咐我说：“田小三是郝团长母亲的干儿子，就爱钱，而对郝家也很忠实，你千万不要和他讲什么，那个家伙坏得很，什么事也能干得出来。”

自从额、焦、郝等捉住奇俊峰后，想了好多办法，要把奇俊峰处死，但又觉得哪

个办法也不好。因为，如果直接干掉奇俊峰母子不好向旗里交待，如果和奇到巴盟长那里讲理，又耽心理亏受责；要说是群众呼声吧，这里边也没有一个群众，全是些兵痞、土匪、流氓，根本无权代表群众。最后，在郝游龙提议下，于十六日下午五时许，又去向郝母满都尔玛讨主意。这帮人整整商议了一个下午，于半夜才回到苏卜盖庙，但是商议的是什么内容，总未得知。（此段情节是郝耀龙向我透露的）

额宝斋、焦太保、郝游龙等人于十七日晨，在额宝斋的房间讨论了许多，但终未能达成统一意见。额宝斋的意见是在赴乌盟见盟长途中以兵变为由将奇俊峰母子干掉；但郝游龙认为此举对己很不利，因为部队是他的部队，事件发生后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郝游龙则要在苏卜盖庙上处死奇俊峰母子，

这样做，很明显的是额、焦的罪果，因此，额、焦不同意。更主要的原因是额、焦等人是德王时期的蒙奸，怕激起人民群众的公愤，群起声讨他们。

因为双方争执不下，额让郝游龙去沟口将满都尔玛请来商议。与此同时，额又将自己的亲信任官，也请到庙上一同商议解决办法。但是大多数仕官不同意他们的主张。虽然斯仁朋斯格表面拥护额、焦的意见，但说话却含糊其词，使听者不得要领。额、焦见此种局势，也无可耐何，毫无一点办法。恰在僵持之间，郝游龙母子来到了庙上，大家复又开始商议。讨论来，讨论去，意见还是不能统一。最后在郝母满都尔玛力主下，决定在额宝斋房内召开仕官和群众代表大会。在郝游龙士兵的武力威胁下，满海、朝格德力格尔、贡其格色仁、图门巴雅尔、彭色格

巴扎尔等参加了会议。额宝斋、焦太保这两个夺权者，对于此举当然是积极拥护，畅所欲言。其他人则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也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想方设法在应付这个会议。

会议吵来吵去，仍无结果，后在额宝斋的坚持下，决定在上午十一时，于额的房间继续开会研究。这次会议，除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全体仕官外，还有三个士兵曼头、道劳斤、赵兰成。在开会前，决定让我也参加会议，遂派额宝斋、满都尔玛、焦太保、郝游龙四人去请我到会场。但是我坚决不去参加会议，在僵持十多分钟后，我在强拉，硬拽下，到了会场。为了照顾我吸食料面方便，我的一位随从也到了会场。我进屋后，坐在朝格德力格尔右下手的炕沿边。会议由额宝斋主持。他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和意义，接

着重点讲了奇俊峰的“罪恶”，其中大部分事情是无中生有。接着发言的是满都尔玛。她把奇俊峰说的一文不值，并对奇俊峰提出数条“罪状”：（1）石王死后，以权相压，金钱引诱胁迫前已故协理色林保妻，偷抱包头田家婴儿，冒充奇俊峰之子，来搅乱西公旗王公台吉血系，篡夺王位，蒙骗国家，欺骗旗民；（2）勾结情夫李隽卿，携印、敛财，外走他乡，败坏旗里名声。向人民大量搜刮财物，造成旗民民不聊生，人心浮动；（3）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听信奸人，陷害忠良。不向值班官员发放薪水，却用金钱收买奸人；（4）扣压保安队给养，责令官兵自购枪弹、粮食，而她则将中央拨发枪枝、高价出售，中饱私囊。她待人不公，排斥异己，拉拢亲信，使旗造成分裂局面；（5）搜刮全旗人民的财物，大量向高

官显贵行贿；（6）捏造罪名，惨害旗内知识分子，无故没收台吉财产，侵吞国家教育经费，自立刑律，拷打善良旗民。满都尔玛讲的滔滔不绝，声泪俱下。参加会议的人，在听了她的话后，有个别人表示愤怒，有的人则叹息不止，可是大部分人，则对满都尔玛捏造的大量事实表示不满，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是虚作应付。

吵吵嚷嚷约四个多小时，最后通过按满都尔玛的意见行事：即严厉惩处奇俊峰，会议即告结束。

奇俊峰母子被押到苏卜盖庙后，郝游龙总是躲躲闪闪，不敢见奇俊峰。十六日晨，去探望了奇俊峰母子一次，仅谈数语即告辞。十七日午间，奇俊峰闻知额宝斋等人在给她编织罪名，必欲置她于死地，奇俊峰这才决定寻机与郝游龙谈判。她立即让给她站

岗的士兵去找郝游龙，并一定要将郝游龙找来，有要事向他交待。这位士兵在庙上一所喇嘛住房内找到郝游龙，把奇俊峰之意向他讲明。郝沉思良久，对这个士兵说：“我马上就到。”

奇俊峰在听了哨兵的回话后，一人在屋内默默深思，等待郝的到来。在当日下午五时许，郝游龙独自一人走进奇俊峰的住房。奇俊峰严肃镇静地让坐。郝坐在炕上后，奇即开口道：“我自从被你们监押到此处，已有数日。原来我认为你们会来人与我谈判，但时至今日未见来人，所以，今天特意找你来，把我想各项事情向你表白，即使我死也安心，望你深思熟虑。”

“我是个无能之人，能在旗内从政十数年，均是按照令尊协理生前的嘱咐而行。由于令尊忠于石王，再说令尊与我家严是良

友，交往深厚，我认为听从他老人家教导，接受他老人家的嘱托是我的义务和权利。由于他老人家的话，我铭记心中，不论从事任何事情都按他老人家的遗教处理，所以事事如愿。因为你令尊对我是如此之好，所以我总认为你是我的忠实助手。又因为我执行的是他老人家的嘱咐，你又是他老人家的亲生骨肉，所以我从内心感到你是我的胞兄弟，没有任何理由来防范你和警惕你，更不会想到你会加害于我。可惜令尊已离我而去，如若你令尊健在，旗务及个人之事，何用我奔走！你令尊被旗内的奸贼，日伪势力所残害，使你失去了亲生父亲，我失去了顶梁柱和良师。虽然他老人家离我而去，但使我值得欣慰的是，他老人家的亲生骨肉是我的贴心部属，又有何畏惧呢！我时刻在想，在找机会如何为他老人家雪耻洗冤，以慰他老人

家的在天之灵。我想你也有同感吧。他老人家的血海深仇未报，在九泉之下也是不会瞑目的。你我怎能坐视失去良机，你我又有何面目在世做人呢？！尤其你是他老人家独生独养的亲生骨肉，为他老人家雪耻是你的天职。至于谁是他老人家的仇敌，你是很清楚的。常言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又怎能与仇敌共处共生呢！为了完成父志，为了雪恨伸冤，你必须与仇人划清界线。可你现在如何呢，不仅不思报父仇，反而听信谗言，忘恩负义，立场不明，反认贼人为亲朋，中了人家挑拨离间之计，煽动闹事，你有什么面目做人，更何况怎能以男子汉立于世上？你的所作所为，必使你身败名裂，遗恨终生。你应扪心自问，我究竟对你怎样？其他我不再多说，只希望你给我个痛快，以解你恨。”

由于奇俊峰所指责郝游龙的无知枉法行为，句句言真意切，件件事实铁证如山，所以郝游龙深受感动，当即跪在地下痛哭流涕，请求奇俊峰宽恕自己的鲁莽无知，受人诱骗，欺上瞒下的罪行。他在巴图巴雅尔喇嘛的佛龕神位前烧香叩头起誓说：“我发誓要坚决把老贼额宝斋、焦太保贼子杀死，以报父仇，赎我的罪过。今后永远再不干这不忠不诚的蠢事，如若违背誓言，我全家老小不得好死，我自己则死于刀枪之下，抛尸荒野喂狗。”奇俊峰听罢郝起誓之语急忙下地搀起郝坐在炕沿上，又以好言相劝：“我身为女流，不能应局，从今以后凡我兼任旗内军政职务统统交由你负责，我再不参与旗政，专心在王府培植幼子成长，旗务全由你处理。我绝不食言，如有不遵所说，当受旗民问斩。关于旗印、保安司令部印章、旗府官

员名册等档案的移交问题，候返回公庙王府旗衙门，当众亲交与你。我祝愿你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男子汉，为含冤而死的父亲洗清血债，以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郝游龙挥泪向奇司令恭恭敬敬地行了跪拜礼，携带奇俊峰的保证书，返回庙上自己的房中，泪流满面，躺在炕上，默默无语，只管吸食鸦片。

郝游龙回到房中已是翌日晨两点多钟。关于奇俊峰和郝游龙谈话的详细情况，郝的哨兵和奇的贴身丫环乌云格日勒都亲闻目睹。

七月十八日内部走露了消息，苏卜盖庙上郝游龙的部队、喇嘛、居民等人不知从何得知郝游龙亲自向奇俊峰立誓要杀额宝斋、焦太保之事，因此，小小山沟一片混乱，人们心神惶惶，气氛紧张。人们认为额宝斋、

焦太保生命危在旦夕，乌拉特前旗这两个蒙奸乱臣贼子即要被消灭，旗内动乱的祸根将从此被铲除掉。因此，庙上人员虽说很怕，但心里却很高兴。这一天苏卜盖庙上一片混乱。郝游龙在半夜溜出庙到沟口向其母讨教良策，郝的部下一些人切盼斩杀额、焦的号令到来。以平息这次叛乱，再过太平日子。而额、焦的亲信，暗地告密，此时，额焦二人鬼鬼祟祟，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探求活命的药方。有的向他俩建议说，奇俊峰宽厚仁慈，只要老实认罪，是会得到宽恕的。额、焦二人依言而行，请求奇俊峰宽恕他俩，奇果允其写悔过誓言划押交来。额、焦二人依奇之吩咐立写悔过誓言跪着交在奇手。郝之部下盼奇当机立断下达命令，将额、焦处死，可是奇不知作何打算，迟迟未作决断。

正在奇徘徊之际，包头市警备司令温永栋，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令，派其参谋处处长翁靖国驱车到达了公庙子旗衙门。当时衙内无主事官员，由一名小书记员陪引翁处长到国民党西公旗党部会晤王学良书记长。翁处长向王学良书记讲明来意后，二人即商定，由王学良书记长独自骑马去苏卜盖庙会见郝游龙。王学良经人引见与郝游龙相会。王学良向郝游龙讲明翁靖国处长奉董主席、温司令之命来旗解决事端一节后，二人即回到公庙子旗党部会见翁处长。相见后，翁靖国把董其武主席手令以及温永栋司令指示一一转递郝游龙。郝接命令后，当面向翁处长坚决保证，奇俊峰司令母子的安全问题请绝对放心，一切由郝负责。

翁处长到达公庙王府的消息，很快传进了苏卜盖庙。当时混乱不堪的状态，渐趋平

静。这时郝母派专人传来命令：各班排要加强防备，各个山头增派哨兵，责令士兵严守军令，不得轻率行动，等郝团长回山后，再作定夺。同时命苏卜盖庙内的一切军民不得自由行动，一切人都要依令而行。此时的苏卜盖庙呈现出一派沉静严肃的气氛。

郝游龙、额宝斋、焦太保在十五日晨发动政变，即派郝的副团长李振邦分别向包头和归绥的军政当局汇报扣押奇俊峰的消息，董其武在得悉此事后，才令包头的温永栋着手处理此事。但是奇俊峰根本不知道董派人来旗解决事端之情节，故而只是坐等死期的到来。

十八日上午十时许，满海、贡其格色仁、朝格德力格尔等悄悄进入我住的房间。他们都向我说明，不同意郝游龙、额宝斋、焦太保等搞的阴谋诡计，他们都是被胁迫来

到苏卜盖庙的。因此，他们对额等的所作所为都是抱着应付的态度。他们边说边向门外边看，耳语似地说：“额宝斋、焦太保这两个东西不死，咱们旗里就没有安宁日子。我们早上就想去奇司令那里，可是又不敢去。后来又被额宝斋、焦太保两人拽住，要我们想办法救他们。我们只好让他两亲自向奇司令祈求宽恕，真没想到奇司令让他两写悔过立誓书，我们真不知奇司令是怎样想的！再说，包头派人来解决事端的消息奇司令根本一点也不知道，又没有人敢去通风报信，这该怎么办呢？在十七日晚上，郝游龙向奇司令发誓要处决额宝斋、焦太保，但时至今日仍没有行动，不知他们又有什么圈套。常言说，夜长梦多，郝游龙这小子头脑简单，反复无常，如果有人从旁再进谗言，他有可能变挂。我们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请主任想

点办法吧！”这些人自进屋后就说了个管够，现在又向我讨教办法。我沉思片刻之后说：“你们千万设法把包头已来人的消息告知奇司令，并力促使郝游龙对奇司令的许诺变成现实，万万不可再拖延时间了。”他们说：“郝游龙母亲让士兵加强防备，山上又增派了两个哨兵，你的门口也加了一个岗哨，又不让沟内的人自由行动，我们咋能把消息传递给司令呢？”这些人显出了又害怕又无可奈何的样子。这几个人谈完话就悄悄溜走了。

郝游龙与翁靖国在公庙相会后，即刻一同到了苏卜盖庙去看望在押中的奇俊峰母子。

翁靖国在见到奇俊峰后即向她讲明董其武主席对他的安全表示关心，并命令让你早日获得自由。奇俊峰听了翁靖国的话后，流

着眼泪说：“我非常感激董主席和翁处长的关心。”接着当着郝游龙的面将郝游龙等阴谋篡权夺财的鬼把戏都统统向翁靖国进行了诉说。郝游龙在翁靖国面前承担了扣押奇俊峰的全部罪责，并痛心地说：“由于自己鲁莽无知，听信额宝斋、焦太保的谗言，上当受骗，犯下了大罪。更为不对的是我忘了杀父之仇，认贼人为亲人，真是枉为男子汉大丈夫。”郝游龙表示一定要为父伸冤，消除前旗动乱的根源，立斩额宝斋、焦太保二人。奇司令接着痛骂郝游龙立场不坚，认贼作父，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郝游龙听了后痛哭失声，请求奇司令宽恕。

翁靖国处长质问郝游龙：“你们为什么要管押贺守忠？”郝游龙无言以对，翁当即让贺守忠来奇俊峰房中相会。郝游龙当时伪称说：“贺守忠主任已于昨日到哈拉汉乘车

返回包头市。”郝游龙的鬼话，把奇俊峰也蒙蔽了，她也误认为贺已离开苏卜盖庙，所以没有让乌云格日勒去打听，贺守忠究竟不在庙上。

此时的奇俊峰已相信了郝游龙痛改前非的言词是真的，而郝游龙仍是她贴心的忠诚部属。她确信郝游龙会按自己的誓言处理额宝斋、焦太保的。这样一场动乱，即将结束，她将获得自由。

翁靖国要郝游龙亲自到包头向贺守忠道欠赔礼，并向贺所在单位的长官呈明原由，以赎其名。

奇俊峰请翁处长回包头后，将此次叛乱详情向图委员长和赵主任特派员呈文报告，她将在返王府后亦即详细向上级报告，并请给这次叛乱的主谋人额宝斋、焦太保、郝游龙等人给予处分。

当翁靖国问到奇俊峰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时，奇说：“我坚决不再担任西公旗的任何职务，将全部权利移交郝游龙负责，我专心培养幼子成长，安度一生。在旗政方面，我用尽心血也得不到西公旗人的同情，确实也很伤心。我说到做到，请你们帮助我实现我的诺言。如若旗内不允许我住在旗里，我将携子回娘家，另作安排。关于西公旗的这个破烂摊子，我已尽到了责任，问心无愧，已对得起旗里广大群众和故去的先王之灵。至于对我的评价，不管怎样，是非自有公论。他们交谈达数小时之久，时已到深夜。翁靖国辞别奇俊峰，在郝游龙陪同下，当夜住在苏卜盖庙上。郝游龙用两面派手法瞒上欺下。他对翁靖国用酒肉招待，表示坚决按董主席指示办理，绝不会亏待奇俊峰，让翁靖国放心，可是暗地却又搞阴谋诡计欺骗翁和

奇。

十九日晨，翁靖国在郝游龙陪同下骑马到达公庙子西公旗党部，王学良书记长设便宴款待了翁处长。当天十一时许，翁乘车返回包头汇报情况，而郝游龙则返回苏卜盖庙他母亲住所会见其母。额宝斋、焦太保在十九日晨得知郝游龙陪同翁靖国离庙返公庙子后，心里更是惊慌。因为他们知道，在十七日晚，郝游龙向奇俊峰立誓悔过，又于十八日闻知包头市警备司令温永栋奉董其武主席手令派翁靖国处长亲自探望了奇俊峰，谈话一直到深夜才散，感到事态不妙。虽说，他们给奇司令写过认罪悔过书，但一旦奇俊峰要处决他们，生命也是保不住的。他们想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请郝母满都尔玛出来保驾最为妥当。因此，他俩用二百块现大洋秘密买通田小三排的一个士兵，在田小三支持

下，把郝母满都尔玛从山口请到了苏卜盖庙。额宝斋、焦太保在见到满都尔玛后装出十分恐惧的模样，哭泣着求满都尔玛挽救他俩的性命，并把一百两大烟土（鸦片）和现洋三百元送给了满。满都尔玛被这些东西所打动，答应帮忙。再说，她曾四次向奇俊峰为儿子求情封官未允，已对奇恨之入骨，因此，决心铲除奇俊峰，夺取军政大权。今天，额、焦用银钱求她帮忙，她当然欣然接受。满都尔玛虽然在十七日也听了郝游龙向奇俊峰立誓悔过的说明，但她还是有顾虑，耽心奇将来回过手来要处置他们，因此，她决心和额、焦继续合作，铲除奇俊峰母子。郝母首先买通田小三，让其一切听她的话，并坚决按她的话行动。

郝游龙在回到苏卜盖庙后，一人躺在房内谋划如何干掉额宝斋、焦太保，突然其母

进入屋内。郝游龙见到其母进来大为吃惊，但是一句话也没说，仍躺在炕上沉思默想。其母坐在他的旁边，按照额、焦之词及她自己的想法、特务头子张庆恩的手令以及李振邦带回的刘万春的支持意见，都向郝说明，鼓励其子要遵守诺言，继续干下去。如若放了奇俊峰，等于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应该断然行事，坚决除掉奇俊峰母子，这样才会永远太平。

郝游龙本是个头脑简单，反复无常的伪君子，听了其母之言，似有动心，但是又想到自己向奇俊峰发誓赌咒，又向翁处长作了保证，不忍心向奇下毒手。正在郝游龙犹豫之际，其母伙同额宝斋、焦太保，在十九日午夜，以现洋三千元、好地十顷、轿车两辆、骡马四匹、牛十头的昂贵代价买通田小三为杀手，暗杀奇俊峰母子，并答应在事成后，

田小三由排长晋升为连长。行动时间一定要抢在郝游龙处决额宝斋、焦太保之前。田小三这个见钱忘义的刽子手，因为他是满的义子，原来就很听郝母的话，现在又有这样多的财宝，哪有不听指使的呢！（此段情节是郝耀龙事后揭露的）。

这样，满都尔玛在沟里来回穿梭，四方鼓动，煽风点火，大显神通。而郝游龙对其母又不制约，任其胡为。沟里、庙上，人心惶惶，笼罩在一派恐怖的气氛里。

二十日晨，苏卜盖庙四周的山顶上弥漫着乌云，沟内阴风怒嚎，给人一种凄凉恐怖的感觉。我当时独自一人，躺在炕上沉思，两位随从在旁伺候。我对两位随从说：“如若我被枪杀，务望转告我弟，必须与额宝斋、焦太保、郝游龙算账。不处决这几个奸贼，不能收兵。二位随从只是默默点头，无

言以对。此时，外面的叛兵人喊马叫乱作一团。突然，郝游龙的一名士兵手提步枪，气喘吁吁地闯进我的房间说：“不好啦，郝团长提着手枪，气势凶凶地闯进额宝斋的房间，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不知怎么一回事。你还不去看看？”我说：“我现在是罪人，自己还不知死在什么时辰，哪还能管得了别人呢？”哨兵扭头就出去了。

郝游龙手提德造二十响手枪，闯进额宝斋房间后，额见其面带杀机便强装笑脸相迎，以挑衅的口吻说：“你现在可以打死我，但你要明白，我死后，耽心你也活不长了。现在你搞的事情，已成骑虎之势，这点你是清楚的。擒虎容易，纵虎难。现在只有把奇俊峰母子杀了，你才能掌握全旗军政大权。从此后，再也无人与我们争权夺利了，全家老小皆可过安宁日子。如若你放虎归山，大祸

就在眼前，不仅你我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呢！你要仔细思量。”头脑简单的郝游龙，当他听了额的一番话后，认为很有道理。他一想母亲之言是为了自己，义父刘万春鼎力相助也是为了自己，而绥远特务头子张庆恩的命令又必须完成，他权衡利弊后，决定不杀额、焦二人，为父报仇的思想也同时打消，却又和额宝斋商议起如何杀害奇俊峰母子的事情来。

他们正在商议之际，突然，奇俊峰住的院内响起枪来。郝游龙手提二十响急忙冲进奇住宿的院内。这时，奇俊峰已头部连中两枪倒在血泊之中，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头中一弹也倒于喇嘛巴图巴雅尔的室内地下。

（此段情节是郝游龙事后向蒙藏委员会委员何兆麟供述的。）

枪杀奇俊峰母子事件发生在七月二十日

晨。早晨，奇俊峰起床后，郝游龙亲去让奇俊峰准备一下回公庙子王府。奇俊峰听了郝的话后，感到事变就要结束，放松了警惕性。在用过茶点后，与朝格德力格尔在院内散步。此时，躲在巴图巴雅尔喇嘛房拐角处的刽子手田小三从背后向奇连开两枪，奇即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当时吓得朝格德力格尔连呼：“饶命！饶命！”小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正坐在正房的西里间向外看，而警卫连连长杨培英和丫环乌云格日勒正在收拾包袱，准备回旗府。当阿拉坦敖其尔看到母亲倒在血泊之中，即下炕出外间，往神龛上爬，而杨培英也跑出门外，一手抓住门框向外看。这时，田小三冲进了门，照着阿拉坦敖其尔背后就是一枪。这样一个年仅十周岁的孩子就成了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郝游龙看到奇俊峰母子均倒在血泊中，

气冲冲奔回额、焦的房间，可是房内空无一人。郝扭头就走，其母已堵在了门口，遂将她安排杀害奇俊峰的详细情况讲了一番。郝听完其母的讲述，站了一会，冲向贺的住房。我正在炕上吸料面，突见郝游龙提着手枪，满脸杀气地闯进房来，心里不禁“格登”一下，心想性命今天就算完结了。郝一进门，瞪着血红的眼睛，把手枪甩在炕桌上，一只脚踏在炕沿上，恶狠狠地说：“主任哥，我已闯下大祸。你是西公旗名门后代，不仅是绥境蒙政会要员，而且是绥蒙党部的代表，你能帮助收拾这个局面吗？事是西公旗人的事，不是我郝游龙一人的事。你收拾也得收拾，不收拾也得收拾，请你看着办吧。”这时，杀人刽子手田小三手提步枪，腰插二十响手枪，肩挎两头满满的皮马搭，脸色苍白，两眼通红，气势凶凶，

声调很高地闯进来说：“奇司令是我打死的，小王爷也是我打死的，祸是我闯的。我有颗脑袋，小子做事，小子当。不过事是西公旗的事，你贺主任是当大官的，你看着办吧。”我对他们说：“我没有资格处理此事，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把戏。我是西公旗人，但不在西公旗任职干事，旗里认识我也寥寥无几。我虽在蒙政会、蒙旗党部任职，但不是你们旗内的官员，因此，一无蒙政会、蒙旗党部的指示，二不是专办此事，所以不能收拾这个摊子。再说，我被你们无端扣押，枪枝已没收，生命危在旦夕，有什么资格帮助你们收拾这个局面呢？现在是你们的天下，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和你们讲，请你们开枪吧。”我说着就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用手指着头说：“来

吧。”郝游龙说：“我们不让你回包头，是怕你替奇司令调兵遣将，为她效劳奔跑。我们与你无仇、无冤、无恨，为什么要害你吧？不管怎样事情已搞下了，由你看着办吧。”说完，郝就把田小三拉上向外走了。郝、田刚走不久，额宝斋、焦太保、色仁朋斯格、朝格德力格尔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坐下后，色仁朋斯格首先开口说：“祸已闯下，咋也得收拾。这是旗里群众搞的，不是某一个人搞的，请你回包头后，给旗里说几句公正话就行了。”我没好气地说：“这几天我怎么一个群众也没有看见呢？我所见到的都是郝游龙的兵，而且都是些汉人，没有一个旗里蒙民，就你们几个能代表群众吗？我被关押了好几天了，咋么一个苏木扎兰（苏木长官）也没见呢？”额宝斋接着说：“不管怎样，事已搞下，怎么也得收拾。今天下

午咱们回公庙王府，开会共同解决吧。”我很生气地说：“我凭什么资格参加你们的会呢？这不是胡来吗？你们不杀我，放我回包头，我就很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了。”说完，我就下地出门，但被十来个人，硬拉到车上，一同到了昌汉不浪沟住了一夜。

郝游龙把奇俊峰母子打死后，强迫士兵把奇俊峰母子埋在苏十盖庙南河槽中。事毕后，他率领部下到了公庙子王府，以“司令”身份，住在了原奇司令小院的卧室内，过起了“王爷”的生活。而额宝斋等人，于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在昌汉不浪，用三辆二套车把从奇俊峰部属那里收来的八十九条步枪和四五箱弹药也拉到了公庙王府。

这些得势的叛乱臣子，在王府内用摊派来的猪、牛、羊，大摆庆功筵席，庆祝叛乱成功。

郝游龙执掌军政大权额宝斋官复原职

郝游龙在夺取政权后，立刻在王府召开大会。会上公布奇俊峰背叛本旗民众，企图出走，激起士兵公愤已被处决。为了保持旗内治安，暂由他郝游龙代理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执掌全旗军政大权，一切要事都得通过“司令部”核准，如有不遵命者，严加惩处。他任命额宝斋为大协理，焦太保为管旗章京，色仁朋斯格为梅林章京。从此，旗内一切政务大权已全部落入了额宝斋手中。

在七月二十一日，额宝斋、郝游龙、焦太保、色仁朋斯格、图门巴雅尔、满海、贡其格色仁、朋色格巴扎尔、朝格达德力格尔、那木吉拉、敏珠尔、曼头、道劳斤、特色楞、乌力济诺生、劳布森（即郝耀龙）、

赵兰成、杨林、王树德等将近二十人进入我的房间。当我看到这些人，心想完了！他们坐下后，先由额宝斋、郝游龙二人开言。他们一再表示，在这几天对主任不够尊敬，犯有罪过，请求我宽恕，并给我赠送了哈达，表示歉意。随后又将在乌兰计没收我随员的枪枝，也给退还。他们要求我回包头后为他们多说几句好话，为西公旗出点力，我们旗里是不会忘记您的。这些人在给我讲了许多颂扬道欠的话后，我对他们说：“关于我的事情，我不追究你们。但是不知道奇俊峰的丫环乌云格日勒，有些什么罪，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下的几个钱让你们的部下给抢夺一空，她今后怎么生活呢？我请你们开开恩，把那些银钱还给她吧。”当时，郝游龙招进了他的亲信排长那木吉拉说：“把乌云格日勒释放回家，并把她的一

切财物退给她。”乌云格日勒临走时，向我辞行，说起奇俊峰母子被害的残状，又痛哭起来。我安慰了她一番后问道：“你的东西都给了吗？”她说：“谢谢主任的帮助，大部分东西都给我了，还有几百元钱没有给，我也不敢要了，就这样算了！”我说：

“我这里还有奇司令的生活补助费贰千捌百柒拾伍元，衣料玖件，行政院颁发的抗日勋章一枚，请你领上花去吧。”我当着朝格德力格尔、满海，道劳斤、彭色格巴扎尔等人的面，以绥蒙党部代表的名义，又发给乌云格日勒三千元赈济金。乌云格日勒接过这些钱物后，向满海等官员行礼告别，匆匆离开衙门。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在公庙子王府大院北大厅召开了“统一思想，讨伐奇俊峰”的所谓全体仕官大会。大会由额宝斋、

郝游龙主持。会上首由郝游龙发言公布奇俊峰的所谓罪状。他说奇俊峰是利诱士兵，企图逃跑而被士兵枪杀。他根本不讲苏卜盖庙上额宝斋、焦太保和他自己向奇俊峰写的悔过誓言，更不讲翁靖国奉董其武主席来旗调解此事的全部真实情况。郝游龙虽说了奇俊峰的好多“罪恶”，但是仕官对他公布的罪行事实，都心中有数，只不过不敢公开议论罢了。他们以酒醉为由，口吐狂言秽语，指桑骂槐，会场一片混乱。会议在吵嚷笑骂声中结束。

夜间十点多钟，王府大院内静悄悄，但神房内却灯火通明，有几个喇嘛在喃喃诵经。额宝斋、郝游龙身着长袍马褂，头戴花翎红顶，徐徐步入佛堂，立于佛龕和旗印前。焦太保，色仁朋斯格二人为他们点燃佛灯。额、郝二人手捧上放银元的哈达向佛象

和旗印叩拜。其他人等也依次而行。这是额、郝等人，在一没上级批文，二无民选的情况下，举行的就职封官仪式。这样一伙杀人的刽子手就踩着人头，登上了乌拉特前旗权力的宝座。

杀害奇俊峰事件发生后，虽然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军委会、军政部、内政部分别电飭绥远省境内各盟旗地方政务委员会，绥蒙党部派员作过详细调查，又经国民党“中央日报”显著位置以“乌拉特西公旗血案，女王奇俊峰及幼子被杀，凶手系保安团长郝游龙”为题报道，但就是迟迟不惩办凶手。在这种情况下，奇俊峰的养母诺月朋老太太亲去绥远省政府，控告郝游龙杀人夺权的滔天罪行，但董其武以种种理由搪塞诺月朋和奇俊峰的弟弟罗凤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授意除掉奇俊峰母

子不是没有关系的。加之郝游龙又用万余银元贿赂了刘万春、张庆恩等人，这些人在暗中为郝游龙撑腰，开脱罪责，所以就不会再有人认真追究了。据了解内情的王府官员说，郝游龙为了了结杀害奇俊峰母子这桩案子，向旗民摊派羊陆百伍拾余只，牛贰百柒拾头，马贰百陆拾匹，骆驼四拾伍峰，还有不少珍贵皮张，珠宝玉器等物。诺月朋老太太，发誓告状不中，不返前旗。后来终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郝游龙才作了些让步。一是把奇俊峰母子的遗体从苏卜盖庄起出来，在三印河头重新安葬。二是请求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从中给予调解。三是旗里派宋布尔巴图、色仁朋斯格、那生巴特尔等人到归绥市，向诺月朋老太太赔礼道歉，并送去黄金拾两，银元贰百块及奇俊峰生前的头戴手饰等物。当诺月朋见到这些人后破口大骂：

“你们是一群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禽兽，是你们共同杀害了我的女儿和外孙子！”虽然这些人，向诺月朋老太太说了好多赔礼道歉的话，诺还是拒收物品。当时归绥正值解放前夕，市内秩序很乱，故此，这些人使命未尽就返回了旗里，而呼告无门的诺老太太也含冤于一九五〇年死在归绥市新民旅社。

乌拉特前旗历史上的这桩血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乌拉特前旗文史资料第三辑 - - 奇俊峰生平

作者 =

页数 = 2 4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正文